

中國戀愛小說選

載孀女士存念

崔樵居士贈

於申江

玩月樓



## 雲蘿姑娘

廬隱

這時候只有八點多鐘，園裏的清道夫才掃完馬路。兩三個採鷄頭米的工人，已經駕起小船，蕩向河中去了。天上停着幾朵稀薄的白雲，水藍的天空，好像圓幕似的覆載着大地，遠遠的景山正照着朝旭，青松翠柏閃爍着金光，微涼的秋風，吹在河面，銀浪輕湧。園子裏遊人稀少，四面充溢着遼闊清寂的空氣。在河的南岸，有一個着黃色衣服的警察，背着手沿河岸走着，不時向四處瞭望。

雲蘿姑娘和他的朋友凌俊在松影下緩步走着。雲蘿姑娘的神態十分清挺秀傲，彷彿秋天裏，冒霜露開放的菊花，那青年凌俊像貌很魁武。兩道利劍的眉，和深邃的眼瞳，常使人聯想到古時的義俠英雄流的人。

他們并肩走着，不知不覺已來到河岸，這時河裏的蓮花早已香消玉隕，便是那蓮蓬也都被人採光，滿河只賸下些殘梗敗葉，高高低低，站在水中，對着冷辣的秋風抖顫。

雲蘿姑娘從皮被子裏拿出一條小手巾，擦了擦臉，仰頭對凌俊說道：『你昨天的信，我已經收到』

了，我來回看了五六遍。但是凌俊，我真沒法子答覆你……我常常自己懷懼不知道我們將弄成什麼結果……今天我們痛快談一談吧！」

凌俊噓了一口氣道：「我希望你最後能允許我……你不是會答應作我的好朋友嗎？」

「哦！凌俊！但是你的希冀不止作好朋友呢……而事實上阻礙又真多，我可怎麼辦呢……」

「雲姊……」凌俊悄悄喊了一聲，低下頭長嘆。於是彼此靜默了五分鐘。雲蘿姑娘指着前面的椅子說：「我們找個坐位，坐下慢慢的談吧！」凌俊道：「好！我們真應當好好談一談，雲姊！你知道我現在有點自己制不住自己呢……雲姊！天知道：我無時無刻不念你……我現在常常感到作人無聊，我很願意死……」

雲蘿在椅子的左首坐下，將手裏的傘放在旁邊，指着椅子右首讓凌俊坐下。凌俊無精打彩坐下了。雲蘿說：「凌俊！我老實告訴你，我們前途只有友誼——或者是你願意作我的弟弟，那麼我們還可以有姊弟之愛。除了以上的關係，我們簡直沒有更多的希冀。凌俊！你鎮住心神。你想想我們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我實在覺得對你不起，自從你和我相熟後，你從我這裏學到的便是唯一的悲觀。凌俊！你的前途很光明，爲什麼不向前走？」



「噫！走到那裏去呢？一切都彷彿非常陌生，幾次想振作，還是振作不起來，我也知道我完全糊塗了……可是雲姊！你對我絕沒有責任問題。雲姊放心吧……我也許找個機會到外頭去飄泊，最好被人一鎗打死，便什麼都有了結局……」

「凌弟！你這話越說越窄。我想還是我死了吧！我真是罪過。好好的把你拉入情海——而且不是風平浪靜的情海——我真憂愁，萬一不幸，就覆沒在這冷透的海底。凌弟！我對你將怎樣負疚呵！」

「雲姊！你到底爲了什麼不答應我，你不愛我嗎……」

「凌弟！完全不是那麼回事，我果真不愛你，我今天也絕不到這裏來會你了。」

「雪姊！那末你就答應我吧……姊姊！」

雲羅姑娘兩隻眼睛，祇怔望着遠處的停雲，過了些時，才深深噓了口氣說：「凌弟！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我要永遠緘情向荒坵呢……我的心已經有了極深刻的殘痕……凌弟！我的生平你不是很明白的嗎……凌弟！我老實說了吧！我實在不配受你純潔的情愛的，真的！有時候，我爲了你的熱愛很能使我由沈寂中興奮，使我忘了以前的許多殘痕，使我很驕傲，不過這究竟有什麼益處呢！忘了只不過是暫時忘了！等到想起來的時候，還不是仍要恢復原狀而且更增加了許多新的毒劍的刺剝……凌弟！」

弟！我有時也會想到我實在是在不自然的道德律下求活命的固執女子……不過這種想頭的力量，終是太微弱了，經不起考慮……」

凌俊握着雲蘿姑娘的手，全身的熱血，都似乎在沸着，心頭好像壓着一塊重鉛，腦子裏覺得悶痛，兩頰燒得如火雲般紅。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一口一口向空噓着氣。

這時日光正射在河心，對岸有一隻小船，裏面坐着兩個年輕的女子，慢慢搖着畫槳，在那金波銀浪上泛着。東邊玉竦橋上，車來人往，十分熱鬧。還有樹梢上的秋蟬，也啞着聲音吵個不休。園裏的遊人漸漸多了。

雲蘿姑娘和凌俊離開河岸，向那一帶小山上走去。穿過一個山洞，就到了那園子最幽靜的所在。他們在靠水邊的茶座上坐下，泡了一壺香片喝着。雲蘿姑娘很疲倦似的斜倚在藤椅上。凌俊緊閉兩眼，睡在躺椅上。四面靜悄悄，一些聲息都沒有。這樣總維持了一刻鐘。凌俊忽然站起身來，走到雲蘿姑娘的身旁，低聲叫道：「姊姊！我告訴你，我并不是懦弱的人，也不是沒有理智的人。姊姊剛才所說的那些話，我都能了解……不過姊姊，你必定要相信我，我起初心裏，絕不是這麼想。我只希望和姊姊作一個最好的朋友，拿最純潔的心愛護姊姊！但是姊姊，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什麼時候竟戀上你了……」

：有時候心神比較的鎮定，想到這一層就不免要吃驚……可是又有什麼法子呢？我就有斬釘斷鐵的利劍，也沒法子斬斷這自束的柔絲呢。」

「凌弟！你坐下，聽我告訴你……感情的魔力比任何東西都利害，他能使你犧牲你的一切……不過像你這樣一個有作有爲的男兒，應當比一般的人不同些。天下可走的路儘多，何必一定要往這條走不通的路走呢！」

凌俊嘆着氣，撫着那山上的一個小削壁說：「姊姊！我簡直比頑石還不如，任憑姊姊說破了嘴，我也不能覺悟……姊姊，我也知道人生除愛情以外還有別的，不過愛情總比較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我以為一個人在愛情上若是受了非常的打擊，也許會灰心得什麼都不想作了呢……」

「凌弟！千萬不要這樣想……凌弟！我常常希望我死了，或者能使你忘了我，因此而振作，努力你的事業。」

「姊姊！你爲什麼總要說這話？你若果是憎嫌我，你便直截了當的說了吧！何苦因爲我而死呢……姊姊！我相信我愛你，我不能讓你獨自死去……」

雲蘿姑娘眼淚滴在衣襟上，凌俊依然閉着眼，睡在躺椅上。樹葉叢裏的雲雀，啾啾叫了幾聲，振翅

飛到白雲裏去了。這四境依然是靜悄悄的一無聲息，只有雲蘿姑娘低泣的幽聲，使這寂靜的氣流，起了微波。

『姊姊！你不要傷心吧！我也知道你的苦衷，姊姊孤傲的天性，別人不能了解你，我總應當了解你……不過我總癡心希冀姊姊能忘了以前的殘痕，陪着我向前走。如果實在不能，我也沒有強求的權力，並且也不忍強求。不過姊姊，你知道，我這幾個月以來精神身體都大不如前……姊姊的意思，是我另外找路走，這實在是太苦痛的事情。我明明是要往南走，現在要我往北走，唉，我就是勉強照姊姊的話去作，我相信只是罪惡和苦痛，姊姊，我說一句冒昧的話……姊姊若果真不能應許我，我的前途實在太黯淡了。』

雲蘿姑娘聽了這話，心裏頓時起了狂浪，她想：問題到面前來了，這時候將怎樣應付呢？實在的，在某一種情形之下，一個人有時不能不把心裏的深情暫且掩飾起來，極力鎮定說幾句和感情正相矛盾的理智話……現在雲蘿姑娘覺得是需要這種的掩飾了。她很鎮定的淡然笑了一笑說：『凌弟，你的前途并不黯淡。我一定替你負相當的責任，替你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人生原不過如此……是不是？』

凌俊似乎已經看透雲蘿的強作達觀的隱衷了，他默然的噓了一口氣道：「姊姊！我很明白，我的問題，絕不是很簡單的呢！姊姊……我請問你，結婚要不要愛情……姊姊！我敢斷定你也是說『要的』。但是姊姊，戀愛同時是不能容第三個人的……唉，我的問題又豈是由姊姊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所能解決的嗎……？」

這真是難題，雲蘿默默的沈思着。她想大膽的說：「弟弟！你應當找你愛的人和她結婚吧。」但是他現在明明愛了她自己……假若說：「你把你精神和物質劃個很清楚的界限。你精神上只管愛你所愛的人，同時也不妨作個上場的傀儡，演一齣結婚的喜劇吧……」但這實在太殘忍，而且太不道德了呵……所以雲蘿雖然這麼想過，可是她向來不敢這麼說，而且當她這麼想的時候，總覺得臉上有些發熱，心頭有些紅腫，有時竟羞慚得她流起眼淚來！

「噫！這是怎麼一個糾紛的問題呵！」雲蘿姑娘在沉默許久之後忽然發出這種的悲嘆的語句來，於是這時的空氣陡覺緊張。在他們頭頂上的白雲，一朵朵湧起來，秋風不住的狂吹，雲蘿姑娘覺得心神不能守舍，彷彿大地上起了非常的變動，一切都失了安定的秩序，什麼都露着空虛的恐慌。她緊緊握住自己的頸項，她的心房不住的跳躍，她願意如絮的天幕，就這樣輕輕蓋下來，從此天地都歸於

湮滅，同時一切的糾紛就可以不了了自了。但是在心裏的狂浪平定以後，她抬頭看見凌俊很憂愁的望着天。天還是高高站在一切之上，小山，土阜，和河池一樣樣都如舊的擺列在那裏，一切還是不曾變動。於是她很傷心的哭了。她知道她的幻夢永遠是個幻夢，事實的權力實在龐大，她沒有法子推翻已經是事實的東西，她只有低着頭在這一切不自然的事實之下生活着。

太陽依着牠一定的速度由東方走向中天，又由中天斜向西方，日影已照在西面的山頂，烏鴉有的已經回巢了；但是他們的問題呢，還是在解決不解決之間。雲蘿姑娘站了起來說：『凌弟！我告訴你，你從此以後不要再想這個問題，好好的念書作稿不要想你怯弱的雲姊，我們永遠維持我們的友誼吧……』

『哼！也只好這樣吧，——姊姊你放心啊，弟弟准聽你的話好了！』  
他們從那山洞出來，慢慢的走出園去，晚霞已佈滿西方的天，反映在河裏，波流上發出各種的彩色來。

那河邊的警察已經換班了，這一個比上午那一個身體更高大些，不時拿眼瞟着他們。意思說：『這一對不懂事的人兒，你們將流連到什麼時候呢……』

雲蘿姑娘似乎很畏懼人們利尖的眼光，她忙忙走出園門，坐上車子回去，凌俊也就回到他自己家裏去。

雲蘿姑娘坐在車子上回頭看見凌俊所乘的電車已開遠，她深深的吐了一口氣，心裏頓覺得十分空虛，她想到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只要靈魂沒有和身體分離，同時感情也不能和靈魂分離，那麼感情向荒坵又怎麼作得到呢！但是要維持感情又不是單獨維持感情所能維持得了的呵！空虛的心房中，陡然又生出糾紛離亂的恐怖，她簡直彷彿喝多了酒醉了，只覺得眼前一切都是模糊的，不久到了家門口才似乎從夢中醒來，禁不住又是一陣悵惘！

這時候晚飯已擺在桌上，家裏的人都等着雲蘿來吃飯。她躲在屋裏，擦乾了眼淚，強作歡笑的陪着大家吃了半碗飯。她爲避免別人的打攪，託說願痛要睡。她獨自走到屋裏，放下窗幔，關好門，怔怔坐在書案前，對着凌俊的照片發怔。這時候，窗外吹着虎吼的秋風，藤蔓上的殘葉，打在窗櫺上，響聲瑟瑟，無處不充滿着淒涼的氣分。

雲蘿姑娘在秋風悽慄聲裏，噓着氣，熱淚沾濕了衣襟，把凌俊給她的信，一封封看過。每封信裏，都彷彿充溢着熱烈醇美的酒精，使她興奮，使她迷醉，但是不幸……當她從迷醉醒來後，她依然是空虛

的，並且她算定永久是空虛的。她現在心頭雖已有凌俊的純情佔據住了，但是她自己很明白，她沒有堅實的壁壘足以防禦敵人的侵襲，她也沒有柔絲韌繩可以永遠網住這不可捉摸的純情……她也很想解脫，幾次努力鎮定紛亂的心，但是不可醫治的煩悶之菌，好像已散佈在每一條血管中，每一個細胞中，釀成暗愁的絕大勢力。雲蘿想到無聊賴的時候，從案頭拿起一本小說來看，一行一行的看去。但是可憐那裏有一點半點印象呢，她簡直不知道這一行一行是說的什麼，只有一兩個字如『不幸』或『煩悶』。她不但看得清楚，而且記得極明白，並且由這幾個字裏，聯想到許許多多她自己的不幸和煩悶。她把書依然放下，到床上蒙起被來，想在睡眠中暫且忘記了她的煩悶。

不久，雲蘿姑娘已睡着了。但是更夫打着三更的時候，她又由夢中醒來，睜開眼四面一望，人跡不見，聲息全無，只有窗幔的空隙處透進一線冷利的月光，照着靜立壁間的書櫥，和書櫥上面放着的古磁花瓶，裏邊插有兩三株開殘的白菊，映着慘淡的月光，益覺瘦影支離。

雲蘿看了看殘菊瘦影，禁不住一股悽情滿填胸臆，悄悄披衣下床，輕輕掀開窗幔，陡見空庭月色如瀉水銀，天際疏星映漾。但是大地如死般的沉寂，便是窗根下的鳴蛩也都寂靜無聲。宇宙真太空虛了。她支頤怔坐案旁，往事如烟雲般，依稀展露眼前，在她回憶時，彷彿酣夢初醒——她深深的記得她



會演過人間的各種戲劇，充過種種的角色，嘗過悲歡離合的滋味，但是現在呢，依然恢復了原狀，度着飄零落寞的生活，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比幻夢還要無憑……

她想到這裏忽見月光從書櫥那邊移向書案這邊來了，書案上凌俊的照片，顯然的站在那裏。她這時全身的血脈似乎興奮得將要衝破血管，兩頰覺得滾沸似的發熱。『唉！真太愚蠢呵！』她悄悄自嘆了，她想她自己的行徑真有些像才出了繭子的蠶蛾，又向火上飛投，這真使得她傷心而且羞愧。她怔怔思量了許久，心頭茫然無主，好像自己站在十字路口，前後左右都是漆黑，看不見前途，只有站着，任恐怖與徬徨的侵襲。

這時月光已西斜了，東方已經發亮，雲蘿姑娘依然扎掙着如行尸般走向人間去。但是她此時確已明白人間的一切都是虛幻。她決定從此沉默着，向死的路上走去。她否認一切，就是凌俊對她十分純摯的愛戀，也似乎不足使她灰冷的心波動。

從這一天起，她也不給凌俊寫信。凌俊的信來時，雖然是充溢着熱情但她看了只是漠然。

有一天下午，她從公事房回家，天氣非常明朗，馬路旁的柳枝靜靜的垂着，空氣十分清和。她無意中走到公園門口停住了，園裏的花香一陣陣從風裏吹過來，青年的男女一對對在排列着的柏樹蔭

下低語慢步。這些和諧的美景，都帶着極強烈的誘惑力。雲蘿也不知不覺走進去了。她獨自沿着河堤，慢慢的走着。只見水裏的游魚，一隊隊的浮着泳着，殘荷的餘香，不時由微風中吹來。她在河旁的假山石旁坐下了，心頭彷彿有什麼東西壓着，又彷彿初斷乳的幼兒，滿心充滿着不可言說的戀念和悲怨。她想努力的鎮定吧，可恨她理智的寶劍，漸漸的鈍滯了，不可制的情感之流，大肆攻侵，全身如被燃似的焦灼得說不出話來。於是她毫不思索的打電話給凌俊，叫他立刻到公園來。當她掛上電話機時，似乎有些羞愧，又似乎後悔不應當叫他。但是她忙忙走到和凌俊約定相會的荷池旁，不住眼釘着門口，急切的盼望看見凌俊傲岸的身體……全神經都在搏搏的跳動，喉頭似乎塞着棉絮，呼吸都不能調勻，最後她低下頭悄悄的流着眼淚。

## 他走後

丁玲

麗娜剛剛把他送走。是已敲過了兩點的夜間。

外面在下着霏霏的細雨，然而躺在床上的麗娜，卻感不出那夾在細雨中的峭利的風。所以她終於把他送走了。

他曾兩次反轉身，用着可惑的眼色。他告她那無情的風雨，那怕人的魅黑的又長又窄又爲積水所淹的胡同。他又從別的方面來表示出這房間是怎樣可愛，他是無勇氣能離開這幸福的天堂的。既然她也並不怎樣就會厭煩他，（這是他依照適才的情形而斷定的）那又爲什麼不可以特別放鬆一點，領一下那美麗的頭，讓他在椅子上也好，地板上也好，跨過這一宵呢？如其她肯，他自然是不敢於怎樣去擾着她的；她若是倦了，他可以看着她睡去。但是所有的言語，都無用，都無能打進那柔美的人的心。她忽略去了一切，無論那臉，那聲音，在平日是怎樣可以使她發瘋，使她不住的反覆在心裏說：「唉，天啊！我是禁止不了我的去愛他啊！」然而在現在，在這夜，她已飽歷了那使她失望的醉心處，

她不願把這時間太延長了。這是她的習慣，她只歡喜讓自己一人來躺在寬牀上，沒有什麼人，什麼聲音來擾亂她，靜靜的，她便來想到一切，一切曾有過的快樂情緒，一切使人不忍遠離去的心跳和興奮。現在是時候了，她不須要他再獻給她什麼了。她已懂得了許多，她須要靜靜的來回味道才他所給她的。她很感謝他，她說的。

「愛，秀冬！乖乖的回去呵！想着我，愛我！想着我，一直到明天！」

她把那渾圓的粉額去貼着他的額，那潤溼的，放亮的黑眼珠也定定的蹙着那可憐的，膽小的眼睛上。更用那纖細而又玲瓏的小手在那有着短短鬚根的面龐上摸去摸來。於是她又使得他不能不又用力的摟着她了，是又愛極了，恨極了的摟抱呀！

她很高興，她願再多給點他的恨她。她越固執了，她固執的要他就能走才好。所以她又把小小的薄嘴唇在他耳邊噓着微微的氣息：

「回去呵！聽話啊！不要怨我！明天再來！明天我將更愛你些！」

這異常使他心傷。他能嗎，他能把自己的嘴唇去壓住那殘酷的命令，讓那小東西只爲了他的愛，來接吻他嗎？他能另做出一付樣子，使那心硬的美麗的人來懂得他是一個男子，來屈服於他嗎？他不

能，他想到了，他想到許多，然而他不敢。他怕，他實在太愛她了，他怕失了她的歡，他捧起她的頭時，他幾乎想哭了……

「麗婀！我聽你的話，我回去，我回到那冷寂的寓所去……唉，最後五分鐘，讓我再看看吧！我要明天才能來，一清早來可以嗎？」在心裏他卻不免在恨着她：

「唉，你這樣狠！你這樣狠！你還說你愛我呀！」

麗婀也曾覺得有些地方做得過了分，有點抱歉似的，但因為素來就如此強悍，又歡喜姑息着自己的驕縱，所以依然是又默着了，默着了，是便於讓他好不能再滯留下來。

他只好帶點抱怨的，又做出很可愛的溫柔樣子離了她。他最後還把眼光望了她全身。半個身體是掩藏在薄被下，在平鋪着，又緊裹着的軟被上，就宛然又似裸着的露出兩條美的線，且微微顯出別的使他竟不敢見着的更美的地方了。他閉下眼皮來就離了這房子。

麗婀也趕緊送着他：

「明天早些來，愛的，秀冬！」

他是走了一陣緊，一陣鬆的細雨，仍然綿綿不住的在飛着。

他走後

這時房子顯得很空敞，麗炯把一種輕鬆的眼光去巡迴一過；電燈又明亮，一切都異常溫柔得可愛啊！

「唉，真的，我不愛他嗎？我實在愛他的！我愛你，秀冬！」

於是她又把眼望到門去，她想到門外的人去了。然而她並沒有想到那冷，那在雨中的心情，所以她仍然又很閒適的去瀏覽到火爐了。也許她早已想到那更可怕處，她只有比別人更能體貼的。她不過是覺得既然他能說他愛她，那就爲她吃點苦，是應該的。所以她並不把這事放在心上。

火爐的門大敞着，煤炭都着上來了，熊熊的光閃耀着，許多火舌都朝上奔。地板上，鄰近的椅子的邊緣上，都被閃着很有趣的光輝。而不知在什麼時候遺在爐邊的一個椅墊，是更形燦爛了，紅紅綠綠的花朶，時閃着金銀的光，用金錢編成的一個裸體美女，卻把整個身體，都染成透亮的鮮紅了。麗炯看見這些東西，簡直像個小孩般的，天真的，吃吃的笑起來，她很想跳起，去把那可愛的，張着手的小女人抱起來，然而忽的又想起了別人，是剛剛把被掀起，又重覆把頭靠在床板上了的。而且那美的俊眼，長長的，兩角又微微向上掃去的眼睛，就又朝門那方飄去，眼光是那樣粘滯，那樣溫柔，那樣有情趣，最後似乎是在那媚的頰上輕添了一絲隱微的笑意，眼皮就迷亂似的合了下來，而心中就又頻頻的，那樣

無主的回響着。

「唉，秀冬呀！」

是的，她更愛他了。她怎得不愛他呢，他使她有了一個感覺，感覺她愛過一個人，她怎得不愛他呢，他給了她這樣多的愉快？她把右手放在左手上，在兩個手上，她都感覺出那熱來。她想到他的手了，他的手是那樣大，比她長一寸又寬五分，是正適宜於將她的小手握住，輕輕的捻着的。於是她又來審視自己的手，只覺得異常可憐，那樣又瘦，又小，又柔軟，她覺得這手，縱然是在女人中也是少見的。她更珍惜這手來，將牠安穩穩擱在花綉的被上，她願意有人會專爲了這手來愛她，來犧牲他的一切的。唉，秀冬，不正是這樣一個人嗎？於是麗炯望着右手笑了。因爲這時右手的姿式特別好看，圓圓的，白白的手膀，懶懶的向前伸着，纖纖幾個手指，更完成了這個美的方式。而那腕中，微有點屈着的腕中，是又顯出一個柔膩的小凹來。她想起了過去的一幕：是兩個星期前吧，秀冬第一次被人引導到這屋中時，她不是曾偶爾發現了那眼光是盯視到何處，那時，在她那小手上，是正帶有一個小珠串的。她先還以爲他是在看那玲瓏的小珠顆呢。是的，不就是爲了那眼光嗎？多麼有力，多麼沈重的落在她心上，她開始感覺得有這眼光的必要了。她歡喜這兩個燃燒得火熱的東西來追隨在她的一舉一動中。她

不願放棄這俘虜了。所以……他不是第二天又來了嗎？那腳音，多麼遲疑呀！那扣門的手指呀，是怎樣在顫抖着呵！

於是麗娜又笑了。

另外的一個腳音和扣門聲，又在她心中響着，不是同樣的在遲疑，在顫抖嗎，而且那樣輕。她常常還好笑那無力把門再敲得響一點的老馬呢。這事是多麼久了，那時自己還那樣懵懂得可憐呢。整天只曉得打網球，不知道把別人的好心辜負了多少？老馬就是那樣的，成天來，來了又不說話，只呆着問他，只憨笑，你一笑時，他又顯出一付欲哭的苦臉了。後來是覺得這人總乏味，漸漸的躲着他，才算逃掉了。那令人只感到窘的空氣了的。於是老馬的臉相就跳出來了。怎樣的憂鬱呀，那無告的眼光！那時時掀動的鼻孔和嘴唇，那清黃的顏色，清黃得那樣瑩淨！那黑的眉，寬寬的，那永是蹙着的眉心！比起秀冬來呢，自然是秀冬可愛多了。秀冬有淡淡的長眉，柔柔的短髮，尖的下巴，兩顆能表示出許多感情的眸子。近來是更其顯得好看了，爲了她，生了許多煩惱，頭髮也不梳，不梳就更其嫵媚的，如人意的，散亂的鬢着，而下巴就更覺其尖，那短短的鬢尖，就又稀稀朗朗的鑽了出來，因爲並不硬，比髮還柔軟，所以在摸着時，就更使人感到趣味了。因此，秀冬的一付有着年青的光彩的臉，就又把那可憐的老馬趕跑了。



自然，這一顆心，素來就柔美的，心，仍然是浸在快樂的情緒之中的。

啊！時間這東西，是怎樣的不可捉摸呵！牠真夠播弄人了。不是爲什麼，只一年來，卻把這天真的，只在嬉戲中尋趣味的麗婀變成一個須要愛情來滋潤生活的男子的女人了呢？假設秀冬卻處在老馬的時代，或老馬現仍敢用其勇敢，則麗婀的心，到底是屬誰，這也是難定，除了人從未生以外，就派定只愛誰一人的。

這時，是所有秀冬的一切，聲音和臉嘴，那可愛的儀態，以及生氣時，求憐時，各種各樣的，宜嘖宜喜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迴旋的映了出來，那影像實在太可愛了。她昏昏的想到一切，她覺得很難過，因爲這影像總彷彿隔得很遠一樣。她要，她不夠，她傷心起來了，怎麼這時，只剩下她一人在這一間頗大的屋子裏了呢？

啊，多麼寂寞！她把眼四望去，她看到一切都冷冷的在望着她。電燈很慘白的發着光，爐火很苦悶的在喘延着最後的青焰。椅子很寂寞，桌子也默默的。她又看見那小手，又瘦，又不泛紅，軟軟的擱在花被上，多麼可憐的姿式呵！於是她似乎想起，在心裏，她向自己說。

『我那裏一定要那樣呢，我只不過是那樣逗着他玩罷了，誰知他就信實了！』

先不過這樣彷彿覺得，到後來就認真了，她真的以爲她適才所定他要走的話，只不過是一句詭語，所以她顛倒恨起他來，恨他真個忍心就走了。她忘了她會怎樣的逼迫了他，催促了他，她忘了別人是如何的哀求過，忘了別人那說不出恨來的眼光。縱使她又想到了他遲延着不肯即走的情形，她也覺得那只不過不得不那樣做一做的。她又責備他，假設他真的是不想走的，那他爲什麼不可以硬要留下來？假設他愛她，爲什麼又毫不想到他走後所留給她的寂寞呢？她又冤枉她，因爲冤枉得太甚了，她倒反更自己傷心了起來，總覺得別人是太假情假意了。

但是有許多證據，她也能拿來應用的。想到過去的許多事上，又實在硬不去定要說是別人待差了她。然而別人也並不是那樣傻的人，怎麼就連她的真意也不知道呢？於是她又想，秀冬實在是聰明，凡有事，他都能預先知道，她眉尖一動，他就舉步了，做的事，就正同她所想的相符，那末，爲什麼他今夜就單單矇懂了她意思呢？也許，他早知道，只是撓不過，不得不回去。不過，也許，這是她的希望！但她剛一想到這裏，立即便否認了，然而卻還是悄悄盼望着。她盼望着什麼呢？

她又把眼望到門，門仍然是緊閉着的。她彷彿看見門外正站着一個人，那就是秀冬，他雖說勉強聽了她的話，挨出了房門，卻並沒有走，把身軀靠在門上，頭仰着，心裏在難過，在怨她，恨她，又無勇氣離

她更遠，是只希望忽然又得了赦旨，再得進來的。於是那爲了冷聳起的兩肩，那緊皺的眉，那抱怨的眼色，又儼然現在面前了。她心裏倒又反爲了那無勇氣留下來的難過。她簡直以爲真的那門外是站得有個人了。於是她又望到窗，窗扇關得很緊，窗簾正在靜靜的垂着，一動也不動。

她望了半天，四圍都沒有聲音。她很想喊一聲，看看秀冬究竟在不在外面，但她却又被一種無名的恐怖壓住了，她不敢喊出聲來。她祇希望這時秀冬會陡的一下又跳了進來，說站在外面，把腿都站痠了，或是說已走到胡同中，實在太黑，水又深，走不回去，所以又退轉來了，然而却全是爲了她的聲音，她的顏色，他無能別了她去的。於是她想他一定已經雨淋成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了，她應該下牀來，把他那滴水不止的大衣脫下，而且親吻那溼的臉。他也忘形了，只用力的擁抱着她。冰涼的面頰，緊貼在那溫暖的胸脯上，又因爲她只穿得一件軟料的睡衣，那胸前的凸凹處，就都異常的使他感出那天構的美型，並且那脈膊的跳動，那呼吸的急促（這是因爲她在他手腕中時才會加快的），更將那豐滿柔潤的胸脯震動着，一起一伏，這簡直使他醉倒在那充滿着肉香的身前了。

這時，她不知又把那可怕的寂靜忘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又看見秀冬，歪坐在床前，藍的領結已斜掛在右邊了，頭髮亂蓬蓬的披拂在額上，她說：

「看吧，看你這樣兒！像同誰打了架來一樣的。」

於是那有光的眼睛，就更其不可待的逼了過來，像真要預備打架一樣。麗炯微微有點怕，却很快樂，只是也用眼去鎮住他，而且說：

「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

在適才，在過去不久，秀冬不正是那樣又興奮，又狼狽，又帶點怨恨的，看着她嗎？而且一當她說出「我不准你這樣！我不准你這樣」時，秀冬不是幾乎像瘋了一樣的跳了起來，她還被他嚇着了呢，但他隨即又靜了下去，把頭俯着，臉平平的壓在棉被上，不住說「麗炯！麗炯！我聽你的！」

麗炯儘着回想到那情形去了，爲什麼他會那樣粗暴的跳起來，又那樣馴伏的爬着。自然啊，那是爲的愛她啊！麗炯很清白，而且她也知道那是異常苦，雖說她並不能深懂得那躊躇，那強制的苦味，然而他總懂得那是她給他的。她想來這實在好笑，又有趣，怎麼一個那樣斯文的人，會不覺的有着獅子的眼睛，而又可以變成鹿的眼睛？她從沒有見過，她本只希望別人很愛她的，她現在懂得一個男人在女人面前去表示愛，是並不只像電影裏只用接吻的。她又驚異起自己來，爲什麼當應該使她發慌的時候，她却反更鎮靜，更清淅？譬如當秀冬第一次把她抱着時候，她一點也不糊塗，她却在想：「唉，我應

當……」於是她把臉朝他脅下塞去，且羞澀的笑起來。並且每當秀冬沉默時，她彷彿便深怕他又想到別的去，她不能放鬆的，又用那柔美的手腕去勾着他的頸項，把自己的眸子放到他眼光中去說：「秀冬！看着我！我要看你呢，我要看出你愛我的深淺呢！」唉，她一點也不像個不懂事的姑娘。而他呢，他雖說比她年長了兩三歲，他雖說生活的經驗只有比她多的，但他這晚却變得很無用。他又經不起她種種的挑撥，他又無力去壓倒她。他時兒這樣，時兒那樣，他常常都要笑自己了。麗婀拉拉雜雜的默繪出許多曾使她高興的情境來，她仍然很快樂。

她又從頭想起，她覺得他很愛她的。她也覺得她也很愛他的。她迴想遍了，那所有的擁抱，所有的接吻，所有的頻呼低喚，所有的眼色，和言語，都只能證明她正是有着幸福的人兒。她又好笑她自己，爲什麼定要他回去，她好像他走了她更能得着快樂一樣的，快樂並不儘是在當時的享受，却是在過去的回味。現在呢，他走了，她半睡在一張寬大床上，頭斜倚着，蓬鬆的黑髮，散滿一頭，臉像一朵小白花樣的嬌媚的襯在當中，潤濕的在那兩縷美眉下的兩顆眼睛，常常閃着快樂的光輝，而口輔邊總難抹去那微笑。一切都如她所想的那樣做到了。她不願他太耽擱久。他只好出於初料的，在寒風細雨中摸回去。她要在靜中再去親一次他適才所給她的一切。她也正如她所希望的得到了滿意。她當然只應快

樂。

然而，在轉瞬間，在她的宇宙中，一切都變了。唉！這無羈的思想是多麼可怕呵！麗娜本是快樂的，她却希望不沈湎在快樂中，而冷靜的能看清自己的幸福來，好更把這快樂延長，且永鑄在心中。誰知却把不幸建築在這上面了。她想到了一切，她很高興一切的，但她後來忽的却反省到自己的真實的情感來了。而她又不肯馬虎，她又多猜疑，終於反把自己送在苦中了。

唉，可憐的麗娜，正在她心中快樂的響着最後一次的「秀冬，我愛你呵！」的時候，忽然却湧起一個可怕的疑問：『真的嗎？』於是她駭得噤住了。她怯怯的來開始分析她自己：

一個人的真幸福，就是他能夠懂得一切，好和歹和他一樣，他不希求，他就無缺憾，更無苦惱。其實麗娜，她很可以去愛秀冬的，他又年青，他又愛她，她本也可以說她便愛了他的。爲什麼不呢？她若不愛他，她還肯把她那聖潔的唇兒，去放在他唇上，她還會歡喜聽他的那些愛情的表白嗎？然而這年輕女人太好用思想了，她覺得她愛她自己是只超過了她的愛他的，因此她彷彿以爲她是並不怎樣愛他了。

她越看出自己的殘酷來，她待他除了使自己滿足以外實在沒有好處。她又想到她會讀過的一

篇小說了；別個女人是無條件的能爲她愛的犧牲，別人是除了愛，不知有其他，別人是從沒有第一步便先想到自己。而她，她却正相反，她處處爲自己打算，她因爲要有人來同她接吻，她才讓他的臉湊過來，她並不是因爲覺得他嘴唇如何可愛，才忍不住要吻他呀！不是爲什麼當她想到他在她腕中時，她簡直忽略了他一切，她只覺得當一雙有力的臂膀來樓住她時候，她的心是如何興奮，如何纖細的感到那另外一個的胸脯的熱。她因爲要那些親吻，那些擁抱，那些眼色和言語，所以她只好也說是她愛他呀，彷彿是真的也愛起他來，她想到這裏時，簡直很可鄙起自己來。

於是她把眼閉下來，她不願看見什麼東西。但眼一閉下時，她又看見秀冬的影像了。那影像很模糊，不過却很真。她願意抹去，却抹不去，所以她又想：秀冬果真長的倒不壞，只是未必她就爲了他還不壞就愛了他嗎？並且，在相熟中就很有比他更長得好的人。那她爲什麼又不去愛那更好看的人去呢？而且，她又想，她把好幾個人都想到了，那都是各具有各的好處的人，如其也會留在這房裏，一如秀冬所做的做去，她倒也覺得她並不會拒絕。她認爲完全是爲了方便，她才能獨許可了秀冬這樣呀，因此她更覺得她是不愛秀冬的了。

而那些彷彿比秀冬更長得好的人們，都又顯出來使她苦惱。是的，假使是伍明呢，他一定更說得

好，他很知道在什麼時候，就說什麼話，他捉住的字眼，雖也平常，但那爲字眼所湊成的話語，是一定會精彩的；並且，伍明就常常不吝惜他精美的修辭，在她面前就也總是恭維着的。她彷彿有點後悔起來，爲什麼從前就毫沒有注意到這些呢？她又想伍明，她很矇矓的希望伍明會愛她。但同時她又覺得若孟特能愛她，她彷彿更歡喜，因爲孟特只有更狂熱，更狂熱就是更能使她感到被愛的幸福的。而那極不會狂熱的紹蓉的一切，就更連這兩人都抹去，是的，這不是尤其有趣嗎？他不說，一定比說的還好，不動，一定比一切握手，擁抱更沈重，更能使人心裏忐忑，她簡直又有攬得紹蓉的必要了。

當她想起她是幸福時，她心是多麼溫柔和快樂。而不久，她一找出許多不能使人快意的事時，她的心，却又破例的那樣在焦燥了。她睡下去，也覺得不舒服，坐起來，仍然是不舒服。她又把眼張開來，很厭煩的說：

『我決不愛他的呵！』

然而那臉，有着尖下巴的，又走了攏來，而且用嘴唇在輕輕湊着她了。那特有的，她唯一嘗着的親吻法於是她更說不出那煩燥來，她只喊：

『爲什麼呢？我要同他這樣！』



她更鄙屑自己。當她一想起那火熱的眼光來，她感不到愉悅了，她不願再見那眼光，而且她私慶她趕跑了他。這是一點也沒有錯的，假設她心一軟，那他決不會走的，他一定……唉，還堪設想嗎？

想起許多事來，真可怕，都只能給自己在將來的時日留下後悔來的。現在她就已經在後悔了。她既不愛他，爲什麼她却忘了形的同他那樣要好呢？她會把雪藕一般的手臂露了出來，她能承認她完全是太隨便了，不是有意去挑逗別人嗎？若果別人是沒有得了她顏色的許可，別人敢於那樣放肆嗎？秀冬實在是好人，他沒有誘惑她，也不強迫她，却只委曲着自己，倘若在這夜不是秀冬，而是別人，則情形當更不同，恐怕能冒了雨，在深夜又摸了回去的人，不限定還能找得出一個來和秀冬配成一對吧。

總之，她太可憐了！爲什麼呢？她會這樣？她不懂得，她願意知道是什麼使得她這樣，她又怕明白後更難過。她只焦燥，她又坐起來，她把眼再四望去，她看見那茶碟子裏的香烟灰，一截一截的，多麼討厭的灰色的殘燼呵！而且那烟臭，那有着烟味的嘴唇……唉，她想她自己簡直變得像個娼妓了！她只能哭，但哭了也決不能了事，眼淚怎能洗去那醜劣的記憶呢？她做了，她什麼都做了，那全怪不得別人！唉，多麼不堪回想的悲劇呵！

她又想起伍明，又想起孟特，逐想了其餘許多人，她都不能得着一點愉快了。想起來只使她惡心，

都是些多麼世俗的人呵！但她一想起她曾有過的動心，她更厭煩自己，覺得不久她就要被大家來取笑了。若果秀冬再聰明一點，把她的所隱祕的都看清去，那秀冬便將做開始的一個人來看不起她，來誹笑她，來玩弄她，就是羞辱了她了！當她一感覺到這裏時，她駭得幾乎叫了出來：

『一定的，一定的！他一定已經這樣覺得了！』

忍不住，她真的急得哭了！這是想不出補救法子的事呵！

她又蹣了下去，薄薄的綢被把她整個蓋住，只剩一縷黑髮蜿蜒在被緣邊。一切都爲了這美的人已睡去，所以更靜了下來。外面的雨也只無聲的霏霏的飛着。秀冬這時大約已早睡熟了。

她哭了半天，哭得很倦，似乎在流淚中，得了許多安慰。因此那心又變得很柔和了。她把手放在胸上，又放在頰邊，她不能不愛她自己。她是太愛自己了，她仍然希望會有許多人會愛她所愛的。她不想什麼人，也不想什麼事，她只希望她能像一個不同凡人一樣的，她能被所見過她的人來傾心的愛她。她是愛的中心！她是皇后！到後來，她反很有意味的在從新建築那更美的，更醉人的夢中的樓閣去了。

夜慢慢走了遠去，曙光從窗戶中慢慢爬進來了。她翻過身來，無力的望了一下窗簾，薄薄的透出那灰色的天空，她溫柔的向自己說：『啊，又天亮了呵，我要睡了！』於是她又翻過身去睡，把那薄被

又壓緊一點，因為爐裏的火，已只餘幾點小小的紅炭。她趕快閉下眼睛，她心裏却不覺的想起：

『一會兒，秀冬又快來了呢！』

她沒有感到厭煩，也不怎樣快樂，她心裏仍然是異常平靜的，恬美的，她把左手托住左頰，右手又放在左膀上，微微露出一絲笑意，很耐適的睡着了去。

（小說月報）



## 音樂之淚

黃仲蘇

在大戰沒有爆發以前的前幾年中，巴黎確是成了歐美各國富豪的銷金窟，驕奢淫佚，到了極點。妖冶的婦女們情願犧牲了自己的貞操，賣弄風騷，將她們粉雕玉琢的肉體供人戲弄，換得她們所豔羨的鑽石珠寶。男子們也祇曉得滿足自己的情慾，揮金如土，購買那些婦女們的歡心。

巴黎所有的是醇酒，香花，與美人。這就夠使一般尋歡買笑，醉生夢死的遊客迷戀了。柳仲琦在巴黎大學法科畢業以後的一年中，也曾盡量的享受過這種醉夢的生活。這是在那一晚上聽見了一位著名的俄國音樂家，卡戈斯基所奏的悲多汶別離曲，他忽然有所感觸。那悲切淒涼的音樂感動了他的靈魂，喚醒了迷夢，對於放蕩的巴黎生活，方纔開始覺着厭倦。

他在離開音樂會，走回旅館的時候，心裏這樣的想着：『當初我爲什麼不學音樂呢？我大不該白費了好幾年的光陰，去學這乾燥無謂的法政。當真拿着文憑，預備回去做官麼？嚇！我自問性情過於怪僻，簡直不是那塊料。教書罷？留學日本新近回國的法政學生，真在大露頭角的時代，我又何必擠在裏』

面去搶這碗冷飯喫。目前回國，也覺得太早些。與其回去瞎混，不如利用這筆官費，再在美洲多住幾年罷。」

悲多汶別離曲的餘音突然又在他耳邊旋繞，於是他便自言自語的說道：『咄，這可不成了果子麼！我現在年紀祇不過二十五歲，目前去學音樂也還不算遲啊。拚他幾年，也得學會這玩意兒。咦，那輕揚的音調是多麼雋俏！』於是他決計離開這紙醉金迷的巴黎，去找一個山明水秀的地方學習音樂。

仲琦來到端士日內瓦音樂學院專習音樂已經有三年了，中國武漢革命，南京政府成立之後，得了一位朋友的贊助，又在我的官費之外，加給他一筆補助費。他的意志本極堅強，現在既不愁學費，也就不管學習音樂的艱難，毅然決計再多費幾年工夫，學個究竟。好在他對於音樂原理及歷史已略窺門徑，如今所缺少的祇是技術的演習罷了。

他到現在，方纔知道音樂是一種最複雜，最艱深，最神祕，而又最純潔的藝術。這與詩歌，戲劇，圖畫，彫刻，建築，種種藝術，都不相同。音樂是無所憑藉的祇靠着奏弄樂器，激動出聲韻的和諧，與音調的節奏，於千變萬化中，將那些最不可捉摸，與最深奧渺茫的事物，呈顯在我們的耳邊，使我們可以聽見靈魂的祕密語言，感到情思的要求，及慰安，覺得意志的奮興，或頹喪。就是爲了這種緣故，音樂之感人，比

較他種藝術更爲懇切。唯有音樂能引起我們玄妙的幻想，鼓動我們潛伏的熱情，並且啓示我們種種不可實現的妙境，或不能描寫的美夢。

仲琦寄住在音樂學院附近，愛德華街三百六十號門牌，百樓令夫人家裏。這是一位老音樂教師雪勒先生給他介紹的。房東百樓令夫人是一位由奧國移居瑞士，富有財產的寡婦。她的丈夫是個鐘表商人，曾在天津上海等處經商。自從他去世以後，他的兒子路德便承繼了他的事業，在上海開了一家大商店，售買鐘表，收賣珠寶。因此百樓令夫人對於中國人也有特別的好感。仲琦在他家裏寄住，極承優待，頗有客至如歸之概。

百樓令夫人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他長長的身軀，細細的腰肢，灰白的頭髮並不顯出她的老態，面色極爲豐潤，長細的眼眶內盛着一對富有慈意的瞳仁，臉上時常帶着笑容，爲人甚是和善。她原籍本屬法國，所以她的女兒瑪第爾德小姐從十四歲上便送到巴黎聖母修道院裏去讀書。仲琦住在百樓令夫人家裏將近四年，還沒有會見過這位小姐。至於路德是在一九一二年回來過一次。他是個爽直的商人，對於中國的磁器，字畫，甚爲傾倒。『中國是個不可思議的國家。政體的改變必定給中國人種種革新的機會，但是中國的地方實在大到不可思議，而中國的人民又多得不可思議。』這幾句

話是路德每次見到仲琦必要說一遍的。

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德國對塞爾維亞宣戰的消息傳到了日內瓦的時候，百樓令夫人立即打了個電報給巴黎聖母修道院院長，要求立即遣送瑪第德爾小姐回到瑞士。因為她知道德法宣戰即在目前。遵辦的回電，第二天夜裏就來了。第三天早晨九點鐘，百樓令夫人約了仲琦，同到車站去迎接她的女兒，恰好火車到了。瑪爾德在車窗裏一眼就看見她憂容滿面的母親。她立即跳下火車，擠開衆人，跪到她母親身邊，抱着她狂吻。這種迅疾活潑的舉動好像流星似的在仲琦的眼前一閃。及至百樓令夫人給她介紹仲琦的時候，她很顯着歡悅的神情，立即伸出手來，和仲琦握手，笑着說道：「這就是母親信上常說起的那位崇拜華格勒悲多汶屋爾夫的音樂家麼？幸會啊，柳君。」

她絲毫沒有羞澀退縮的態度，如同仲琦是早已熟識似的。和他不斷的譚笑着。當他們走出車站，坐在馬車，一直回到家裏的短時間內，百樓令夫人很難找到相當的機會，和他女兒譚話。瑪第德爾好像忘記了她，是避免戰禍而輟學回國的，會着這一見如故的新朋友，便專和他提出許多新出版的樂譜來討論，因為她從小對於提琴及鋼琴已受過長期的訓練，就是在巴黎聖母修道院裏讀書的這幾年，仍舊兼習着音樂。



瑪第爾德是一個成年的少女。她的細腰使她長大而不過於肥碩的身體顯出勻稱苗條的體態；她長圓的面龐上面，最使人愛羨的是她那雙美麗的大眼，和一張巧妙的小嘴；至於她那個粉雕玉琢的鼻子也是很適當的位置於面孔的中部；那濃厚的栗色頭髮更襯出她白雪似的嬌顏。從她容貌和態度上看來，她確實兼有南歐女子的妖媚，和北歐婦人的嚴肅。瑪第爾德確是個秀美而良善的女子。羨贊是戀愛的起始，仲琦之於瑪第爾德最初也祇是羨贊罷了。

爭城奪地，殺人盈野的大戰，似乎是與遠東的中國無甚關係，然而這種空前未有，牽動大局的歐洲戰爭，也曾擾亂了全世界人民的耳目。聽見了這惡消息最是感覺着憂慮不安的，便是在南京城西新橋開着同興米店的柳伯珣。

他在民國三年八月四日的上海新聞報上看見了德法宣戰的路透專電，便時時刻刻記掛着他那被困在歐洲的二弟。過不了幾天，又得到德軍侵入比利時直攻巴黎的消息，這可使他更爲憂急。他最初不曉得瑞士是在歐洲的東北，或西南，及至他找着一張歐洲地圖一看，方纔發現這個彈丸一般的小國位置是在奧德法比意幾個交戰國的中間。

比利時本是個中立國，然而德軍要抄取捷徑，攻打巴黎，也就不顧一切，侵入比境。伯珣對於歐洲各國的歷史地理，本沒有相當的知識。他以為瑞士將來也免不了德軍的蹂躪，所以他雖然承認仲琦之轉學瑞士是件幸事，但是却又擔憂瑞士早晚總不免捲入大戰的漩渦。總而言之，他想像中的歐洲是完全為戰禍所包圍的，燄火蔽天，殘尸遍野。歐洲好像已是成了一片焦土，沒有一塊安全乾淨的地方足以容身。他的二弟彷彿是陷落在火窟裏了。

他最初本不願去驚動那位平時流着眼淚想念兒子，一坐上了打牌桌子便眉笑眼開的母親，但是到了後來，可忍不住了。那一晚，柳老太太在女婿吳大椿家裏打牌，伯珣跑了去，恰好柳老太太當莊和了一副索子清一色，正顯着滿臉笑容的時候，伯珣突然說道：「媽，您今晚很高興。可曉得外國正在那兒打仗？」

「洋鬼子打仗，關我們什麼事？紅中，碰，就是他去罷，白板！」

「您今晚手氣好，紅中又碰了，準和大牌。外國打仗本不關我們的事，不過我們的老二還在那邊呢，怎麼辦？」

「該死，我真正昏了頭！不錯，我們的老二還沒有回來咧。這怎麼好？你趕快寫封信，不還是打個電

報，叫他趕快回頭罷。」

柳老太太一面說着，一面將牌一推，便立起身來，就要他大兒子立即去打電報。她以爲一個電報，便如同一種幻術似的，立刻就能將她的兒子召回家裏來。隨即她便流着眼淚，嘴裏數着，說道：

「這個姓兒好硬心腸，一去就是十年，不肯回頭。可憐我，十月懷胎，知痛着癢的養到他二十幾歲，却是你的混賬主意，老大要他到外洋去留學。這可好啦！洋鬼子自己也吵窩子，抄起傢伙來了，不活活將我的娃娃肉困死在裏面麼？老大，沒有別的話說，你兄弟若是有了三長四短，我就先和你拚了這條老命罷。」

柳老太太越說越傷心，到了最後，竟是捶胸大哭，好像她那寶貝兒子已經被礮火打死了似的。伯珣再四解釋，他的姊姊，吳師奶奶也加以種種譬喻，陪着打牌的兩位鄰居婦人，還夾在裏面七唇八舌，說了些逢凶化吉的利市話。仍舊沒有將這位固執而急燥的老太太勸住。

伯珣一眼望見坐在桌子旁邊一張椅上，沉思不語的表妹蘇女士，便說道：

「表妹，你怎麼不勸勸媽媽？你說一句話勝過我們說一百句。老太太專一相信你的話。」

蘇女士擡起眼睛，望了伯珣一眼，便帶着笑容，拍着她姨媽肩膀，說道：

「姨媽，您別哭。祇要打一個電報去，二哥就立即動身回頭，決不會擔誤的，我敢包。您不要愁苦，保重身體要緊。大姊姊，你們還是來打牌罷。」

他的話竟是一種催眠術，柳老太太聽了，點點頭，揩揩眼淚，又坐上牌桌子了。這一百三十六張牌，真正具有使人忘憂的大魔術。柳老太太重行洗着，砌着，摩着，打着牌的時候，便又將她遠在數萬里，隔絕在歐洲戰火中的遊子忘卻了。

伯珣背轉身軀，滿面憂容，走了出去，費去好幾十塊錢，打了一個電報，催他弟弟回國。

那四位太太們又重行聚精會神來打牌，特別是柳太太，竟被那手裏十幾張牌所迷惑住了，讓她手裏成對，整副的好牌捉弄着她，毫無抵抗，專心致志，等和大牌。祇有桌旁坐着發呆的蘇女士，還在那兒意馬心猿的懸念着她所敬佩，而現今正沈陷在戰禍中的二表哥，仲琦。

蘇女士單名是一個馨字，從小和仲琦曾在一個私塾裏同學讀書。他們倆的性情很是相合，年紀也祇相差五歲，仲琦出國的那一年，她恰好十五歲，這位女子師範畢業生現在已是二十五歲的大姑娘了。她寡居多病的母親，祇有這樣一個女兒，決不肯將她遠嫁出去。柳老太太自從她大媳婦死過以後，特別鐘愛這個才學俱優，德貌兼備的姨姪女。她老人家心裏早已將她當做未來的次媳看待，過不

了兩三天，便要派人到鄰街去接她到自己家裏般桓。至於蘇女士自己也未嘗不明白她姨媽的用意。她心裏早已貯滿了一百個肯定的「願」字，但是前十五六年的中國女學生，我們都知道，多少總還沒有失去幽嫻貞靜的女性。暗地裏她姨媽雖是向她再四探問口氣，然而她始終不肯老臉厚皮說出私自欣悅的本意。

這是在歐戰最熱烈的十月裏，仲琦所寄的那封報告平安的信方纔到了，頓時使大家心慰。柳老太太在伯珣讀完來信之後，慨然說道：

「老二來信既是說海上危險，那就等洋鬼子打完了仗再回國，也不爲遲。祇要他本人平安無事就好啦。我的天呀，可憐啊，這兩三個月我何嘗整夜睡着過。半夜醒來，懸着心肝五臟的記掛他，恨不得一時三刻就叫他回國。一閉眼睛，就像看見老二站在我面前。我心裏想，壞啦，不要老二出了什麼岔子罷？那一夜到亮，簡直就不得安甯。如今來了這封信，我的魂魄這纔歸竅啦。」

她歡喜得忘了形迹的這樣說着，隨即叫老媽子去將蘇女士接了過來，要她詳細細的將信重復念給她聽，於是對伯珣說：

「老大，你將信放在這裏，等一回讓你表妹來細讀罷。你心粗得很，說了上句，掉了下句，文縷縷的，

我又聽不懂你說些什麼！」

在三十歲上就守寡的蘇老太太，因為前四五年中，接連死了兩個兒子，飽經憂患，哀傷過度，便得了一種咯血病，身體一年衰似一年，遠不如她老姊姊的強健。她自己也覺得或許不久於人世，心裏總想將她唯一女兒的婚姻問題早日解決，免得許多牽掛。她也曾屢次和柳老太太譚起過聯姻的話，這位老姊姊總是滿口答應。「兒女的婚姻，自古以來，都是上人做主。我們這樣世代書香人家的女兒親事，當然是由我們定奪。我答應了，你還不放心麼？」像這樣自負的肯定答辭，常是用來安慰多慮的病人。

然而蘇老太太卻讀過好幾年書，認識許多的字，雜誌報紙是她睡在病榻上的消遣品。她對於那東漸的歐化文明早有相當的了解，所以她常是帶着擔憂的聲調對她老姊姊說：「兒女的婚事本當由我們作主。但是到了現在，這種年頭兒，不比往日，也得徵求孩子們的意見。據我看來，馨兒是很敬重她二表哥的，這一層倒沒有什麼問題，我可以代她作主。不過，仲琦出去了這麼多年，習俗移人，賢者難免，也許人大心大，別有所戀，你得寫信去問問纔好。」心高氣傲而又固執的柳老太太每逢聽見了她

妹妹這一類顧慮的話，便要大發脾氣。老姊妹倆爭辯結果的勝利往往是屬於柳老太太那一方面的。她武斷的結論照例是這樣幾句話：「兒子是我養的，到外國去了幾年，難道會變作反叛，娶了洋婆子回來不成！何況馨兒這樣的美人，打了燈籠各處去找，也尋不着……並且他們倆從小就在一個書房裏讀書，早就心投意合。我看他們倆是天成一對，地生一雙，真沒得心煩啊……他現在正好用功讀書，何必巴巴寫信去告訴他，擾亂他的心意咧，你放心好啦，這件婚事，千穩萬妥，包在我身上，決不會擔誤你家姑娘的終身大事。」

類似這樣的爭論，蘇老太太在去世的前兩天，還照樣和她老姊妹演過一次。最後，蘇女士成了孤兒，柳老太太帶着哀傷，憐惜，鍾愛和僥倖的種種心情，在民國四年的春季四月裏，就將她的姨姪女正式接回家來。還檢了一個黃道吉日，大請其客，叫他的大兒子伯珣代表，說明在仲琦沒有回國結婚以前，便將新媳婦接過門來的種種苦衷。所有的重要本家和親戚都請到了，大家在酒醉飯飽之後，一個個都稱贊柳老太太的辦事細心賢德過人。其中祇有那個她所認謂書呆子的女婿，吳大椿，始終不贊一辭。

蘇女士雖是被他姨媽這樣撮弄着，做了過門而尙未結婚的媳婦，然而她心裏卻是十分的安定。

由姨媽而成爲婆婆的柳老太太現在更是怪僻異常，她故意攬作威福的使喚着她所認謂新媳婦的蘇女士。因此她每天除了在婆婆面前承歡色笑以外，還要躬親服役，去做那些洗衣、燒菜、煮飯、記賬等等雜務。她簡直成了柳家的一個正式媳婦。誰都知道她是柳家沒有拜堂的新娘子，誰也承認她是仲琦的未婚妻。她雖是帶着含羞的態度，這樣那樣的料理着，然而她滿心都存着欣悅的驕意，不辭勞苦，不避責罵，小心翼翼的服侍她的婆婆。

四十多歲的伯珣，在四年前，死了老婆之後，便自己照料他兩個不滿十歲的孩子，絕對不願續絃。自從蘇女士過門以來，他便搬到西門大街同興米店裏去住，將所有仰事俯育的職務完全交託了他的弟媳婦，因此這個沒有和仲琦結婚的蘇女士也一樣被孩子們喊作二孀了。

這是在民國五年的三月裏邊，接到了一封仲琦從瑞士寄來的信，報告他轉學音樂的經過。柳老太太聽見這個消息，大發脾氣，以爲她兒子自暴自棄，白費了許多時間和金錢，去學那無聊的音樂，將來最多也不過成爲一個外國吹鼓手罷了。伯珣更是莫名其妙，十分奇怪他弟弟改學音樂的用意，並且他堅持就是學好了那玩意兒，將來也不見得有多大出息的主張。母子倆異口同聲的表示詫異。蘇女士爲避免婆婆的叱責，和大伯的訕笑，當然不便有所表示。最後柳老太太感嘆着說：



「老大你趕快寫封信去，將你姨媽去世，表妹業已過門的話，告訴他。我也不管洋鬼子打仗何時了結，祇要海上沒有什麼危險，就叫他趕快回家成親是正經。並且對他說，那勞什子的外國音樂一無用處，學會了，至多也不過做一個督軍衙門裏的音樂隊長，有什麼出息呢？」

伯珣連連答應的時候，蘇女士含羞低頭走出房去。

他這封信是確實寫了寄去的。那時候德國海軍已被封鎖，地中海上的郵船常常有被德國水上浮雷炸沉的消息。

蘇女士以為仲琦的歸期不遠，祇是在家裏勤慎的工作着，忍耐的等待着。她服侍老人的起居，照料孩子們的衣食，決不敢推諉，更不肯說勞苦。每天從早到晚的忙着，累着，有時候偷閒，還取了她在女子師範所學過的簫笛，在白日當窗的午後或月明風清的夜半，跑到後院裏，坐在井邊，演習演習。老太太偶然聽見了，也並不責罵，祇是心裏暗自思忖，「他們倆，這一對小人兒，倒很透着對勁呢！」

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一直到了民國八年的冬季裏，歐戰停止後整整一年，仲琦還不見回來，並且連家信也不寄來了。蘇女士過門以來，前後已有四個年頭，現在已快近三十歲了，她始終不敢寫一封信寄給仲琦，祇是一味沉默的，勞苦的，忍耐的，毫無怨意的，等待着她未婚夫的歸來。她並不以為這種

長期的等待是無聊的犧牲，而反認為這是一種義務，或責任。她始終沒有失卻等待仲琦的勇氣。

瑞士在劇烈的大戰中，居然始終能保全中立，沒有牽入旋渦。這固然是爲了意大利中途背德，加入協約各國作戰的軍事策略，因之大有變更，免去許多危險；同時也因爲瑞士武力充足，四面環山，憑藉天險，易於自衛，敵人也就不敢侵犯。歐洲居然也留下這樣一塊乾淨土，作爲反對戰爭者的避亂處所。

日內瓦差不多完全是映射在新月形的雷茫湖裏，四圍峯巒起伏，如同偉大的拱衛屏障一般，這是裝置在雄壯秀麗的山水中間的名城，確是世外的桃源，人間的樂園。

仲琦來到日內瓦這六七年中，盡量享受湖山的供養，接受音樂的感興，積年的薰陶，已經成了一個純粹的藝術家了。自從大戰爆發，瑪第爾德歸來和他同學以後，他又得了一個溫情的友伴，音樂技術的進步更是可驚。居然可以不看樂譜而默奏的名曲，多到一百五十餘種，他領悟的敏捷，與記憶力的強健，是任何同學都不能及的，這是他每個音樂教師所公認的。他爲自己音樂的天才也曾發生過驚詫。

自從讀過近代德奧法意各國大音樂家的傳記，仲琦深受了熱烈的感興，更是奮發的研究音樂，立志要做一個博通原理，精習技術的音樂家兼製譜者。他終日沉醉在音樂的甜夢中。音樂如其是美之語言，他便自命爲美之解釋者。他之獻身於音樂，完全是根據於崇美主義的動機。他祇是爲愛好音樂，崇拜音樂，而要成爲一個深得其中三昧的音樂家。每一推想到華格納、屋爾夫、悲多汶、許拜特、佛朗茲，那些大音樂家製譜時候種種想像之神祕與偉大，便覺得中心所深藏着無限詩意的熱情，如同是渴驥奔泉，怒猊抉石一般，要衝決出來似的。假使他手裏按着鋼琴的音符，或提琴的音絃，婉轉輕揚的奏出某種聲調，足以表抒他難以陳述的情緒，或不可描繪的冥想，便大爲欣悅，必定要製成樂譜，去求正於瑪第爾德。

音樂乃是愛情最有力的媒介。仲琦之對於瑪第爾德已漸由豔羨而至於愛慕，將她當作給予感興的女神看待。而瑪第爾德也自認是他的知音，每每加以鼓勵，有意要使他成爲一個大音樂家。

有一個春天的夜裏，雷茫湖上，月白風清。一艘在波心蕩漾的小船上載着一對青年男女，各人互相依次，奏着詩歌音樂的名曲。他們倆自從上船，始終沒有交譚，祇是用提琴所奏出來的音樂，代替了語言，互相問答着。後來他們倆竟不約而同的合奏着尼斯慈所製「其樂當無窮」的樂譜，瑪第爾德

突然展開歌喉，唱起賴德匪遲的德文原詩和着：

其樂當無窮，兩情愛正溫，彼此全相結，無言不可通。  
莫問喜與憂，莫問福與愁，彼此同擔負，擔負不相尤。  
自從初吻至於死，戀愛以外無他語，戀愛以外無他語。

接着他們倆又合奏着柯迺聊司自作自譜「攜手偕遊明月下」的曲譜，瑪第爾德仍舊按照節奏，欣悅的唱起原歌：

攜手偕遊明月下！同看衆葉發奇光，或有一葉曾書寫，戀汝心情若許長。  
攜手偕遊明月下！月光反射出清波，月光照水卿當喻，影照於心永不磨。  
攜手偕遊明月下！月光爲汝織金衣，翱翔浩蕩莊嚴界，雙影亭亭步履微。

最後，樂停歌止，他們倆相視一笑。這一笑可以表示他們是融合無間，莫逆於心。樂歌的和諧證實了友情的懇摯。任憑那輕舟蕩漾着，波浪動搖着，和風吹拂着，新月照耀着，繁星閃爍着，他們倆業已忘記了自身的渺小，與宇宙的偉大，彷彿世間一切都是爲他們而存在，而榮華。並且那樂歌的餘音還在他們耳邊旋繞，可是甜蜜的情思，雖然在各人心上跳躍，卻始終不會用語言表示出來。

但是，藝術究竟是藝術，而人生實際卻終是人生實際。

仲琦在民國六年夏季終了的時候，他忽然接到一封留歐監督的通知書，告訴他官費自本年十月起停止付給，名額業已另補別人，並且附寄五千法郎川資，要他設法從速回國。

對於仲琦，這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打擊。「從何說起？」這個疑問，在他一籌莫展的心上，重複的浮現着。他明知寫信去要求監督也是無效的，而自己的學業確還有待於完成，並且目前海上航行也甚危險，大有欲歸不得之勢。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最後決定半工半讀再留瑞士三五年。

日內瓦所最不缺乏的是明秀山水與適宜的音樂環境。五千法郎川資當然移作他項用費。不過，這還不夠用來購買一隻比較好的四絃提琴的款子，仲琦在兩個星期以內就用完了，但是大半用來添置研究樂理的書籍和珍貴難得的舊樂譜。這個沒有受過生活壓迫的青年，在最後也祇好偷偷的暗給別人抄寫樂譜，或託名出遊，跑到遠處城市的小劇場中，或咖啡店裏去奏樂。每月勞工的結果所得的錢，祇夠拿來付給百樓令夫人家裏的膳宿費。

這種忍苦拚命，半工半學的生活，居然也竭力撐支，繼續維持了半年之久。他爲了保全信用，始終祕密的勞苦工作着，從來沒有拖欠過房東的膳宿費。百樓令夫人也祇以爲他日夜的忙着，是在那兒專心致意於研究音樂，也就不便干涉。祇是勸他保重身體，不要操勞過度，她何嘗知道這個勞苦的音

樂家正是爲了抵抗貧困在那兒掙扎呢。

但是，瑪第爾德卻早已有些覺察。仲琦虛僞的笑容決不能掩飾他憂苦的真相。有這樣一個夜裏，仲琦關着房門，正在那兒埋頭伏案，抄着樂譜的時候，瑪第爾德輕輕叩了一下房門，快快的走了進去。她立即發現了桌子上堆着四五十張業已抄好，而不及收藏的樂譜，便帶着詫異的神情，向仲琦問道：

「這是做什麼用的？柳，你告訴我。」

仲琦勉強鎮定了一會兒，堆下滿臉的苦笑：

「這個麼？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爲什麼許久不看見你創造樂譜，卻抄錄這些同樣的舊曲譜？你可是因爲缺少錢用，纔如此不辭勞苦，做着這種單調乏味的抄寫工作麼？柳，告訴你，我近來早已看出你的破綻，你的言語舉動確是全都改變了。憂鬱好像是籠罩着你的靈魂。看啦，你的眼光何以是這樣的暗淡！並且你近來也消瘦了不少。我是你唯一的朋友，信託我，告訴我罷。」

瑪第爾德懇切的這樣問着，並且目不轉瞬的注視着他的眼光，等待他的回答。仲琦雖然是十分感激，真想誠實將自己的窘况全盤說了出來，要求她的幫助。然而自尊的驕意阻止了他乞憐的初念。

於是沉思了一會，舉起他含淚的大眼，望着瑪第爾德，說道：

「謝謝，瑪第爾德，工作是我的娛樂，並且我也需要勞苦的鍛鍊。也許我是爲了某種原因而工作，但是我並不以爲勞苦，這就夠了。請你尊重我的意見，不必再向我追問罷。」

瑪第爾德聽了他這種含有悲壯意義的倔強答辭，似乎有些了解，於是表示出勉強的欣悅態度，對他祝了夜安，退出房去。

第二天清早，在樓下客廳裏的鋼琴蓋上，瑪第爾德發現了一封仲琦筆迹的信，她趕快拆開來看：  
我親愛的瑪第爾德女士：  
一九一七，五，一七。

我深信貧乏勞苦是完成藝術家的必要條件。自從我到歐洲這十餘年以來，完全是過着優裕的生活。自從去年十月官費停止付給以後，我方纔開始認識了人生的實際，但是還不深澈。我現在決意揭去虛偽，拋棄了趕付膳宿費而無意義工作的生活。我雖然認你是唯一的知己，而你對於我也似乎有相當的好感，並且你母親百樓夫人待我確是很厚。然而我爲了藝術的完或，不能不離開你們這個安樂的處所，投奔到貧乏勞苦的境遇中，去過着流浪的生活。也許我可以借此得到更多認識人生之真義與探求藝術之祕密的機會。或者我將來能夠斷定人生的實際是否如同一般

人所想像的那樣醜陋，並且發現藝術的源泉究竟深藏在那裏。

我的逃亡也許被人議論，拿來當作笑話傳述，但是在你看來，或者不致於成爲一種失蹤的出走罷。但是，女士，你不要太自信了。如其我在無定期的流浪生活中仍舊是徒勞無益，不能有所完成，那麼，我必定自殺，報答你對於我過厚的期望。

我走了，朋友。你如其爲我的出走而苦惱，實在是太無意義了。你的表兄，羅道爾夫先生，似乎對於你十分的仰慕，他是一個業已成功的音樂家。你可以從他那方面得到許多安慰，我畢竟是個中國人，是個對於西洋音樂抱有極大奢望，而尙未成熟的人，當然不能向你所要求。永別了，瑪第爾德女士。

柳。

瑪第爾德重復的默念着這封信。百樓令夫人走進客堂裏的時候，立即發現她女兒正在流淚。她母親聽見了仲琦出走的消息，祇是輕輕的嘆了一聲，說道：

「倔強，有志的少年人，我祝他成功。」

仲琦在出走的那一天，正是初夏的五月裏，祇穿了一套薄呢的春服。除了他手裏所攜着一個盛



着四絃提琴的皮盒，真是一身以外，別無長物。他就靠着這唯一的友伴，解決他最初所認為困難的膳宿問題，並且借此了解人生的真義，與探求藝術的祕密。他附乘着鄉間的公共馬車，混雜在擺渡的汽船中，或徒步跋涉，在瑞士的山谷、湖面，及平原中，穿城過鎮，度着他流浪生涯，想要走遍那個歐洲小合衆國的全境。

瑞士的民衆，對於音樂，大半具有天賦的深切嗜好。他們在路上或廣場中，看見這個流浪的中國人，最初也都表示詫異，祇要他取出提琴，一言不發，默奏着他們所聽慣的名曲，微笑便浮現在那些男女老少，肥瘦醜俊，各個不同的面上。音樂是至高無上，不着痕迹，人類共有的普遍語言，可以給他解釋一切。因此他得着許多歡呼的贊揚，與同情的安慰。尤其是那些住在山谷間的鄉民，向他懇切表示竭誠的友誼，時常自動的邀請他到家裏去住宿，並且爲他設備豐厚的晚餐。有時竟因爲主人的殷勤挽留，也住上一旬半月。他祇要膳宿無憂，決不願顯出他是個賣藝的流浪者，伸出手來，向人討錢。然而別人要送錢給他，當然也不致於拒絕的。

冬天到了，他也一樣穿戴着別人奉送給他的禦寒衣帽。那合乎時式的薄呢春服早已被他摒棄了。他戴着寬邊的大呢帽，披着破舊的長斗篷，並且他的鬚髮業已久不修剪，亂草似的堆集在肩上和

顎下，再加上那憔悴的面容，這一副形像確是夠瞧。他有時偶然在小咖啡館的鏡子裏看見了自己那樣奇怪的神情，也不免在他瘦削的臉上，露出淒切的苦笑。

除了瑞士京城 伯恩以外，兩年繼續不斷的流浪生涯，他居然將瑞士所有的城市，鄉村，都走遍了。他會見了寄居在羅薩納的俄國音樂家納琴斯基，拜訪過敬仰悲多汶，反對戰爭而逃避在比也爾的法國文豪羅曼羅蘭，也會瞻仰白峯的雪景和冰河，探尋亞爾迫羣山中的深谷幽泉。他立在平原裏，仰望羣山的岡巒，峯巖，走到高山上，又回顧那汪洋澄碧的湖面，與那花團錦簇，如繡如織的村鎮。他在森林中聽過無數夜鶯的歌唱；在平原裏見過那沐着夕陽的成羣牛羊。至於大風的震撼，暴雨的淋漓，晨曦的煦照，新月的射耀，繁星的閃動，以及雞鳴，犬吠，鳥語，花香，等等，都在壯偉奇美的湖光山色中，一一呈顯給他領略。一一經過那流浪音樂家的體驗，便都好像洩漏了無限新奇的意義，祇是因為他存心要在每一事物中探求藝術的祕密。

前輩音樂家的同情，崇拜藝術之著作者的鼓勵，一般人的贊揚，與自然界的種種啓示，都增加他創造樂譜的感興。幾本小小的筆記簿子被他塗滿了狂草的詩稿，音符的象徵與節奏的記號。他有時拉着提琴，奏出他自作自製的詩歌樂譜，一樣能使人聽了十分感動。他自己所認為最滿意的是：「初

戀」「瀑布之下」「冰泉的琴韻」「大風暴」「晨曦」「斜陽」「流浪者」「別後」等等幾種。

這個意志堅決性情倔強的少年音樂家雖然竭力鎮壓着他的悲哀，不斷的創造，但是他整個心裏卻滿盛着淒涼之淚。最初以爲新奇的流浪生涯，在接連過了兩年以後，也就開始覺得厭倦了。

在歐戰停止以後的一年中，那始終維持中立，沒有受過戰禍的瑞士，最先恢復了固有的榮華。春季時間的仲恩京都裏面確是充滿了美滿和樂的空氣。

那一晚上，伴恩大學的禮堂裏面正舉行一個盛大音樂會。這位新進的中國少年音樂家，巍然站在臺上，奏着他新製的樂譜「反對戰爭者之呼聲」並且梅爾浪女士，一位著名的女歌劇者，高聲唱着仲琦所作的那首法文原詩。這是敘述一個前敵的傷兵，在臨死以前，對於戰爭的咒詛。琴音鏗鏘，歌聲激越，使人聽了發生無限悲壯的感慨。於是在樂終歌止的時候，仲琦便被許多前輩老音樂家所公認爲不可多得的天才，稱他爲「東方之奇星」。

這個消息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的伴恩新聞日報上登載着，很快的傳遍了瑞士全國。

當百樓令夫人和瑪第爾德來到伴恩薛曼街一家小旅館裏，找着仲琦的那一天，他正害着極凶險的腸熱病，睡倒在牀上。

積勞成疾的音樂家現在業已失去了那拒絕被人憐愛的力量。瑪第爾德長期的熱情看護，時常使他流着感激的眼淚。

兩月以後，仲琦已能起牀，扶杖步行。可是在回到日內瓦愛德華街百樓令夫人家裏的第二天，瑪第爾德又因為勞苦過度而病倒了。於是新病初愈的仲琦便懷着報恩的意思，勤懇謹慎的幫助百樓令夫人，照料這個可感的病友。感恩也許是戀愛最熱烈的方式之一種。任憑仲琦是何等的倔強，他如今再也沒有離開瑪第爾德的勇氣了。

勝利畢竟是屬於成功者。瑪第爾德在起牀之後的第二天，便十分欣悅的接受了仲琦所要求的婚約。羅道爾夫最後還向他們道賀。從此就離開了日內瓦。

仲琦結婚後的甜蜜生活並沒有減少他創造的熱狂。譯了許多中國古詩，製成樂譜，並且自己也寫了許多自作自製的詩歌樂譜，這當然得了他新夫人許多的贊助。是在他們完婚週年紀念的那一晚，百樓令夫人高興極了，特別為他們舉行一個盛大的宴會。所有寄寓或遊歷日內瓦的各國音樂家都收到了請帖。地方是借用了日內瓦著名的歐洲大旅社，到會的人數約在三百以外。仲琦夫婦

在夜餐完畢以後，依次分奏，或同陣合奏他們新製的詩歌樂譜。每個客人手裏都捧着一本極厚的新樂譜，簿面上題着寸大的鏤花金字「東方之奇星」。每一個人都帶着驚詫、羨慕、感動的心情，靜靜欣賞種種新奇的節奏。最後拍掌與歡笑的聲音轟然的爆發展開。仲琦轉過頭去，看見立在他身邊和他共同接受這種熱烈贊揚的新夫人，便覺得自己得着無上的光榮。這較之一年前在伴恩大學禮堂裏舉行音樂大會第一次受人稱贊的愉快更加百倍。

第二天，仲琦一早起來，便想寫封信給他大哥，報告到瑞士以後這十餘年來學習音樂的經過情形。然而當他拿起筆來的時候，便大為躊躇，因為他深知家裏的人決不能明瞭他學習西洋音樂的旨趣。在他姊丈吳大椿最近一年來寫給他的兩封信上，便可以看出許多誤解的痕迹。大椿與他總算是最要好的，尚且不能充分了解他，其餘的人也就不用提啦。

然而除了寫信給大椿解釋一切，也沒有較好的辦法，於是他那封寫給大椿的長信畢竟帶着解釋一切的重要使命寄到中國北京。

大椿是一位年近四十，北京女高師的中國文學教授，矮胖的身裁，雪白的面龐，披着滿頭的長髮，他那圓模而又略具方形的臉上總是架着一副大眼鏡。仲眉，擠眼，搖頭，掉臂，都是他說話時的慣態。尤

其是那擠眼的習慣，總改不了。他說三句話，至少要擠上五六次眼，好像是必得要閉一閉眼睛，用目光反照着自己的靈魂，方纔能夠將他深藏心底的思想和情緒譯成語言，如水一般，滔滔滾滾，流出口來。有幾個特別聰明的女學生，時常很有把握的說，在上課的時候，祇要看見吳老師擠眼的次數愈多，他的講演必定愈有精彩。

這有一層，大椿是個多愁善感的詩人，時常爲了別人的不如意事，私自擔憂。可是他煩悶的結果，往往是借詩發洩。在他的詩稿完成以後，便也忘卻了他原來所擔憂的事，除非是他又得了一個收集詩料的機會，決不肯自討苦喫，感發任何愁悶。

但是他爲了仲琦的久留瑞士，爲了蘇女士的來歸柳家，確實擔着無限的憂慮。詩人往往免不了某種缺點，大椿有些膽怯，不是我們應該老實說，他確是異常的畏懼他的夫人，吳師奶奶；並且間接也怕他的丈母，柳老太太。他曾經竭力反對那種不得仲琦同意，先將蘇女士接過門來的辦法。但是，自從那天，碰了他丈母一個大釘子以後，又接連受了吳師奶奶的嘲笑，甚至於罵他是個書呆子，不識世故，不通人情，他也就失了反對的勇氣，祇好閉着口，搖着頭，擠着眼，走到他那小書房裏，獨自坐在古書堆裏，唉聲嘆氣。

他自從來到北京女高師教書，忽忽已是兩年。然而每逢暑寒兩假回到南邊，在丈母家看見那位勤若操作，忍耐等候的蘇女士，他總覺着難受，因此在寫給仲琦的信上，不免吞吞吐吐漏了些口風。詩人畢竟是詩人，決不甘心承認自己對於世故人情之隔膜，至於人生實際之複雜情形，他更不了解。總而言之，詩人也許難免成了一個不澈底的「書呆子」。他厭惡世俗的糾纏，也並不認識人生的真象，祇曉得用他那副主觀的眼光來視察一切。蘇女士這六七年在柳家的耐勞勤苦，難道不值得我們詩人的頌揚麼？

那一天晚上大椿教完了書，回到楊梅竹斜街寓處，走進房裏，看見桌上放着一封外國信。他知道這是仲琦寄給他的，連忙在燈下拆開那封信來看：

月前連奉兩書，欣悉種種。唯弟所最難索解者，厥爲蘇家表妹之長年寄居我家也。豈姨母病故，無人照料，老母恐其孤寂，令來舍間寄寓者耶？然不如爲之及早擇配，較爲安妥耳。卽請大姊爲母陳之。弟自轉學瑞士後，專習西洋音樂，其艱深奧妙，有難言者。我兄詩人，請以詩喻。音樂實爲無字之詩，舉凡人心雄壯，慷慨，豪邁，憂鬱，悲傷，哀苦，欣悅，憤怒之種種心理，有爲詩所不能盡情傳述者，乃有音樂足以達之，慰之，或鼓舞之。蓋音樂不僅爲怡情悅性之具，樂羣興國，亦將賴之。執謂安生立命之道

不在此中耶？弟對我國古樂尙無研究，歸國後，擬爲詳加整理。至於西洋樂器之複雜奧妙，樂譜之整齊簡明，有爲弟初意所不及料者。然求之十餘年，已略窺門徑。關於西洋音樂原理及歷史之重要書籍，嘗詳加研究，奏樂之技術，亦尙精熟。至製譜一層，乃頗得前輩先生所稱道。古樂府十九首已經弟譯成法文詩，並爲製譜。至工部之從軍行，斷臂翁，太白之烏樛曲行路難，樂天之琵琶行，長恨歌等，現皆已譯成法文詩。擬爲一一分別製譜，蓋欲使西方人士認識我國古代詩歌之精意也。唯弟之敢於嘗試此種偉大工作，得力於弟婦爲多。弟之轉學音樂，已不爲家人所諒解，甚至請求停止官費，迫弟返國。今既與外國女子結婚，當更爲家人所深惡而痛絕矣。然弟爲求藝術完成，爲圖婚姻美滿，且爲感恩報德計，皆萬無舍此他求之理。其詳情容弟於歸國後，爲兄細述之。弟現在歐洲音樂界上，薄有微名，苦學十餘年，勉成一藝，差堪告慰。兄素知我，如能爲弟向家人解釋一切，尤所感也。年內啓程返國，舟過香港時，當先發一電相邀，務懇遲我於滬濱。別來十七年矣，相逢暢敘，快何如之……

大椿忽忽忙忙看完了這封信，便在房裏踱起方步兒來。回的走着，不斷的擠着眼睛，疑慮憂急，種種念頭在他心上纏繞着，使他一籌莫展。他祇是覺得陷溺在迷霧裏一般，眼前漆黑，越走越快，跑馬似的在房裏旋轉，最後竟跌倒在牀上。恐慌挾着無限的重量，橫壓在他的身上。



其實爲仲琦解釋誤會，大椿確是個唯一相當的人。不過在大椿看來，這種誤會已經成爲不可解釋的了。而且他深知自己的弱點，絕對不能也不敢擔負這種重要的使命，祇好簡單擬了一封回電，催促仲琦從速回國。

大椿就在那一年寒假中，回到南京來。每逢到他丈母柳老太太家去的時候，他更外顯出膽怯的神情。祇要柳老太太問起仲琦的消息，他便嚇得說不出話來。在這種情形之下的頻頻擠眼當然不是爲暢發議論的準備。也許他是因爲怕看見丈母臉上的怒容，祇好用這短時間的閉眼方法，來掩蓋自己的恐慌。據說他那年寒假雖在南京小住四十天，一共祇到丈母家去過三次：第一次是回家那天，到府請安；第二次却是拜年；第三次乃是辭行北上。並且時間是都很短促的。

蘇女士看見大椿這副惘恍神情，也就有些感覺不安。她私的推測，是由仲琦失蹤而疑心到病故。經過長時期的恐懼與憂慮，最後方纔提起勇氣，決意要向大椿探問個明白。她借故來到大椿家裏那一天，恰好是吳師奶奶到鄰居張嫂子家裏打牌去了，大椿一個人坐在書房裏看書。

「姊夫沒有出去麼？寒假回來，應該休息休息，還是這樣用功。」

「哦，表妹，請坐，請坐。隨便看看書，這那能算是用功啦。」

蘇女士在大椿對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擡起她那雙滿含憂愁的目光望了大椿一眼，頓時使他慌得心跳。預料的悲劇，在他眼前，好像快要揭起臺幕，開始表演。大椿低下頭去，不敢說出一句話來。

「這四五年……二哥音信全無……姊夫，您最近可曾接到他的信？」

「信是有的……他的音樂業已學好了……據說在歐洲很有名氣……大約不久就可以回來了……」

蘇女士一聽這幾句話，滿腹的憂慮全都消滅，便不等大椿再向下說，立即站起來告辭。歡樂的微笑接二連三的在她堆滿紅暈的腮上浮顯着。她走到家裏的時候，還覺得這顆盛滿熱血的心在那兒跳躍不止。

大椿坐在書房裏發呆。

一直等到吳師奶奶打完了十六圈牌，與盡歸來的時候，方發現她丈夫獨自一個人坐在沒有點燈的書房裏嘆氣。

「怪不得我今天打牌要輸錢，大新年裏頭，無緣無故的垂頭喪氣，多麼背晦！書房裏燈也不點，難道你這雙近視眼能在黑暗裏看書作詩不成麼？」

何媽拿了燈來的時候，吳師奶奶方纔看見她丈夫臉上有些淚痕。她扭轉頭，將嘴唇一披，走出書房去。

民國十一年夏季八月二十七日仲琦和他的夫人業已安抵上海。這是一個祕密的榮歸，碼頭上的歡迎者擁擠不開，無數的頭臉，草帽，陽傘，和手巾，在仲琦的眼前閃動。尋覓了許久，最後方纔看見一個矮個兒，披着滿頭長髮，仰着臉，似乎遲疑而又十分注意的對他望着。仲琦一眼望去，就認得是大椿，在郵船靠定碼頭之後，他便先跑下碼頭來，向大椿打招呼握手。一別十七年，他們相見的歡喜，自然是很難表示。微笑代替了語言，在他們的臉上接連浮動。祇是在仲琦給大椿介紹他夫人的時候，大椿的憂慮方纔突然兜上心來，收住了他的笑容。

當晚在旅館裏，仲琦聽見了大椿的種種報告，便整夜不能安眠。第二天和大椿商量的結果，決計接受北京大學的聘書，暫時不回南京。並且約了大椿，提前北上，請他幫忙，共同商決那件他所認謂不容再緩的重要問題。大椿也答應了在一星期以內趕回北京。

大椿在回到家裏的那一天晚上，便被他的夫人盤問。他祇是一味的胡謔，說是到上海去應詩社

年會，決不敢將仲琦婦國的消息走漏。

大椿終日心神不定，恨不能立刻離開南京。避免痛苦，乃是人之常情。目不見，也許心就不煩。大椿之提前北上，一半是爲自私的心理所驅使，一半也是怕他乖巧的夫人尋根究底，問出了原委，惹起大風潮，必定逃避不了柳老太太的責備。他並非不願代人受過，但是他實在畏懼他丈母。何況他老人家向來是瞧不起自己，要是走漏了消息，準得受罪，算來算去，還是一走爲妙。他終於提前上北京去了。

伯珣是個開通的商人，每天早起上茶館看報，已經成了他日常生活的習慣之一種。有一天在新聞報上，偶然發現了北京大學教授會歡迎新聘教授柳仲琦的一段記載，他歡喜非常，立即跑回家去報告他的母親。柳老太太眉笑眼開，輪指一算，點着頭說：

「啊！他這一去，就是整整十七年。你們以爲日子過得真快……但是在我看來，就想過了三四十  
年啦。」

她回過頭來望着立在身後的蘇女士：

「可憐啊，我的孩子，累你也忍耐等了這麼多年。這真應了那句俗語「嬌嫩的新人，等老了成親」呢。」

柳老太太說着，便哈哈大笑。蘇女士也滿心歡喜，漲紅了臉，低了頭，跑出房去。伯珣彷彿是埋怨他二弟似的，提出了一個疑問：

「老二回國，爲什麼不先寄封信來家報告？到了上海，沒有一點信息。走過南京，也不停留。不聲不響的跑到北京去，這真有些可怪！」

「大約是他想先將差事謀好，再回家來。你別怪他，老二是個細心人，不像你，草包一樣，橫衝亂闖。」

柳老太太帶着嘲笑的神情這樣解釋。

一會兒吳師奶奶也趕了回來，助興添趣。柳老太太問起大樁，纔知道他已不辭而去。這又引起了伯珣的疑心。

過了幾天，伯珣接到了大樁從北京寄來的一封快信，於是關於仲奇一切的一切全部說明了。這樣的事，在伯珣看來，實在是過於離奇，並且不合情理。他憤怒極了，便不加思索，從同興米店跑回家裏，將這重要消息宣布了。柳老太太一聽，氣得發抖，嘴裏連聲罵着「反叛！反叛！」並且顛巍巍搖動着滿頭白髮，拍着大腿，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哭着喊：「好像她的小兒子已經是得着暴病死了，那樣感傷。」

似的。房門外站着偷聽的蘇女士，最初還能勉強撐持，終於昏暈過去，摔倒在堂屋裏。

他七八年來所幻想的美夢頓時消滅，因此失去了勇氣。蘇女士終於病倒了，整天睡在牀上癡想。她並沒有哭泣。爲她，眼淚的確不應流出眶外，祇好用來浸濕她的苦心。因爲她的悲傷原來也不是一哭可以完全洩盡的。

檢閱舊日記是蘇女士病中唯一的消遣法。然而她在看完某一段以後，必定要吐出深長而婉轉的嘆息。有時甚至發出大聲的狂笑。

柳老太太因爲突然失去了自己的威權，十分氣餒，也就再不好意思拿出婆婆的架子，時常走過蘇女士房裏，顯出殷勤的神情，問長問短，並且破壞柳家省儉的常例，特別僱了一個老媽子，服侍病人。這也許是老年人多心，怕有意外事發生，不得不加以防備。

「尋死」這個念頭，也曾在蘇女士心中鼓動過幾次，但是「太便利了他」那種反抗的話句，便輕易消滅了她自殺的動機。

日月的消逝，爲臥榻上的病人，和監獄裏的囚犯，特別遲鈍。好不容易，纔由夏而秋，由秋而冬，盼到

了寒假。但是仲琦回家的消息，還是渺然。蘇女士病了四個多月，從前勉強保存的處女美漸漸消失。她本來生得長瘦，現在更顯得細削，鵝蛋臉變成瓜子形，兩腮的酒窩更加縮小，水樣清的眼波，也減少了神采。慘白的臉上，祇有兩頰特別紅得可怕，咳嗽失眠，懶進飲食，昏昏沉沉，終日睡着，並且有時，連話也不願多說。

大椿回家的那一天，就被吳師奶奶埋怨個飽，來到丈母家裏，柳老太太更不輕饒，沒頭沒腦，痛罵一場，甚至於說「他和仲琦串成一氣，欺騙我老人家。如今失掉了兒子，更不希罕個把女婿，從此不許上門。」倒是伯珣替他解圍，將他拉到客堂裏，與他平心靜氣譚話，探問了一番仲琦的近況。

與其說是失望，不如說是「病」改變了蘇女士的本性，或許更爲確當。她在房裏聽見了伯珣和大椿在問壁客堂裏譚話的聲音，便強支病軀，走下牀來，洗了一個臉，穿上皮襖，扶着牆壁，一步一步走到堂屋裏，去會大椿。她祇說了一句「姊夫，你好！」便坐在椅上發喘。大椿看見了這個形容突變，一病至此的蘇女士，也不免一驚。

蘇女士在咳嗽停止以後，漲紅了臉，注視着大椿，帶着哀怨的神情問道：

「他……他……他可是從此就不回家了麼？……我的病是一時不會死的……姊夫……請你

寫信告訴他……我……我……現在仍舊是忍耐的等着他……」

她停頓了一會兒，好像在想什麼心事似的，忽然改變了憤怒的音調：「嚇，他不回來，難道我就不能上北京去找他麼？我就是死，也得死個明白。這監獄似的家庭，再也關不住我了。」

她說着，忽然大笑。這一笑，使大椿伯珣都驚懼得說不出話來。最後還是柳老太太自己來到客房裏，連拉帶扯，將這病人扶進房間去了。

寒假又完了。大椿仍舊照例，不辭而去。仲琦終於沒有回來。蘇女士好像胸有成竹，早已料到這着，也並不失望。反而強自寬解，勉進飲食，因此病勢大減，漸有起色。在窗外院子裏一株紫藤花開放的時候，她已經能夠坐在院子裏曬太陽了。

江南春好，草長鶯飛，蘇女士漸漸恢復了康健，時常邀了鄰家幾個女朋友到外面去走走，散散心。家裏的雜事她再也不願過。柳老太太彷彿是覺得自己有些虧心，也就不便加以管束。

朋友中有一位梁太太和蘇女士尤其要好，對於她不幸的境遇深為憐憫。蘇女士曾經向她再三表示過想要隻身北上，一見仲琦。柳太太總是勸她不可魯莽從事。後來梁太太移居北京，蘇女士必定要和她同行。梁太太終於硬着心腸，堅決拒絕。但是蘇女士業已打定主意，祇問了一聲梁太太啓程的



日期和時間，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那一天由浦口到天津的特別快車業已開行之後，蘇女士忽然在二等車裏出現，立在她好友梁太太的面前，對着她憨笑。梁太太看見她這種堅決的情形，倒爲她十分感傷，流下幾點眼淚。她們倆終於結伴同行向北京去了。

仲琦憑着他精熟的技能，淵博的學問，與誨人不倦的精神，使北大音樂系學生漸漸增進了學習音樂的興趣，並且提高了藝術觀念。而且每逢北京舉行任何盛大音樂會，總缺少不了他鋼琴或提琴的演奏。留寓或遊歷北京的中外音樂家，也時常到他家裏去拜訪請教，仲琦一一給以熱誠的歡迎與滿意的解釋，於是在短時期內，仲琦竟成了一位名滿京都的音樂家。

蘇女士到了北京以後，很容易的就打聽到了仲琦的住址。她屢次走過他的住宅，然而却沒有勇氣去叩門謁見。她有時聽見院牆內傳出的琴聲，也不禁爲之神往，駐足靜聽。最後她竟在北大音樂系報名，做了一個特別生，專選仲琦所授的功課旁聽。

與她別來十七八年的仲琦，業已快近四十歲了，昔日翩翩的美少年，現已成了偉丈夫。他披着滿

頭稀疏不整的長髮，細長的睫毛，遮護着他一雙英俊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上，也偶而架着單片的眼鏡。雪茄煙是不離嘴，而嘴上却留了一簇短鬚，在煙霧中湧現。穿着一身寬大的舊洋服。面上的表情，雖是非常活潑，然而却說着一口辭不達意的生硬中國話。這個完全改變的仲琦，並沒有使蘇女士感發任何新奇的驚詫，因為她最初一眼看見他走近課堂來，便立即認識了這就是她所急欲一見的故人。

女生席上添加了一個三十幾歲的旁聽生，自然不能引起許多同學的注意，但是她聽講的注意，筆記的迅速，以及她雍容的態度，與安詳的舉止，却給與仲琦一個美好的印象。但是他從來沒有向她問過一句話，連她天天帶在書包裏寫着真姓名的上課證，也沒有查看過一次。蘇女士却也未曾提出任何疑問，要求音樂教授給她解釋。她祇是注意望着他面上的表情，聽着他的言論或演奏，一味靜默着，忍耐着坐在那兒領略欣賞。這一兩月來的旁聽，居然逐漸減少了她怨恨的心理，反而增加了愛慕的情意。

有一天，仲琦在講音樂史的課堂上，將悲多汶和華格納兩人的小史互作比較。他提起悲多汶一生為音樂犧牲的精神，便不禁感發許多憤慨；及至說到華格納藝術之完成，却有賴於他的夫人瑪第爾德的贊助與鼓勵，又顯出深為慶欣的喜色。最後說到他自己學習音樂的經過，也就快樂得忘乎其

形說他自己的夫人名字，也就叫作瑪第爾德。在課堂中閃起一片歡笑聲中，女生席上却暈倒了一個旁聽生。及至這位教師走下講臺來慰問她的時候，已經被幾個女同學扶起，攙她走出課堂去。仲琦跟在後面顯出驚訝的神情，看着這個如夢初醒，淚流滿面的女學生，她回過頭來，望着他，低低問道：

「仲琦，你竟完全不認識我麼？」

仲琦呆立在課堂門前，祇是經過一兩秒鐘的沉思，便立即明白了這是什麼一回事。他本來對於蘇女士的一片深情，確是非常感激，然而却未嘗覺到絲毫惶愧之意。今天忽然在這種情境中，重行認識了她，便覺得她是個可憐的被棄者。自己對於這件事，確實有些問心不過。

當晚在家裏用完晚餐以後，仲琦便將一切經過的事實，一句不瞞，告訴了他的夫人，瑪第爾德却並不誤會，祇是連聲說道：「可憐的女子，可憐的女子。」他們倆要想一個妥善的辦法，解決這件困難問題，但是商量了許久，仍舊一籌莫展，最後還是瑪第爾德提議去找大椿來磋商辦法。

大椿接着電話，便趕來了，大家坐定之後，瑪第爾德借故走出客堂去。仲琦便對他苦笑着說道：

「關於那位失走出蹤的蘇家表妹，你近來可待着什麼消息？」

「我兩月前到東城梁家去問過，據說早已搬走，進了什麼學堂，問他家要個住址，又不肯說。各學

校我也託人打聽過，竟毫無消息，我現在正爲這件事擔憂着急。難道你在什麼地方已經見着她麼？」

「我倒會見了她……就在我授課的北大課堂裏。我已從教務處查明了她的住址，小門胡同十二號。想請你看她一次，替我解釋解釋。」

接着仲琦就將今天經過的事故全都告訴了大椿。他一面搖着頭，一面擠着眼，注意的聽着，等仲琦說完之後，他長嘆一聲，站了起來，在客堂裏來回踱着方步兒，低着頭沉思。仲琦却坐在沙發上，吸着雪茄煙望着他。大椿忽然站定，顯出焦急的神情問道：

「這件事你夫人可會知道？」

「我不願瞞她，全都告訴了。」

「如其再引起她的……」

「這一層，你不用憂慮。況且我對於這件事，最初不會知道，到了上海，方纔聽你說起。」

「據說在民國五年裏，伯珣曾經寫信告訴過你的。」

「我發誓也沒有接到這封。最奇怪的是蘇家表妹在我家住了這麼多年，連封信都不寫給我。」

「也許她不好意思……」

「別是啦，我自問沒有欺她，但是她却終於成了個被棄者。我倒很可憐她的遭遇，總得爲她想個辦法纔好。」

「等我明天去看了她，再說罷……」

仲琦堆下一臉苦笑，立了起來和他握手告別。大椿的整個心好像放在荆棘堆裏似的，非常難受。他是爲蘇女士的遭遇感覺痛苦？還是爲自己所擔負這個代人解釋一切的重大責任，加添無限憂慮？那祇有他自己明白。

小門胡同十二號是位置在一個長巷子的盡頭。小小的兩扇紅門上面，各懸着一隻銅環，楊寓的門牌，就掛在靠右的一扇門上。大椿挪着銅環，叩了兩下，門開處，走出一個彷彿聽差似的白鬍老頭子。

「您找誰？」

「請問有一位蘇小姐可住在這兒？」

「不錯，蘇小姐是我們這兒的教書先生。她這幾天正病着呢，咳嗽得很利害，外帶着失紅。昨兒晚

上大夫來瞧過，說怕是肺癆，可就沒法兒治啦。您今天可來得不巧，準不能見客。您改天請過來啦。」

「我是她的親戚……聽說她病啦，特意趕來看她……這兒有張名片，費心給我通報上去。」

於是老頭兒看了一看片子，便一口一聲喊着，「吳先生，您請。」讓他走進了大門，大椿跟在他身後，來到客堂裏坐下。

原來大椿連日奔走，業已打聽明白，這裏的居停主人，楊太太，便是梁太太的胞姊。她家裏祇有兩位女兒，暑假後考進第一女子中學，嫌學校功課太鬆，特意要請一位女先生補授中文，所以梁太太便介紹蘇女士到她家裏，充任家庭教師。除供給宿膳外，每月還送她二十元薪金，賓主甚是相得，師生感情也很好。

大椿等了好一會兒，客堂的一扇門方纔打開，看門的老頭兒先走進來喊道：

「吳先生，我們的太太出來見您。」

接着楊太太走了進來。這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婦人，堆下滿臉的笑容，招呼大椿。

「吳先生，久仰！您請坐。令親的病可真不輕！大夫說得讓她靜養靜養，不能勞動。方纔我正坐在她房裏，聽說您來啦，她很透着高興的神情，說是有幾本日記，要我交給您帶回去看看。改天病好些，再打

電話來請，您寓處有電話麼？多少號？管家，你記上。」

大椿知道今天沒有會見蘇女士的機會，便接過一包日記，捧在手裏，站起身來告辭。在走出客堂的時候，便將自己寓處的電話號碼告訴了那老頭兒，並且抄下楊寓的電話號碼，以便傳話。

他急急忙忙趕回寓處，走進房裏，扭開電燈，打開紙包一看，共有六本厚厚的日記從民國六年五月起至十一年九月止。最後一本，還剩了許多空白的紙張，其餘幾本都是用墨寫得滿滿的繩頭草書。於是大椿帶着好奇心與憐憫的同情，先將第一本日記展開細讀。那第一頁上寫的好像是一篇小序：一年來含羞生活業已過去。終日勞勞，亦不復覺時日之過於冗長。唯夜半夢醒，思母懷人，心潮起伏，無以抑止。因念憂能傷人，宜自寬解。寫日記，或亦遣愁之一法也。伊人歸來，展閱一笑。此中苦辛，便得報矣。（民國六年四月四日補序）

大椿這纔想起了民國六年四月四日是蘇女士來到柳家的週年紀念日，接着再看那第二頁上的一段段日記：

今日晴，單衣覺暖。午後洗衣井邊，適有雙燕掠余飛過，駐足梁上，喃喃唱語，似不忍分飛者。燕燕，爾究作何語耶？翩翩與共，翱翔自如，亦何樂也。（五月一日）

坐候至深夜，母始歸來。今晚搏戰得勝，給予一元，謂是分紅。孤兒無依，得姨爲姑，竟得垂憐，深自慶幸。雖偶受叱責，不敢怨也。（二日）

大椿看見前面記的都是些瑣碎的事實，便接連翻過十幾頁，找到六月份得了仲琦學習音樂的消息之後，所寫的幾段日記來看：

予嘗聞諸呂師，西洋音樂自十九世紀末葉以來，已告大成。名家輩出，樂譜益多，洋洋大觀，不止繞梁。唯樂理艱深，樂器複雜，欲求有成，大非易事。琦兄不避繁難，選習音樂，此種精神，誠可拜服。然爲問歸期，終恐益遠矣。（六月二十一日）

予曩在校，曾習簫笛。偶於月下，一奏弄之，亦足抒情。唯笛音激越，而簫聲幽沉。心懷於邑，似宜弄簫，以自慰勉。意志頹喪，則應奏笛，藉以振作。嘗謂言爲心聲，見非確論。蓋神思無形，文字徵實。無形者易於變幻，徵實者難於追敘。故曰：『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每誦杜詩懷人諸作，輒覺其離衷縷縷，未盡萬一。自杜以下，更何足論。心之思也，神妙莫測。肅然致志，視過萬里。飄然遠引，情越山河。意態甯靜，磐石不足喻其安定。奇趣橫生，流泉何能比其飄逸。憤恨填膺，則如火焰中燒。愁怨入懷，乃似肝腸欲斷。凡此種種，又豈文字所能盡述。無已，則唯有求之於音樂。蓋音樂之爲物，玄秘



奧妙，有爲文字所不能及者。心有所感，則聲亦隨之。遊子思鄉，嘗奏懷歸之曲；閨婦怨別，豈作歡聚之歌。因知音樂不獨感入，亦可用以自寫心曲，然則琦兄之習音樂，豈有深意存於其間乎？（二十二日）

今日晴，侍母步行至吳姊丈家打牌。午飯後，兩姪入塾。予獨坐感寂，因取簫笛奏弄以自娛。所藏舊歌譜，似皆不洽意，因取唐詩絕句及宋詞小令中之佳作，配以工尺。按字句之飛沉，以定聲調之抑揚，亦復成腔，頗能近似。得此解愁，中心竊喜，然此種杜撰樂譜，本不值大雅一顧。他日琦兄見之，必笑予爲妄也。（二十三日）

來看：

大椿連看了幾段，自覺眼中有些潤濕，便長嘆一聲，放下了這第一本日記，抽出另一本，隨意翻開

數月前，自吳姊丈處，借得林譯小說數種。偶讀華盛頓歐文所著大食故宮餘戴，頗感意趣。猶憶某國王壯時，嘗爲美女所苦。及老，復恐其子之罹於情網，不能自拔也，乃置太子於苦塔中，擇嚴師以教之。唯太子苦寂，因攜所蓄鸚鵡以俱。無何，太子少壯，時值穠春塔外，姪紫嫣紅，萬花爭豔，幽涼清揚，百鳥競鳴，於是憂來無端，時發長嘆。師懼，詢以所苦。太子對曰：『適有難題，不能自解，頗爲悶悶。幸師告我，何謂情愛？』師噙目橋舌，不知所答。太子乃顧目鸚鵡，因作人言，對曰：『情愛者，爲義深妙，難於

詮釋。如加解喻，亦復易曉。蓋獨一則孤寂，成雙則美滿，攢三則爭端起矣。」太子大喜……身居深閨，何異古塔，及聞此言，發人深省。海外遊子，置身異國，豈獨感寂，亦復懷人。凡彼所苦，初不視予爲減也。

「一」之於「雙」，苦樂懸殊，何啻天壤。「三」之爲狀，則非所敢詳矣。（八年九月十日）

大椿看了這一段，祇是搖頭。忽然看見書頭上另外還加了「今攢三矣，奈何奈何！」幾個字，知道這是蘇女士去年在病中補注的，也不免低聲說了一句奈何奈何。於是再翻過十幾頁來看，他發現了這樣一段極可注意的日記：

忽忽三年，已成過去。三年之期，不可謂短。屢欲致書琦哥，每因羞於自述而止，且姑亦力阻，謂是多事。詳按琦哥近年家報，似不以予之來歸爲意者。豈因有所顧慮，不願涉筆耶？或竟明知而爲故昧乎？彼固多情，證以曩日對予好感，則似不應忽略至此。爲問歸期未有期，今唯朝夕盼望琦哥之直接寄書耳。倘彼有函來，自當作復，否則冒昧致書，終恐爲所輕也。然名義既定，理所難移。兩情相洽，無待表白。而書函來往，彌增相思，徒着痕跡，亦亂人意。願予信心堅決，何致相責。忽生疑慮，誠可自愧。唯愛之既深，望之益切，愁苦滿懷，不敢怨也。琦哥知我，終當見憐。（十一月二日）

這一段日記是用鉛筆和指甲印塗損了的，並且在月日後面的空白上，還用鉛筆寫上「自誤耶？」

誤人耶？」幾個小字。這使大椿看了十分感動，不覺落下淚來了。最後他在所看過幾本日記都夾上紙條，預備將來送給仲琦去看。

這是在民國十二年十一月某一天的半夜裏，北京嚴寒。窗外大雪紛飛，房裏雖然有熱氣管，仍舊覺着冷氣逼人。北京大醫院八號房間裏的蘇女士，睡在牀上，一聲不響，動也不動，睜大着眼睛，望着房頂。最近這幾天，病勢增加，並且因為她哭得太多，淚泉似乎已經枯了。嘆息的聲音，也不常聽見，祇是偶而發出帶着哭音的笑聲。在這一種苦笑以後，必定要乾咳一陣，氣喘許久。臉色是雖然白紙一般，然而兩頰卻紅得非常可怕。沈寂佔有了這間病房。

正當仲琦同大椿走進病房來的時候，她覺着眼前一亮，注意望着走近牀邊的仲琦，掙扎了許久，伸出她乾瘦的小手，握着他的衣角，帶着嗚咽的聲音，斷續說道：

「這是命哪……我最恨的事……是我沒有見過……你的夫人……請你告訴我……她是怎樣美……好的婦人。」

「妹妹，你靜養着罷。這件事我在外國始終沒有知到，至於她，不過是一個尋常的婦人，並不是美

女。況且我曾經一度拒絕過她的愛情，逃亡到……」

「那些事……前幾天……姊夫已對我說過……不用再提哪……我決不怨你……你的音樂已經大成……我就滿足了……我的病是肺癆……決不會好的了……你來看我……是有危險的……你夫人……可知道？」

「你不必這樣多心。關於你的事，她完全知道。並且我將你的日記也撮要譯成法文，念給他聽。」

「好……你走罷……代我……謝謝她……我還有……一個要求……你可答應我？」

「你說罷……無論什麼，我都可以答應你。」

「……………」

蘇女士一陣乾咳，竟說不出話來。一點二點明珠似的眼淚，在她瘦削的臉上亂滾。仲琦惘然低頭，揩着眼淚。大樁一壁搖著頭，一壁擠着眼，淚點滴在他的皮馬褂上面。她導著手，指着門，要他們走出去。看護給他們倆扭開了房門。

第二天下午，仲琦從音樂會出來，攜帶着他的四絃提琴，順便到醫院來看蘇女士。她看見那樂器，便要仲琦爲她一奏悲多汶的別離曲。得了醫生的許可，仲琦祇好依從她。蘇女士仰臥着，含着笑，流着

淚靜靜的領略那悲涼的音調。在仲琦奏完以後，她感嘆說道：

「謝謝你……琦哥……我如今……雖死無恨……你走罷……不必……再來看……永別了……」

傷感的仲琦被醫生扶出病房之後，伏在樓梯的欄干上，哭了好一會兒，神思恍惚，走回家去。她的提琴竟遺忘在北京大醫院的八號病房裏。

時候是已在半夜裏了。蘇女士的乾咳雖已暫止，但是氣喘却是更加利害，肺部起伏不定，呼吸困難，積在肺管裏面的厚痰，好像是在慢慢的抽動，汨汨有聲。醫生給她打了一針強心劑，方纔稍爲安定。她向看護要求將她扶了起來，坐在牀上，又指着那倚在門邊，盛着提琴的皮盒，顛巍巍的做着手勢，意思是看護將皮盒打開，取出提琴交給她。

她顯出一臉的慘笑，雙手抱着提琴，放在懷裏，俯下頭去，將她枯焦的嘴唇，重複吻着那幾根琴絃，迸出她最後的眼淚，點點滴滴灑在提琴上，琴絃被觸，發出輕幽的響聲，微微的顫動着，似乎是向她低聲蜜話，安慰這個不幸的被棄者。

她悲傷之餘，忽然想到自身的被犧牲，完全是音樂作祟，憤怒之極，恨不得將提琴打碎，方纔快意。及至轉念一想，音樂如同是仲琦的靈魂一般，提琴就是他的生命，便覺不忍，怒氣立即平息。於是抱緊了提琴，斜偎在自己的胸前，將頭倚在琴柄上，任憑那稀少零落的眼淚，順流下來。無論如何氣喘，她也不顧，彷彿是要用盡她最後的力量，撐持着，掙扎着，欣賞，把玩，她始終追求而竟獲得的寶物。一直等到她眼前金星亂濺，一陣陣的冷氣從鼻孔裏透洩出來，肺部裏劇痛加緊如同被鞭打似的，她纔鬆手，放了提琴。於是看護扶她躺臥下去，重行將提琴放在皮盒裏，蘇女士望着她，似乎是表示謝意向她一笑。

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小說月報）

# 殘春

郭沫若

(一)

壁上的時鐘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灣水映在太陽光下，就好像一面極大的分光圖，畫分出無限層彩色，幾隻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對着這種風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載酒的遺事，恨不得攜酒兩瓶，坐在那明帆之下盡量傾飲了。

正在我凝視海景的時候，樓下有人扣門，不多一刻，曉芙走上樓來，說是有位從大阪來的朋友要面會我，我想我倒有兩位同學在那兒的高等工業學校肄業。一位姓黎的已經回了國，還有一位姓賀的我們素常沒通過往來，怕是他來訪我來了，不然，便會是日本人。

我隨同曉芙下樓，遠遠瞥見來人的面孔，他纔不是賀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膚，平滑無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們祖先傳來的一種烙印一樣，早使我知道他是我們黃帝子孫了。並且他顏面細長，他

的隆準占據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領上又還露出一半自由無領的鱗鱗，所以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好像一隻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門前，他遞一張名片給我，我拿到手裏一看，恰巧纔是「白羊」兩字，到使我幾乎失聲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見後，他立在門次便向我說道：

「你我雖是不曾見過面，但是我是久已認得你的人。我的同學黎君，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他常常談及你。」

幾年來不曾聽見過四川人談話了，聽着白羊君的聲音，不免隱隱起了一種戀鄉的情趣。他又接着說道：

「我是今年纔畢業的，我和一位同學賀君，他也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同路歸國。」

「賀君也畢了業嗎？」

「他還沒有畢業。他因為死了父親，要回去奔喪。他素來就有些神經病，最近聽得他父親死耗，他更好像瘋狂了的一般，見到人就磕頭，就痛哭流涕，我們真是把他沒法。此次我和他同路回國，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時常走去看顧他。我們到了門司，我因為要賣些東西，我便一個人上岸去了。留他一人



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時候，我纔曉得他跳了水。」

「哦！跳了水，」我吃驚地反問了一聲。

白羊君接着說道：「倒幸好有幾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撈鉤把他鉤出了水來。我回船的時候，正看見他們在岸上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漸漸地甦醒轉來了。水手們向我說，說他跳水的時候，脫了頭上的帽子，高舉在空中畫圓，口中叫了三聲萬歲，便撲通一聲跳下海裏去了。」白羊君說到他跳水的光景，還用同樣的手法身勢來形容，就好像逼真地親眼見過來的一樣。

「但是船醫來檢驗時，說是他熱度甚高，神經非常興奮，不能再遠洋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纔決計把他抬進就近的一家小醫院裏去，我的行李通同放在船上，我也沒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齊進了病院了。入院已經三天，他總是高熱不退，每天總在攝氏四十度上下，說是尿裏又有蛋白質，怕是肺炎，腎臟炎，羣炎併發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們在門司又不熟，很想找幾位朋友來幫忙。明治專門學校的季君我認得他，我不久要寫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說起你來，說是「能得見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纔特地跑來找你。」

白羊君好容易纔把來意說明了，我纔請他同我上樓去坐，因為往門司的火車要六點多鐘纔有，

我們便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飯再同去，曉芙便往灶下去弄飯去了。

好像下了一陣驟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樣，白羊君一上樓把他剛纔的焦灼，好像忘在腦後去了。他走到窗邊去看望海景，極口讚美我的樓房。我又踱去踱來，看我房中的壁畫，看我壁次的圖書。

他問我：「聽說你還有兩位兒子，怎麼不見呢。」

我答道：「鄰家的媽媽把他們引到海上玩耍去了。」

我問他：「何以竟能找得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一位同學告訴我的。我從博多驛下車的時候，聽說這兒在開工業博覽會，我是學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覽會來，在第二會場門首無意之間纔遇着你一位同學，我和他同過船，所以認得。是他告訴了我，我照着他畫的略圖找了來。你這房子不是南北向嗎？你那門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坐社神，並且我看見你樓上的桌椅，我就知道是我們中國人的住所了。（日本人一般不用桌椅）不是你同學告訴我的時候，我還會到你學校去問呢。」

我同他打了一陣閑話，我告了失陪，往樓下去幫曉芙弄飯去了。

六點半鐘的火車已到，曉芙攜着一個兒子，抱着一個兒子，在車站上送行。車開時，大的一個兒子，要想跟我同去，便號哭起來，兩隻腳兒在月台上蹴着如像踏水車一般。我便跳下車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車去，車已經開遠了，母子三人的身影還佇立在月台上不動。我向他們不知道揮了多少回數的手，等到火車轉了一個大灣，他們的影子纔看不見了。火車已飛到海岸上來，太陽已西下，一天都是鮮紅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淚。我回過頭來，看見白羊君脫帽在手，還在向車站方面揮舉，我禁不着想起賀君跳海的光景來。

——可憐的是賀君了！我不知道他爲什麼要跳海，跳海的時候，爲甚麼又要脫帽三呼萬歲，那好像在這現實之外有甚麼眼不能見的「存在」在誘引他，好像 *Odysseus* 聽着 *Sirens* 的歌聲一樣。

——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離，要算是破題兒第一夜了。我的兒子們今晚睡的時候，看見我沒有回家；明朝醒來的時候，又看見我不在屋裏；怕會疑我是被甚麼怪物捉了去呢。

——萬一他是死了的時候，那他真是可憐！遠遠到得海外來最終只是求得個死……

——但是，死又有甚麼要緊呢？死在國內，死在國外，死在愛人的懷中，死在荒天曠野裏，同是閉着眼睛，走到一個未知的世界裏去，那又有甚麼可憐不可憐呢？我將來是想死的時候，我想跳進火山口

裏去，怕是最痛快的一個死法。

——他那悲壯的態度，他那凱旋將軍的態度，不知道他願不願意火葬？我覺得火葬法是最單純，最簡便，最乾淨的了。

——兒子們怕已經回家去了，他們回去，看見一樓空洞，他們會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車中，種種想念雜然而來。白羊君坐在我面前，脛癱着嘴唇微笑，他看見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話來。

他說：賀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說過他自己是「龍王」呢。」

「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時候了，我們都是住在海岸上，賀君有一天早晨在海邊上捉了一個小魚回來，養在一個大碗裏面。他養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裏去放了，他跑來向我們指天畫地的說，說他自己已龍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魚，原來是條龍子。他一放了下去，他一放了下海去，四海的魚鱗都來朝賀來了，我們聽了好笑。」

「恐怕他在說笑話罷？」

「不然，他諸如此類癡癡識倒的事情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嗇家，但是他却肯出多少子錢去買許多畫幅。裝飾得一房間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兩禮拜的課，我們以為他病了，走去看他時，他纔在關着門畫畫。」

「他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選呢！我驚異地說了，又問道：『他畫的畫究竟怎麼樣？』」

白羊君說道：「我也不曉得他的好歹，不過他總也有些特長，他無論走到甚麼地方去，他便要檢些石子和蚌壳回來，在書案上擺出那地方的形勢來做裝飾。」

白羊君愈見談出賀君的逸事來，我愈覺得他好像是位可以驚異的人格。我們從前在中學同學的時候，他在下面的幾班，我們不幸也把他當作弱小的低能兒視了。我們這些只曉得穿衣吃飯的自動木偶，爲甚麼偏會把異於常人的天才，當成狂人，低能兒，怪物呢？世間上爲甚麼不產出一些狂人怪物來呢？

火車已經停止過好幾站了。電燈已經發了光，車中人不甚多，上下車的人也很少，但是紙烟的烟霧，却是充滿了四隅。乘車的人好像蒙了一層油糊，有的一人占着兩人的座位。側身一倒，硬捲臥起來，有的點着頭兒如像在滾南瓜一樣，車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漸漸轉入虛無裏去了。

Moji! Moji!

門司到了，月台上叫站的聲音分外雄勢。

門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諸鐵道的終點。我們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網脈葉，南北縱走諸鐵道就譬如比是葉脈，門司便是葉柄的結扎處，便是諸葉脈的總匯處。坐車北上的人到此處都要下車，要往日本本島的，或往朝鮮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關或釜山出發。

木履的交響曲！這要算是日本停車場上下車時特有的現象了。堅硬的木履踏在水門汀的月台上，匯成一片雜亂的燥音，就好像有許多馬蹄的聲音，我當時以為日本帝國真不愧是軍國主義的楷模，各地停車場竟都有若干馬隊駐劄。

我同白羊君下了車，被這一片音樂，把我們冲到改扎口去。驛壁上的掛鐘長短兩針恰好在第四象限上成一個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驛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許多街道和側巷，彼此都沒有話說。最後走到一處人家門首，白羊君停了步，說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兩層の木造街房，與其說是病院，甯肯說是下宿，只有門外掛

着一道輝煌的長銅牌，上面有黑漆的「養生醫院」四字。

賀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樓下，是間六舖蓆子的房間。正中掛着一盞電燈，燈上罩着一張紫色包單，映射得室中光景異常慘淡。一種病室特有的奇臭，熱氣，石炭酸氣，酒精氣，汗氣，油紙氣……種種奇氣的混淆。病人睡在靠街的窗下。看護婦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脈。我們進去時，她點頭行了禮，請我們往鄰接的側室裏去。

側室是三舖蓆子的長條房間，正中也有一盞電燈，靠街窗下有座小小的矮桌，上面陳設有鏡匣和其他杯瓶之類，房中有脂粉的濃香。我們屏息一會，看護婦走過來了。她是中等身材，細巧的面龐。

——這是S姑娘。

——這是我的朋友愛牟君。

白羊君替我們介紹了，隨着便問賀君的病狀。她跪在蓆上把兩手疊在膝頭低聲地說：

「今天好得多了。體溫完全平復了。剛纔檢查過一次，只不過七度二分。（攝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略語）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後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還有些興奮，剛纔纔用了催眠藥，睡下去了。」

她說話的時候，愛把她的頭兒偏在一邊，又時時愛把她的眉頭繃成「八」字，她的眼睛很靈活，暈着粉紅的兩頰表示出一段處子的誇耀。

我說道：「那真託福極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是其他的急性傳染病，那就不容易望好呢。」

「真的呢。——倒是對不着你先生，你先生特地遠來，他纔服了睡藥。」

「病人總得要保持安靜纔好……」

白羊君插口說道：「S姑娘你不曉得，我這位朋友，他是未來的 Doctor，他是醫科大學生呢！」

「哦！愛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歡學醫的人。你們學醫的人真好！」

我說：「沒有什麼好處，只是殺人不償命罷了。」

「啊啦！」她好像注意到她的聲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那有……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四)

辭出醫院，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過了。上樓，通過一條長長的暗道，纔走進了白



羊的寢室，扭開電燈時，一間四鋪半的小房出現，兩人都有些倦意，白羊君便命旅館的女僕開了兩牀鋪陳，房間太窄，幾乎不能容下。

我們睡下了。白羊君更和我談了些賀君的往事，隨後他的話柄漸漸轉到S姑娘身上去了。他說他喜歡S姑娘，說她本色，說她是沒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說她是生在美國，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國的，說她是由日本領事館派人送回國的，回日本時纔三歲，由她叔母養大，從十五歲起便學做看護婦。已經做了三年了，說她常常說是肺尖不好，怕會得癆症而死……他還說許多話，聽到後來我漸漸模糊，漸漸不能辨別了。

門司市北有坐尖銳的高峯，名叫筆立山，一輪明月，正高高現出在山頭，如像倒打一個驚嘆的符號（！）一樣。我和S姑娘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門司全市，魚鱗般的屋瓦，反射着銀灰色的光輝。赤間關海峽與盡間繁湊的景像迥然改觀，幾隻無烟的船舶，如像夢中的鷗鷺一般，浮在水上。燈火明迷的彥島與下關海市也隱隱可見。山東北露出一片明鏡般的海面來，那便是瀨戶內海的西端。——山頭有森森的古木，有好事者樹立的一道木牌，橫寫着「天下奇觀在此」數字，有茶亭酒店供遊人休息之所。我和S姑娘登上山頂，在山後面着瀨戶內海的一坐茶亭內坐下，對面坐下賣茶的媽媽已經就

了寢，山上一人也沒有，除去四山林木蕭蕭之聲，甚麼聲息也沒有。S姑娘的面龐，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分外現出一種蒼白的顏色。從山下登上山頂時，彼此始終無言，便是對坐在茶亭之中，也是互相默默。最後她終耐不過岑寂，她把花蕊般的嘴唇破了：「愛牟先生你是學醫的人，醫治肺結核病，到底有甚麼好的方法沒有？」說時聲音微微有些震顫。

「你未必便有那種病症，你還要寬心些的好。」

「我一定是有的，我夜來每每出盜汗，我身體漸漸消瘦，我時常無端地感覺倦怠，食慾又不進，並且每月的……」說到此處她忍着不說了，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說月經不調，但是我也不便追問。我聽了她說的這些症候，都是肺結核初期所必有的，更加以她那腺病質的體格，她是得了這種難治的病，症斷然無疑，但是我也不忍斷言，使她失望。只得說道：

「怕是神經衰弱罷，你還該求個高明的醫生，替你診察。」

「我的父母聽說都是得的這種病症死的，是死在桑佛朗西司戈。我的父母死時，我纔滿三歲，父母的樣子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一些影子，記得我那時候住過的房屋，比日本的要宏壯得許多。這種病症的體質，聽說是有遺傳性的。我自然是不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得……早死，我也好……好少受些

這人世的風波。」她說着說着，便掩泣起來，我也暗暗哀心，無法可以安慰她的哀切。沈默了半晌，她又說道：

「我們這人真是有些難解。譬如佛家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這個我們明明知道，但是我們對於生的執念，却是日深一日。就譬如我們嗑葡萄酒一樣，明明知道醉後的苦楚，但是總不想停杯……愛牟先生！你直說罷！你說像我這樣的廢人到底還有生存的价值沒有呢……」

「好姑娘，你不要過於感傷了。我不是對着你奉承，像你這樣從幼小而來便能自食其力的，我們對於你，倒是漸愧無地呢！你就使有甚麼病症。總該請位高明的醫生診察的好，不要空自擔憂，顛轉有害身體呢！」

「那麼，愛牟先生你就替我診察一下怎麼樣？」

「我還是未成林的荀子呢！（日本稱庸醫爲竹藪）」

「啊啦，你不要客氣了！」說着便緩緩地袒出她的上半身來，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彫像，她驀着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壳的蒞菱，胸上的兩個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兩朵未開苞的薔薇花蕊。我忙立起身來讓他坐，她坐下，把她一對雙子星，圓睜着望着我。我擦暖我的兩手，正要

去診打她的肺尖，白羊君氣喘吁吁地跑來，向我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愛牟！愛牟！你還在這兒逗留！你的夫人把你兩個孩兒殺了！」

我聽了，魂不附體地一溜烟便跑回我博多灣上的住家。我纔跑到門首，一地都是幽靜的月光，我看見門下倒睡着我的大兒，身上沒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鮮血。我渾身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又回頭看見門前井邊，倒睡着第二的一個小兒，身上也是沒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是四肢還微微有些蠕動，我又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抱着兩個死兒，在月光之下，四處竄走。

「啊啊！啊啊！我縱使有罪，你殺我就是了，爲甚麼要殺我這兩個兒子！啊啊！啊啊！這種慘劇是人所能經受的嗎？我爲甚麼不瘋了去死了去喇！」

我一面跑，一面亂叫，最後我看見我的女人散着頭髮，披着白色寢衣，跨在頭樓的扶欄上向我罵道：

「你這等於零的人！你這零小數點以下的人！你把我們母子丟了，你把我們的兩個兒子殺了，你還在假猩猩地作出慈悲的樣子嗎？你想死，你就死罷，上天叫我來誅除你這無賴之徒！」

說着，他便把手中血淋淋的短刀向我投來，我抱着我的兩個兒子一齊倒在地上——

驚醒轉來，我依然還在抽氣，我渾身都是汗水，白羊君的鼾聲，隣室人的鼾聲，遠遠有汽笛和車輪的聲響。我把白羊君枕畔的表來看時，已經四點三十分鐘了，我睡着清理我的夢境，依然是明明顯顯地沒有些兒模糊啊！這簡直是Narda的悲劇了；我再也不能久留，我明朝定要回去，定要回去！

(五)

旅舍門前橫着一道與海相通的深廣的石濠，濠水作深青色，幾乎要與兩岸齊平了。濠中有木船數艘，滿載石炭，徐徐在水上來往。清冷的朝氣還在市中蕩漾，我和白羊用了早饅之後，要往病院裏去，病院在濠之彼岸，我們沿着石濠走去，渡過濠上石橋時，遇着幾位賣花的媽媽，我便買了幾枝白色的花菖蒲和紅薔薇，白羊君買了一束剪春羅。

走進病室的時候，賀君便向我致謝，從被中伸出一隻手來，求我握手，他說，早聽見君在講，知道我昨晚來了，很說了些對不起的話。我把白菖蒲交給他，他接着把玩了一陣，叫我把來插在一個玻璃藥瓶內，白羊君把薔薇和剪春羅拿到鄰室去了。

我問賀君的病狀，他說已經完全脫體，只是四肢無力，再也不能起床。我看他的神氣也很安閑，再不像有甚麼危險的症狀了。

白羊君走過側室去的時候，只聽得S姑娘的聲音，說道：

「哦送來那麼多的好花！等我摘朵薔薇來簪在髻下罷！」

她不摘剪春羅，偏要摘取薔薇，我心中隱隱感受着一種勝利的愉快。

他們都走過來了。S好像纔梳好了頭。她的髻上果然簪着一朵紅薔薇，她向我道了早安，把三種花兒分插在兩個玻璃瓶內。呈一種非常愉快的臉色。Mabel的悲劇却始終在我心中來往，我不知道她昨晚做的是甚麼夢。我看見賀君已經復元，此處已用不着你久於勾留，我也不敢久於勾留了。我便向白羊君說：說我要乘十點鐘的火車回去。他們聽了，都好像出乎意外。

白羊君說：「你可多住一两天不妨罷。」

S姑娘說：「這麼纔來便要走呢？」

我推諉着我學校有課。並且在六月底有試驗。所以不能久留。他們總苦苦勸我多住一兩天，倒是賀君替我解圍，我終得脫身走了。

午前十點鐘，白羊君送我上了火車，彼此訣別了。我總覺得遺留了甚麼東西在門司的一樣，心裏總有些依依難捨。但是我一心又早想回去看我的妻兒，火車行動中，我時時把手伸出窗外，在空氣中

作舟楫的運動，想替火車加些速度。好容易火車到了，我便飛也似的跑回家去，但是我的女人和兩個兒子，都是安然無恙。我把昨夜的夢境告訴我女人聽時，她笑着說是我自家虛了心，她這個批評連我自己也不能否定。

回家後第三天上，白羊君寫了一封信來，信裏面還裝着三片薔薇花瓣。他說，自我走後，薔薇花兒漸漸謝了，白薔蒲花也漸漸枯了，薔薇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了下來，S姑娘教他送幾片來，替我作最後的訣別。他又說，賀君已能行步，再隔一兩日便要起身回國了，我們只好回國後再見。

我讀了白羊君的來信，不覺起了一種傷感的悽懷，我把薔薇花片夾在我愛讀的 *Shelley* 詩集中，我隨手寫了一張簡單的明信片，寄往門司去：

「謝了的薔薇花兒，

一片，二片，三片，

我們別來纔不過三兩天，

你怎麼便這般憔悴？——

啊，我願那如花的人兒，

「不要這般的憔悴！」

(星雲)



## 過去

郁達夫

空中起了涼風，樹葉噉噉的同雪片似的飛掉下來，雖然是南方的一個小港市裏，然而也很能夠使人感到冬晚的悲哀的一天晚上，我和她，在臨海的一間高樓上吃晚飯。

這一天的早晨，天氣很好，中午的時候，只穿得住一件夾衫，但到了午後三四點鐘，忽而由北面飛來了幾片灰色的層雲，把太陽遮住，接着就括起風來了。

這時候我爲療養呼吸器病的緣故，只在南方的各港市裏流寓。十月中旬，由北方南下，十一月初到了C省城，却巧遇着了O省的政變，東路在打仗，省城也不穩，所以就遷到H港去住了幾天。後來又因爲H港的生活費太昂貴，便又坐了汽船，一直的到了這M港市。

說起這M港，大約是大家所知道的，是中國人應許外國人來互市的最初的地方的一個，所以這港市的建築，還帶着些當時的時代性，有一點中古的遺意。前面左右是碧油油的海灣，港市中，也有一條小山，三面濱海的通衢裏，建築着許多顏色很沈鬱的洋房。商務已經不如從前的盛了，然而富室

和賭場很多，所以處處有庭園，處處有別墅。沿港的街上，有兩列大的榕樹排列在那裏。在榕樹下的長椅上休息着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都帶有些舒服的態度。正因為商務不盛的原因，這些南歐的流人，寄寓在此地的，也沒有那一種殖民地的商人的緊張橫暴的樣子。一種衰頹的美感，一種使人可以安居下去，於不知不覺的中間消沈下去的美感，在這港市的無論那一角地方，都感覺得出來。我到此港不久，心裏頭就暗暗地快定，『以後不再遷徙了，以後就在此地住下去罷。』誰知住不上幾天，却又偏偏遇見了她。

實在是出乎意想以外的奇遇，一天細雨濛濛的日暮，我從西面小山上的一家小旅館內走下來，想到市上去吃晚飯去。經過行人很少的那條P街的時候，臨街的一間小洋房的棚門口，忽而從裏面慢慢的走出了一個女人來。她身上穿着灰色的雨衣，上面張着洋傘，所以她的臉我看見不見。大約是在棚門內，她已經看見了我了——因為這一天我並不帶傘——所以我在她前頭走了幾步，她忽而問我：

『前面走的是不是李先生？李白時先生！』

我一聽了她叫我的聲音，彷彿是很熟，但記不起是那一個了，同觸了電氣似的急忙回轉頭來一

看只看見了襯映在黑洋傘上的一張灰白的小臉。已經是夜色朦朧的時候了，我看不清她的顏面全部的組織，不過她的兩隻大眼睛，却閃爍得厲害，並且不知從何處來的，和一陣冷風似的一種電力，把我的精神搖動了一下。

「你……」我半吞半吐地問她。

「大約認不清了罷！上海民德里的那一年新年，李先生可還記得？」

「噢！你是老三麼？你何以會到這裏來的？這真奇怪！這真奇怪極了！」

說話的中間，我不知不覺的轉過身來逼進了一步，並且伸出手來把她那隻帶輕皮手套的左手握住了。

「你上什麼地方去？幾時來此地的？」她問。

「我打算到市上去吃晚飯去，來了好幾天了，你呢？你上什麼地方去？」

她經我一問，一時間回答不出來，只把嘴唇顫往前面一指，我想起了在上海的時候的她的那種怪脾氣，所以就也不再追問，和她一路的向前邊慢慢地走去。兩人並着默走了幾分鐘，她纔幽幽的告訴我說：

「我是上一位朋友家去打牌去的，真想不到此地會和你相見。李先生，這兩三年的分離，把你的容貌變得極老了，你看我怎麼樣？也完全變過了把？」

「你倒沒有什麼，唉，老三，我吓，我真可憐，這兩三年來……」

「這兩三年來的你的消息，我也知道一點。有的時候，在報紙上也看見過一二回你的行踪。不過李先生，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這真太奇怪了。」

「那麼你呀？你何以會到此地來的呢？」

「前生注定是吃苦的人，譬如一條水草，浮來浮去，總生不着根，我的到此地來，說奇怪也是奇怪，說應該也是應該的。李先生，住在民德里樓上的那一位胖子，你可還記得？」

「嗯……是那一位南洋商人不是？」

「哈，你的記性真好！」

「他現在怎麼樣了？」

「是他和我一道來此地的呀！」

「噢！這也是奇怪！」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哩！」

「什麼？」

「他已經死了！」

「這……這麼說起來，你現在只剩了一個人了啦？」

「可不是麼！」

「唉！」

兩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走到去大市街不遠的三叉路口了。她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打算明天午後來看我。我說還是我去訪她，她却很急促的警告我說：

「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你不能上我那裏去。」

出了P街以後，街上的燈火已經很多，并且行人也繁雜起來了，所以兩個人沒握一握手，笑一臉的機會。到了分別的時候，她只約略點了一點頭，就向南面的一條長街上跑了進去。

經了這一回奇遇的挑撥，我的平穩得同山中的靜水湖似的心裏，又起了些波紋。回想起來，已經是三年前的舊事了，那時候她的年紀還沒二十歲，住在上海民德里，我在寄寓着的對門的一間洋房

裏這一間洋房裏，除了她一家的三四個年輕女子以外，還有二樓上的一家華僑的家族在住。當時我也不曉得誰是房東，誰是房客，更不曉得她們幾個姊妹的生計是如何維持的。只有一次，是我和她們的老二認識以後，約有兩個月的時候，我在她們的廂房裏打牌，忽而來了一位穿着很闊綽的中老紳士，她們爲我介紹，說這一位是她們的大姊夫。老大見他來了，果然就拋棄了我們，到對面的廂房裏去和他攀談去了，於是老四就坐下來替了她的缺。聽她們說，她們都是江西人，而大姊夫的故鄉却是湖北。他和她們大姊的結合，是當他在九江當行長的時候。

我當時剛從鄉下出來，在一家報館裏當編輯。民德里的房子，是報館總經理友人陳君住宅。當時我因爲上海情形不熟，不能另外去租房子住，所以就寄住在陳君的家裏。陳家和她們對門而居，時常往來，因此我也於無意之中，和她們中間最活潑的老二認識了。

聽陳家的底下人說：『她們的老大，彷彿是那一位銀行經理的小，她們一家四口的生活費，和她們一位弟弟的學費，都由這位銀行經理負擔的。』

她們姊妹四個，都生得很美，尤其活潑可愛的，是她們的老二。大約因爲生得太美的原因，自老二以下，她們姊妹三個，全已到了結婚的年齡，而仍找不到一個適當的配偶者。

我一邊在回想這些過去的事情，一邊已經走到了長街的中心，最熱鬧的那一家百貨商店的門口了。在這一個人黃昏細雨裏，只有這一段街上的行人，還沒有減少。兩旁店家的燈火，照耀得很明亮，反照出了些離人的孤獨的情懷。向東走盡了這條街，朝南一轉，右手矗立着一家名叫望海的大酒樓。這一家的三四層樓上，一間一間的小室很多，開窗看去，看得見海裏的帆檣，是我到M港後，去得次數最多的一家酒館。

我慢慢地走到樓上坐下，叫好了酒菜，點着煙捲，朝電燈光呆看的時候，民德里的事情，又重新開展在我的眼前。

她們姊妹中間，當時我最愛的是老二。老大已經有了主顧，對她當然更不能生出什麼邪念來，老三有點陰鬱，不像一個年輕的少女，老四年紀和我相差太遠——她當時只有十六歲——自然不能發生相互的情感，所以當時我所熱心崇拜的，只有老二。

她們的臉形，都是長方，眼睛都是很大，鼻樑都是很高，皮色都是很細白，以外貌來看，本來都是一樣的可愛的。可是各人的性格，却相差得很遠。老大和藹，老二活潑，老三陰鬱，老四——說不出什麼，因為當時我並沒有對老四注過意。

老二的活潑，在她的行動，言語，嬉笑上，處處都在表現。凡當時在民德里住的年紀在二十七八上下的男子，和老二見過一面的人，總沒有一個不受她的播弄的。

她的身材雖則不高，然而也夠得上我們一般男子的肩頭，若穿着高底鞋的時候，走路簡直比西洋女子要快一倍。說話不顧什麼忌諱，比我們男子的同學中間的日常言語還要直率。若有可笑的事情，被她看見，或在談話的時候，聽到一句笑話，不管在她面前的是生人不是生人，她總是露出她的兩列可愛的白細牙齒，灣腰捧肚，笑個不了，有時候竟會把身體側倒，撲倚上你的身來。陳家有幾次請客，我因為受她的這一種態度的壓迫受不了，每有中途逃席，逃上報館去的事情，因此我在民德里住不上半年，陳家的大小上下，却為我取了一個別號，叫我作老二的鷄娘。因為老二像一隻雄鷄，有什麼可笑的事情發生的時候，總要我做她的倚柱，撲上身來笑個痛快。並且平時她總拿我來開玩笑，在衆人的面前，老喜歡把我的不靈敏的動作和說錯的言語重述出來作哄笑的資料。不過說也奇怪，她像這樣的玩弄我，輕視我，我當時不但沒有恨她的心思，並且還時時以為榮耀快樂。我當一個人在默想的時候，每把這些瑣事回想出來，心裏倒反非常感激她，愛慕她。後來甚至於打牌的時候，她要什麼牌，我就非打什麼牌給她不可。萬一我有違反她命令的時候，她竟毫不客氣地舉起她那隻肥嫩的手，拍拍



的打上我的臉來。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責之後，心裏反感到一種不可名狀的滿足，有時候因為想受她這一種施與的原因，故意地違反她的命令，要她來打，或用了她那一隻尖長的皮鞋腳來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夠，踢得不夠，我就故意的說：『不痛！不夠！再踢一下！再打一下！』她也就不客氣地，再舉起手或腳來踢打。我被打得兩頰緋紅，或腰部感到酸痛的時候，纔柔柔順順地服從她的命令，再來做她想我做的事情。像這樣的時候，倒是老大或老二每在旁邊嚇止她，教她不要太過分了，而我這被打責的，反而要很誠懇的央告她們，不要出來干涉。

記得有一次，她要出門去和一位朋友吃午飯，我正在她們家裏坐着閑談，她要我去上她姊姊房裏把一雙新賣的皮鞋拿來替她穿上。這一雙皮鞋，似乎太小了一點，我捏了她的腳替她穿了半天，才穿上了一隻。她氣得急了，就舉起手來，向我的伏在她小腹前的臉上頭上脖子上亂打起來。我替她穿好第二隻的時候，脖子上已經有幾處被她打得青腫了。到我站起來，對她微笑着，問她『穿得怎麼樣？』的時候，她說『右腳尖有點痛！』我就挺了身子，很正經地對她說，『踢兩腳罷！踢得寬一點，或者可以好些！』

說到她那雙腳，實在不由人不愛。她已經有二十多歲了，而那雙肥小的腳，還同十二三歲的小女

孩的脚一樣。我也會爲她穿過絲襪，所以她那雙肥嫩皙白，脚尖很細，後跟很厚的肉脚，時常要作我的幻想的中心。從這一雙脚，我能夠想出許多離奇的夢境來。譬如在吃飯的時候，我一見了粉白油潤的香稻米飯，就會聯想到她那雙脚上去。『萬一這碗裏，』我想，『萬一這碗裏盛着的，是她那雙嫩脚，那麼我這樣的在這裏咀嚼，她必要感到一種奇怪的癢痛。假如她橫躺着身體，把這一雙肉脚伸出來，任我咀嚼的時候，從她那兩條很曲的口唇線裏，必要發出許多真不真假不假的喊聲來。或者轉起身來，也許很命的在頭上打我一下的……』我一想到此地飯就要多吃一碗。

像這樣活潑放達的老二，像這樣柔順蠢笨的我，這兩個人中間的關係，在半年裏發生出來的這兩個人中間的關係，當然可以想見得到了。況我當時，還未滿二十七歲，還沒有娶親，對於將來的希望，也還很有自負心理！

當在陳家起坐室裏說笑話的時候，我的那位友人的太太，也曾向我們說起過。『老二，李先生若做了你的男人，那他就天天可以替你穿鞋着襪了，並且還可以做你的出氣洞，白天晚上，都可以受你的踢打，豈不很好麼？』老二聽到這些話，總是笑着，對我斜視一眼說：『李先生不行，太笨，他不會伺候人。我倒很願意受人家的踢打，只教有一位能夠命令我，教我心服的男子就好了。』在這樣的笑談

之後，我心裏總滿感着憂鬱，要一個人跑上馬路去走半天，才能把胸中的鬱悶遣散。

有一天禮拜六的晚上，我和她在大馬路市政廳聽音樂出來。老大老三都跟了一位她們大姊夫的朋友看電影去了。我們走到一家酒館的門口，忽而吹來了兩陣冷風，這時候正是九十月之交的秋晚的時候，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顫抖着說：『老二！我們上去吃一點熱的東西再回去罷。』她也笑了笑說：『去吃點熱酒罷！』我在酒樓上吃了兩杯熱酒之後，把平時的那一種木訥怕羞的態度除掉了，向前後左右看了一眼，看見空洞的樓上，一個人也沒有，就捱近了她的身邊，對她媚視着，一邊發着顫聲，一句一逗的對她說：『老二！我……我的心，你可能了解我，我，我很想……很想和你長在一塊兒！』她舉起眼睛來看了我一眼，又曲了嘴脣的兩條線在口角上含着播弄人的微笑，回問我說：『長在一塊便怎麼啦？』我大了膽，便擺過嘴去和她親了一個嘴，她竟劈面的打了我一個嘴，把樓下的伙計聽了拍的這一聲大響聲，就急忙的跑了上來，問我們『還要什麼酒菜？』我忍着眼淚，還是微微地笑着對伙計說：『不要了，打手巾來！』等到伙計下去的時候，她仍舊是不改常態的對我說：『李先生不要這樣，下回你若再幹這些事情，我還要打得兇哩！』我也只好把這事當作了一場笑話，很不自然地把我的感情壓住了。

凡我對她的這些感情，和這些感情所催發出來的行為動作，旁人大約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老三雖則是一個很沉鬱，脾氣很特別，平時說話老是陰陽怪氣的女子，對我與老二中間的事情，有時却很出力的在為我們拉攏。有時見了老二那一種打得太狠，或者嘲弄得我太難堪的動作，也着實為我打過幾次抱不平，極婉曲周到地說出話來，非難過老二。而我這不識好醜的笨伯，當這些時候心裏頭非但不感謝老三，還要以為她是多事，出來干涉人家的自由行動。

在這一種情形之下，我和她們四姊妹，對門而住，來往交際了半年多。那一年的冬天，老二忽然與一個新自北京來的大學生訂婚了。

這一年舊曆新年前後的我的心境，當然是感亂得不堪，悲痛得非常。當沉悶的時候，邀我去吃飯，邀我去打牌，有時候也和我兩人去看電影的，倒是平時我所不大喜歡，常和老二兩人叫她做陰私鬼的老三。而這一個老三，今天却突然的在這個南方的港市裏，在這一個人細雨朦朧的秋天的晚上，偶然遇見了。

想到了這裏，我手裏拿着的那枝紙煙，已經燒剩了半寸的灰燼，面前杯中倒上的酒，也已經冷了。糊裏糊塗的喝了幾口酒，吃了兩三筷菜，伙計又把一盤生翅湯送了上來。我吃完了晚飯，慢慢的冒雨

走回旅館來，洗了手臉，換了衣服，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一夜沒有合眼。我想起了那一年的正月初二，老三和我兩人上蘇州去的一夜旅行。我想起了那一天晚上，兩人默默的在電燈下相對的情形。我想起了第二天早晨起來，她在她的帳子裏叫我過去，爲她把掉在地下的衣服檢起來的聲氣。然而我當時終於忘不了老二，對於她的這種種好意的表示，非但沒有回報她一二，並且簡直沒有接受她的餘裕。兩個人終於白旅行了一次，感情終於沒有接近起來，那一天午後，就匆匆的依舊同兄妹似的回到上海來了。過了元宵節，我因爲胸中苦悶不過，便在報館裏辭了職，和她們姊妹四人，也沒有告別，一個人連行李也不帶一件，跑上北京的冰天雪地裏去，想去把我的過去的一切忘了，把我的全部的煩悶葬了。嗣後兩三年來，東飄西泊，却還沒有在一處住過半年以上。無聊之極，也學學時髦，把我的苦悶寫出來，做點小說賣賣。然而於不知不覺的中間，終於得了呼吸器的病症。現在飄流到了這極南的一角，誰想得到再會和這老三相見於黃昏的路上呢！啊，這世界雖說很大，實在也是很小的，兩個浪人，在這樣的天涯海角，也居然再能重見，你說奇也不奇。我想前想後，想了一夜，到天色有點微明，窗下有早起的人經過的時候，方纔昏昏地睡着。也不知睡了幾久，在夢裏忽而聽到幾聲咯咯的扣門聲。急忙夾着被條，坐起來一看，夜來的細雨，已經晴了，南窗裏有兩條太陽光線，灰黃黃的曬在那裏。我含糊地

叫了一聲『進來！』而那扇房門却老是不往裏開。再等了幾分鐘，房門還是不向裏開，我纔覺得奇怪了，就披上衣服，走下床來。等我兩腳剛立定的時候，房門却慢慢的開了。跟着門進來的，一點兒也不錯，依舊是陰陽怪氣，含着半臉神祕的微笑的老三。

『啊，老三！你怎麼來得這樣早！』我驚喜地問她。

『還早麼？你看太陽都斜了啊！』

說着，她就慢慢地走進了房來，向我的上下看了一眼，笑了一臉，就彷彿害羞似的去窗面前站住，望向窗外去了。窗外頭夾一道走廊，遙遙望去，底下就是一家富室的庭園，太陽很柔和的曬在那些未凋落的槐花樹和雜樹的枝葉上。

她的裝束和從前不同了。一件芝蔴呢的女外套裏，露出了一條黑白花絲的圍巾來，上面穿的是半西式的八分短襖，裙子係黑印度緞的長套裙。一頂淡黃綢的女帽，深蓋在額上，帽子的捲邊下，就是那一雙迷人的大眼，瞳人很黑，老在凝視着什麼似的大眼。本來是長方的臉，因為有那頂帽子深覆在眼上，所以看去彷彿是帶點圓味的樣子。兩三年的歲月，又把她那兩條從鼻角斜拖向口角去的紋路刻深了。蒼白的臉色，想是昨夜來打牌辛苦了的原因。本來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的軀體，大約是我自

家的身體縮矮了罷；看起來彷彿比從前高了一點。她背着我呆立在窗前。我看看她的肩背，覺得是比從前瘦了。

「老三！我站在那裏幹什麼？」我扣好了衣裳，向前推近了一步，一邊把右手拍上她的肩去，勸她脫外套，一邊就這樣問她。她也前進了半尺，把我的右手輕輕地避脫，朝過來笑着說：

「我在這裏算賬。」

「一清早起來就算賬？什麼賬？」

「昨晚上的贏賬。」

「你贏了麼？」

「我那一回不贏？只有和你來的那回却輸了。」

「噢，你還記得那麼清？輸了多少？給我那一回？」

「險些兒輸了我的性命！」

「老三！」

「……」

「你這脾氣還沒有改過，還愛講這些死話。」

以後她只是笑着不說話，我拿了一把椅子，請她坐了，就上西角上的水盆裏去嗽口洗臉。  
一忽兒她又叫我說：

「李先生！你的脾氣也還沒有改過，老愛吸這些紙煙。」

「老三！」

「……」

「辛虧你還沒有改過，還能上這裏來。要是昨天遇見的是老二哩，怕她是不肯來了。」

「李先生！你還沒有忘記老二麼？」

「彷彿還有一點記得。」

「你的情義真好！」

「誰說不好來着！」

「老二真有福分！」

「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好久不通信了，前二三個月，聽說還在上海。」

「老大老四哩！」

「也還是那一個樣子，仍復在民德里。變化最多的，就是我吓！」

「不錯，不錯，你昨天說不要我上你那裏去，這又爲什麼來着？」

「我不是不要你去，怕人家要說閑話。你應該知道，阿陸的家裏，人是很多的。」

「是的，是的，那一位華僑姓陸罷。老三，你何以又會看中了這一位胖先生的呢？」

「像我這樣的人，那裏有看中看不中的好說，總算是做了一個怪夢。」

「這夢好麼？」

「又有什麼好不好，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你莫名其妙，怎麼又會和他結婚的呢？」

「什麼叫結婚呀，我不過當了一個禮物，當了一個老大和大姊夫的禮物。」

「老三！」

「……」

「他怎麼會這樣的早死的呢？」

「誰知道他，害人的。」

因爲她說話的聲氣消沈下去了，我也不敢再問。等衣服換好，手臉洗畢的時候，我從衣袋裏拿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二點過了三個字了。我點上一枝煙捲，在她的對面坐下，偷眼向她一看，她那臉神祕的笑容，已經看不見一點踪影。下沈的雙眼，口角的深紋，和兩頰的蒼白，完全把她畫成了一個新寡的婦人。我知道她在追懷往事，所以不敢打斷她的思路。默默地吸了半刻鐘煙，她忽而站起來說：『我要去了！』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已經走到了門口。我追上去留她，她臉也不回轉來看我一眼。竟忽忽地出門去了。我又追上扶梯根前叫她等一等，她到了樓梯底下，纔把那雙黑漆漆的眼睛向我看了一眼，並且輕輕地說：『明天再來吧！』

自從這一回之後，她每天差不多總抽空上我那裏來。兩人的感情，也漸漸的融洽起來了。可是無論如何，到了我想再逼進一步的時候，她總馬上設法逃避，或築起城堡來防我。到我遇見她之後，約莫將十幾天的時候，我的頭腦心思，完全被她攪亂了。聽說有呼吸器病的人，慾情最容易奮興，這大約是真的。那時候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所以那一天的午後，我怎麼也不放她回去，一定要她和我同去。

## 吃晚飯。

那一天早晨，天氣很好。午後她來的時候，却熱得厲害。到了三四點鐘，天上起了雲障，太陽下山之後，空中括起風來了。她彷彿也受了這天氣變化的影響，看她只是在一陣陣的消沈下去。她說了幾次要去，我拚命的強留着她，末了她似乎也覺得無可奈何，就俯伏了頭，儘坐在那裏默想。

太陽下山了，房角落裏，陰影爬了出來。南窗外看得見的暮天半角，還帶着些微紫色。同舊棉花似的一塊灰黑的浮雲，靜靜地壓到了窗前。風聲烏烏的從玻璃窗裏傳透過來，兩人默坐在這將黑未黑的世界裏，覺得我們以外的人類萬有，都已經死滅盡了。在這個沈默的，向晚的，關關的悲哀海裏，不知沈浸了幾久，忽而電燈像雷擊似的放光亮了。我站起了身，拿了一件我的黑呢舊斗篷，從後邊替她披上；再伏下身去，用了兩手，向她的胛下一抱，想乘勢從她的右側，把頭靠向她的頰上去的，她却同夢中醒來似的驀地站了起來，用力把我一推。我生怕她要再跑出門，跑回家去，所以馬上就跑上房門口去攔住。她看了我這一種混亂的態度，却笑起來了。雖則兀立在燈下的姿勢還是嚴不可犯的樣子，然而她的眼睛在笑了，臉上的筋肉的緊張也鬆懈了，口角上也有笑容了。因此我就大了膽，再走近她的身邊，用一隻手夾斗篷的圍抱住她，輕輕的在她耳邊說：

「老三！你怕麼？你怕我麼？我以後不敢了，不再敢了，我們一道上外面去吃晚飯去吧！」

她雖是不響，一面身體却很柔順地由我圍抱。我挽她出了房門，就放開了手。由她走在前頭，走下扶梯，走出到街上去。

我們兩人在日暮的街道上走，繞遠了道，避開那條P街，一直到那條M港最熱鬧的長街的中心，止，不敢並着步講一句話。街上的燈火，全都燦爛地在放寒冷的光，天風還是烏烏的吹着，街路樹的葉子，息索息索很零亂的散落下來，我們兩人走了半天，纔走到望海酒樓的三樓上一間濱海的小室裏坐下。

坐下來一看，她的頭髮已經爲涼風吹亂。瘦削的雙頰，尤顯得蒼白，她要把斗篷脫下來，我勸她不必，並且教伙計馬上倒了一杯白蘭地來給她喝。她把熱茶和白蘭地喝了，又用手巾在頭上臉上擦了一擦，靜坐了幾分鐘，才把常態恢復，那一臉神祕的笑和炯炯的兩道眼光，又在寒冷的空氣裏散放起電力來了。

「今天真有點冷啊！」我開口對她說。

「你也覺得冷的麼？」

「怎麼我會不覺得冷的呢？」

「我以為你是比天氣還要冷些。」

「老三！」

「……」

「那一年在蘇州的晚上，比今天怎麼樣？」

「我想問你來着！」

「老三！那是我的不好，是我，我的不好。」

「……」

她儘是沈默着不響，所以我也不能多說。在吃飯的中間，我只是獻着媚，低着聲，訴說當時在民德里的時候的情形。她到吃完飯的時候止，總共不過說了十幾句話，我想把她的記憶喚起，把當時她對我的舊情復燃起來，然而看看她臉上的表情，却終於是不曾爲我所動。到末了我被她弄得沒法了，就半用暴力，半用含淚的央告，一定要求她不要回去，接着就同拖也似的把她夾上了望海酒樓間壁的一家外國旅館的樓上。

夜深了，外面的風還在蕭騷地吹着。五十枝的電光，到了後半夜加起亮來，反照得我心裏異常的寂寞。室內的空氣，也增加了寒冷，她還是穿了衣服，隔着一條被，朝裏床躺在那裏。我撲過去了幾次，總被她推翻了下來，到最後的一次，她却哭起來了。一邊哭，一邊又斷斷續續的說：

「李先生！我們的……我們的事情，早已……早已結束了。那一年，要是那一年……：你能夠像現在一樣的愛我，那我……我也……不會……不會吃這一種苦的我……我……你曉得……我……我……這兩三年來……」

說對這裏，她抽咽得更加厲害，把被窩蒙上頭去，索性任情哭了一個痛快。我想她的身世，想想她目下的狀態，想想過去她對我的情節，更想想我自家的淪落的半生，也被她的哀泣所感動，雖則滴不下眼淚來，但心裏也儘在酸一陣痛一陣的難過。她哭了半點多鐘，我在床上默坐了半點多鐘，覺得她的眼淚，已經把我的邪念洗清，心裏頭什麼也不想。又靜坐了幾分鐘，我聽聽她的哭聲，也已經停止，就又伏過身去，誠誠懇懇地對她說：

「老三！今天晚上，又是我不好，我對你不起，我把你的真意誤會了。我們的時期的確已經過去了。我今晚上對你的要求的確是卑劣得很。請你饒了我，噢，請你饒了我，我以後永也不再幹這一種卑劣

的事情了，噢，請你饒了我！請你把你的頭伸出來，朝轉來，對我說一聲，說一聲饒了我吧！讓我們把過去的一切忘了，請你把今晚上的我的這一種卑劣的情事忘了。噢，老三！」

我斜伏在她的枕頭邊上，含淚的把這些話說完之後，她的頭還是儘朝着裏床，身子一動也不肯動。我靜候了好久，她纔把頭朝轉來，舉起一雙淚眼，好像是在憐惜我又好像是在怨恨我地看了我一眼。得到了她這淚眼的一瞥，我心裏也不曉怎麼的起了一種比死刑囚遇赦的時候還要感激的心思。她仍復把頭朝了轉去，我也在她的被外頭躺下了。躺下之後，兩人雖然都沒有睡着，然而我的心裏却很舒暢的默默的直躺到了天明。

早晨起來，約略梳洗了一番，她又同平時一樣的和我不微笑了，而我哩，臉上雖在笑着，心裏頭却儘是一滴苦淚，一滴苦淚的在往喉頭鼻裏咽送。

兩人從旅館出來，東方只有幾點紅雲罩着，夜來的風勢，把一碧的長天掃盡了。太陽已出了海，淡薄的陽光曬着的幾條冷靜的街上，除了些被風吹墮的樹葉和幾堆灰土之外，也比平時潔淨得多。轉過了長街送她到了上她自家的門口，將要分別的時候，我只緊握了她一雙冰冷的手，輕輕地對她說：『老三！請你自家珍重一點，我們以後見面的機會，恐怕很少了。』我說出了這句話之後，心裏不

曉怎麼的忽兒絞割了起來，兩隻眼睛裏同霧天似的起了一層蒙障。她彷彿也深深地朝我看了一眼，就很急促地抽了她的兩手，飛跑的奔向屋後去了。

這一天的晚上，海上有一灣眉毛似的新月照着，我和許多言語不通的南省人雜處在一艙裏吸煙。艙外的風聲浪聲很大，大家只在電燈下計算着這海船航行的速度，和到日港的時刻。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日在上海（達夫代表作）



## 命命鳥

許地山

敏明坐在席上，手裏拿着一本八大人覺經，如流水地念着。她底席在東邊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臉上，照得她底身體全然變成黃金的顏色。她不理會日光晒着她，却不歇地抬頭去瞧壁上底時計，好像等什麼人來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會的法輪學校。地上滿鋪了日本花席，八九張小的几子橫在兩邊底窗下。壁上掛底都是釋迦應花底事跡，當中懸着一個卐字徽章和一個時計。一進門就知那佛教底經堂。

敏明那天來得早一點，所以屋裏還沒有人。她把各樣功課念過幾遍，瞧壁上底時計正指着六點一刻。她用手擋住眉頭，望着窗外低聲地說：「這時候還不來上學，莫不是還沒有起床？」

敏明所等底是一位男同學加陵。他們是七八年底老同學，年紀也是一般大。他們底感情非常地好，就是新來底同學也可以瞧得出來。

「鏗鏘……鏗鏘……」一輛電車循着鐵軌從北而來，駛到學校門口停了一會。一個十五六歲

底美男子從車上跳下來。他底頭上包着一條蘋果綠的絲巾；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圍着一條紫色的絲裙；脚下踏着一雙芒鞋；儼然是一位緬甸的世家子弟。這男子走進院裏，脚下底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響。那聲音傳到屋裏，好像告訴敏明說：『加陵來了！』

敏明早已瞧見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對他說：『哼哼，加陵，請你底早安。你來得算早，現在才六點一刻咧。』加陵回答說：『你不要譏諷我，我還以為我是第一早底。』他一面說，一面把芒鞋脫掉，放在門邊，赤着脚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說：『昨晚晚上父親給我說了好些故事，到十二點才讓我去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點。你約我早來，到底有什麼事？』敏明說：『我要向你辭行。』加陵一聽這話，眼睛立刻瞪起來，顯出很驚訝的模樣，說：『什麼？你要往那裏去？』敏明紅着眼眶回答說：『我父親說我年紀大了，書也念夠了；過幾天可以跟着他專心當戲子去，不必再像從前念幾天唱幾天那麼勞碌。我現在就要退學，後天將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說：『你願意跟他去嗎？』敏明回答他：『我為什麼不願意？我家以演劇為職業，是你所知道底。我父親雖是一個很有名，很能賺錢的俳優，但這幾年間他底身體漸漸軟弱起來，手足有點不活動，所以他願意我和他一塊兒排演。我在這事上很有長處，也樂得順從他底命令。』加陵說：『那麼，』

我對於你底意思就沒有挽回底餘地了。」敏明說：「請你不必爲這事納悶。我們底離別必不能長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親和我必要常在這裏演戲。有時到鄉村去，不過三兩個星期就回來。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那裏耽擱八九天。請你放心……」

加陵聽得出神，不隄防外邊早有五六個孩子進來。有一個頑皮的孩子跑到他們跟前說：「請『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對敏明說：「玫瑰花裏的甘露流出來咧。」——他瞧見敏明臉上有一點淚痕，所以這樣說。西邊一個孩子接着說：「對呀！怪不得蜜蜂捨不得離開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攔住。她說：「別和他們胡鬧。我們還是說我們底罷。」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說：「我想你不久也得轉入高等學校，盼望你在念書底時候要忘了我，在休息底時候要記念我。」加陵說：「我決不會把你忘了。你若是不過十天不回來，或者我會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說：「不必如此。我過幾天準能回來。」

說底時候，一位三十多歲的教師由南邊的門進來。孩子們門都起立向他行禮。教師蹲在席上，回頭向加陵說：「加陵，曼摩蟬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現在六點半了，你快去罷。」加陵聽了這話立刻走到門邊，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隨手拿了一把油傘就要出門。教師對他說：「九點鐘就得回來。」

「加陵答應一聲就去了。」

加陵回來，敏明已經不在她底席上。加陵心裏很是難過，臉上卻不露出什麼不安的顏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底書。晌午底時候，那位教師說：「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給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謝過教師，一面檢點他底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裏，他父親婆多瓦底正在屋裏嚼檳榔。一見加陵進來，忙把紅沫唾出，問道：「下午放假麼？」加陵說：「不是。是先生給我的假。因為早晨我跟曇摩婢和尙出去乞食，先生說我太累，所以給我半天假。」他父親說：「哦……曇摩婢在道上會告訴你什麼事情沒有？」加陵答道：「他告訴我，我底畢業期間快到了，他願意我跟他當和尙去。他又說：這意思已經向父親提過了。父親啊，他實在向你提過這話麼？」婆多瓦底說：「不錯，他曾向我提過。我也很願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樣打算？」加陵說：「我現時有點不願意，再過十五六年，或者能夠從他。我想再入高等學校念書，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點西洋的學問。」他父親詫異說：「西洋的學問啊！我底兒，你想差了。西洋的學問不是好東西，是毒藥。你若有了那種學問，你就要貌視佛法了。你試瞧瞧在這裏底西洋人，多半是幹些殺人底勾當，做些損人利己底買賣，和開些誹謗佛法底學校。什麼聖保羅因斯提丟啦，聖約翰海斯苦爾啦，沒

有一間不是誹謗佛法底。我說你要求西洋的學問會發生危險就在這裏。」加陵說：「誹謗與否在乎自己，並不在乎外人底煽惑。若是父親許我入聖約翰海斯苦爾，我準保能持守得住，不會受他們底誘惑。」婆多瓦底說：「我是很愛你底，你要做底事情，若是沒有什麼妨害，我一定允許你。要記得昨天晚上我和你說底話。我想起當日你叔叔和你底白象主提婆底事，就不由得不恨西洋人。我最沉痛底是他們在蠻得勒將白象主擄去；和在瑞大光塔設駐防營。瑞大光塔是我們底聖地，他們竟然叫些行兇底人在那裏住，豈不是把我們的戒律打破了嗎……我盼望你不要入他們底學校，還是清淨淨去打沙門。一則可以爲白象主懺悔；二則可以爲你底父母積福；三則爲你將來往生極樂底預備。出家能得這幾種好處，總比西洋的學問強得多。」加陵說：「出家修行，我也很願意。但無論如何，現在決不能辦。不如一面入學，一面跟着曇摩蟬學些經典。」婆多瓦底知道勸不過來，就說：「你既是決意要入別的學校，我也無可奈何。我很喜歡你跟曇摩蟬學習經典。你畢業後就轉入仰光高等學校罷，那學校對於緬甸的風俗比較的保存一點。」加陵說：「那麼，我明天就去告訴曇摩蟬和法輪學校的教師。」婆多瓦底說：「也好。今天的天氣很清爽，下午你又沒有功課，不如在午飯後一塊兒到湖裏逛逛。你就叫他們開飯罷。」婆多瓦底說完就進臥房換衣服去了。

原來加陵住底地方離綠綺湖不遠。綠綺湖是仰光第一大，第一好的公園。緬甸人叫他做干多支，「綠綺」的名字是英國人替他起的。湖邊滿是熱帶植物。那些樹木的顏色，形態，都是很美麗，很奇異。湖西遠遠望見瑞大光。那塔的金色光襯着湖邊的椰樹，蒲葵，直像王后站在水邊，後面有幾個宮女持着羽葆隨着她一樣。此外好的景緻，隨處都是。不論什麼人，一到那裏，心中底憂鬱立刻消滅。加陵那天和父親到那裏去，能得許多愉快是不消說底。

過了三個月，加陵已經入了仰光高等學校。他在學校裏常常想念他最愛底朋友敏明。但敏明自從那天早晨一別，老是沒有消息。有一天加陵回家，一進門僕人就遞封信給他。折開看時，却是明敏底信。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來，他等不得見父親底面，翻身出門，直向敏明家裏奔來。

敏明底家還是住在高加因路，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底。女僕瑪彌見他推門進來，忙上前迎他說：「加陵君，許久不見啊！我們姑娘前天才回來底。你來得正好，待我進去告訴她。」她說完這話，就速速進裏邊去，大聲嚷道：「敏明姑娘，加陵君來找你呢。快下來罷。」加陵在後面慢慢地走，待要踏入廳門，敏明已迎出來。

敏明含笑對加陵說：「誰教你來底呢？這三個月不見你底信，大概因為功課忙底緣故罷。」加陵

說：『不錯，我已經入了高等學校，每天下午還要到曇摩麟那裏……唉，好朋友，我就是有工夫，也不能寫信給你。因為我抓起筆來，就沒了主意，不曉得要寫什麼才能叫你覺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裏頭。我想你這幾個月沒有信給我，也許是和我一樣地犯了這種毛病。』敏明說：『我猜得不錯，你許久不到我屋裏了，現在請你和我上去坐一會。』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膀上，一面吩咐瑪彌預備檳榔，淡巴菰，和些少細點；一面攜着加陵上樓。

敏明底臥室是在樓西。加陵進去，瞧見裏面底陳設還是和從前差不多。樓板上鋪底是土耳其絨。窗上垂着兩幅很細緻的帷子。她底篋具就放在窗邊。外頭懸着幾盆風蘭。瑞大光底金光遠遠地從那裏射來。靠北是臥榻，離地約一尺高，上面用上等的絲織物蓋住。壁上懸着一幅提婆和率裴雅浴觀劇底畫片。還有好底繡墊散布在地上。加陵拿一個墊子到窗邊，剛要坐下，那女僕已經把各樣喫底東西捧上來。『你嚼檳榔啵。』敏明說完這話，隨手送了一個檳榔到加陵嘴裏，然後靠着她底鏡台坐下。加陵嚼過檳榔，就對敏明說：『你這次回來，技藝必定很長進，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藝術演奏起來，我好領教一下。』敏明笑說：『哦，你是要瞧我演戲來底。我死也不演給你瞧。』加陵說：『有什麼妨礙呢？你還怕我笑你不成快演罷，完了咱們再來談心。』敏明說：『這幾天我父親剛剛教我一套雀翎舞，

打算在湮般節期到比台演奏，現在先演你瞧罷。我先舞一次，等你瞧熟了，再奏樂和我。這舞踏底譜可以借用「達撒羅撒」歌調借用「恩斯民」。這兩枝譜，你都會嗎？」加陵忙答應說：「都會，都會。」

加陵擅於奏「巴拉拉」，他一聽見敏明叫他奏樂，就立刻叫瑪彌把那種樂搬來。等到敏明舞過一次，他就跟着奏起來。

敏明兩手拿住兩把孔雀翎，舞得非常嫻熟。加陵所奏底巴拉拉也還跟得上。舞過一會，加陵就奏起「恩斯民」底曲調，只聽敏明唱道：

「孔雀孔雀！你不必讚我生得俊美；

我也不必嫌你長得醜劣。

咱們是同一個身心，

同一副手脚。

我和你永遠同在一個身裏住着。

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別人把咱們底身體分做兩個，



是他們把自己底指頭壓在眼上。

所以會生出這樣的錯。

你不要像他們這樣底眼光。

要知道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

敏明唱完，又舞了一會。加陵說：「我今天才知道你底技藝精到這個地步。你所唱底也是很

把這歌曲底故事說給我聽。」敏明說：「這曲倒沒有什麼故事，不過是平常的戀歌，你能把裏頭底思聽出來就夠了。」加陵說：「那麼，你這枝曲是爲我唱底。我也很願意對你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他們二人底感情幾年來就漸漸濃厚。這次見面底時候，又受了那麼好的感觸，所以彼此的心裏都承認他們求婚底機會已經成熟。

敏明願意再幫父親二三年才嫁，可是她沒有向加陵說明。加陵起先以爲敏明是一個很信佛法底女子，怕她後來要到尼庵去實行她底獨身主義，所以不敢勸求婚底念頭。現在瞧出她底心志不在那裏，他就決意回去要求婆多瓦底底同意，把他娶過來。照緬甸風俗，子女底婚嫁本沒有要求父母同意底必要。加陵很尊重他父親底意見，所以要履行這種手續。

他們談了半晌，敏明底父親宋志從外面進來，抬頭瞧見加陵坐在窗邊，就說：『加陵君，別後平安啊！』加陵忙回答他，轉過身來對敏明說：『你父親回來了。』敏明待要下去，她父親已經登樓。他們三人坐過一會，談了幾句客套，加陵就起身告辭。敏明說：『你來底時間不短，也該回去了。你且等一等，我把這些舞具收拾清楚，再陪你在街上走幾步。』

宋志眼瞧着他們出門，正要到自己屋裏歇一歇，恰好瑪彌上樓收拾東西。宋志就對他說：『你把那盤檳榔送到我屋裏去罷。』瑪彌說：『這是他們剩下底，已經殘了。我再給你拿些新鮮的來。』

瑪彌把檳榔送到宋志屋裏，見他躺在席上，好像想什麼事情似地。宋志一見瑪彌進來，就起身對她說：『我瞧他們兩人實在好得太利害，若是敏明跟了他，我必要喫虧。你有什麼好方法教他們二人底愛情冷淡沒有？』瑪彌說：『我又不是蠱師，那有好方法離間他們？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麼方法，敏明姑娘必不致於嫁他。因為他們一個是屬蛇，一個是屬鼠的，就算我們肯將姑娘嫁給他，他底父親也不願意。』宋志說：『你說底雖然有理，但現在生肖相剋底話，好些人都不注重了。倒不如請一位蠱師來，請他在二人身上施一點法術更爲得計。』

印度支那間，有一種人叫做蠱師，專用符咒替人家製造命運。有時叫沒有愛情底男女，忽然發生

愛情有時將如膠似漆的夫婦化爲讎敵。操這種職業底人，以暹羅底僧侶最多，且最受人信仰。緬甸人操這種事業底也不少。宋志因爲瑪彌底話提醒他，第二天早晨他就出門找蠱師去了。

晌午底時候，宋志和蠱師沙龍回來。他讓沙龍進自己底臥房。瑪彌一見沙龍進來，木鷄似地站在一邊。她想到昨天在無意之中說出蠱師，引起宋志今天底實行，實在對不起他底姑娘。她想到這裏，就一直上樓去告訴敏明。

敏明正在屋裏念書，聽見這消息，急和瑪彌下來。躡步到屏後，傾耳聽他們底談話。只聽沙龍說：「這事很容易辦。你可以將她常用底貼身東西拿一兩件來，我在那上頭畫些符，念些咒，然後給回她用。過幾天就見功效。」宋志說：「恰好這裏有她一條常用底領巾，是她昨天回來的時候忘記帶上去的。這東西可用嗎？」沙龍說：「可以的，但是能夠得着……」

敏明聽到這裏已經忍不住，一直走進去向父親說：「阿爸，你何必擺弄我呢？我不是你底女兒嗎？我和加陵沒有什麼意，請你放心。」宋志驀地裏瞧見他女兒進來，簡直不知道要用什麼話對付她。沙龍也停了半晌才說：「姑娘，我們不是談你底事，請你放心。」敏明斥他說：「狡猾的人，你底計畫我已知道了。你快去辦你底事罷。」宋志說：「我底兒，你今天瘋了嗎？你且坐下，我慢慢給你說。」

敏明那裏肯依父親底話？她直接和沙龍吵鬧，弄得她父親和沙龍很沒趣。不久沙龍垂着頭走出去；宋志滿面怒容蹲在牀上吸烟；敏明也忿忿地上樓去了。

敏明那一晚上沒有下來和父親用飯。她想父親終久會用盡術離開他們，不由得心裏難過。她躺在牀上翻來覆去，繡枕早已被她底眼淚濕透了。

第二天早晨，她到鏡台梳洗，從鏡裏瞧見她滿面都是鮮紅色，——因為繡枕退色，印在她底臉上——不覺笑起來。她把臉上那些印迹洗掉底時候，瑪彌已捧一束鮮花，一杯咖啡上來。敏明把花放在一邊，一手倚着窗櫺，一手拿住茶杯向窗外出神。

她定神瞧着圍繞瑞大光底彩雲，不理會那塔底金光向她眼臉射來，她底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她心裏底感想和目前底光融洽，精神上現出催眠的狀態。她自己覺得在瑞大光塔頂站着，聽見底下底護塔鈴叮叮噹噹地響。她又瞧見上面那些王候所獻底寶石，個個都發出很美麗的光明。她心裏喜歡得很，不歇用手去摩弄，無意中把一顆大紅寶石摩掉了。她忙要俯身去檢時，那寶石已經掉在地上。她定神瞧着那空兒，要求那寶石掉下底原故，不覺有一種更美麗的寶光從那裏射出來。她心裏覺得很奇怪，用手扶着金壁，低下頭來要瞧瞧那空兒裏頭底光景。不隄防那壁被她一推，漸漸向後，原來是

一扇寶石底門。

那門被敏明推開之後，裏面底光直射到她身上。她站在外邊，望裏一瞧，覺得裏頭底山水，樹木，都恁她平生所不曾見過底。她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向前走了幾十步。耳邊恍惚聽見有人對她說：『好啊！你回來啦。』敏明回頭一看，覺得那人很熟悉，只是一時不能記出他底名字。她聽見「回來」這兩字，心裏很是納悶，就向那人說：『我不住在這裏，爲何說我回來？你是誰？我好像在那裏與你會過面一樣。這是什麼地方？』那人笑說：『哈哈！去了這些日子，連自己的家鄉和平日間往來底朋友也忘了。肉體底障礙真是大喲。』敏明聽了這話，簡直是莫名其妙。又問他說：『我是誰？有那麼好福氣住在這裏。我眞是在這裏住過嗎？』那人回答說：『你是誰？你自己知道。若是說你不曾住過這裏，我就領你到處逛一逛，瞧你認得不認得。』

敏明聽見那人要領她到處去逛逛，就忙忙答應。但所見底東西，敏明一點也記不清楚，總覺得樣樣都是新鮮的。那人瞧見敏明這麼迷糊，就對她說：『你既然記不清，待我一件一件告訴你。』

敏明和那人走過一座碧玉牌樓。兩邊底樹羅列成行，開着很好看底花。紅的，白的，紫的，黃的，各色都備。樹上有些鳥聲，唱得很好聽。走路時，有些微風慢慢吹來，吹得各色底花瓣紛紛掉下，有些落在人

的身上；有些落在地上；有些還在空中飛來飛去。敏明底頭上和肩膀上也被花瓣沾滿；遍體薰得很香。那人說：『這些花木都是你底老朋友；你常和他們往來。他們底花是長年開放底。』敏明說：『這真是好地方，只是我總記不起來。』

走不多遠，忽然聽見很好的樂音。敏明說：『誰在那邊奏樂？』那人回答說：『那裏有人奏樂，這裏底聲音都是發於自然底。你所聽底是前面流水底聲音。我們再走幾步就可以聽見。』進前幾步果然有些泉水穿林而流。水面浮着奇異的花草；還有好些水鳥在那裏游泳。敏明只認得些荷花、鸚鵡；其餘多不認得。那人很不憚煩，把各樣東西都告訴她。

他們二人走過一道橋，迎面立着一片琉璃牆。敏明問：『這牆真好看，是誰在裏面住？』那人說：『這裏頭是喬答摩宣講法要底道場。現時正在演說，好些人物都在那裏聆聽法音。轉過這個牆角就是正門。到底時候，我領你進去聽一聽。』敏明貪戀外面的風景，不願意進去。她說：『咱們逛一逛才進去罷。』那人說：『你只會聽粗陋的聲音；看簡略的顏色；和聞污劣的香味。那更好，更微妙的，你就不會理了。……好，我再和你走走，瞧你了悟不了悟。』

二人走到牆底盡頭，還是穿入樹林。他們踏着落花一直進前；樹上底鳥聲，叫得很好聽。敏明抬頭，

忽然聽見南邊的樹枝上有一對很美麗的鳥，呆呆地歇在那裏，絲毫的聲音也不從他們底嘴裏發出。敏明指着問那人說：「一切鳥兒都出聲吟唱，爲什麼那對鳥兒不出聲音呢？那是什麼鳥？」那人說：「都是命命鳥。爲什麼不唱？我可不知道。」

敏明聽見「命命鳥」三字，心裏似乎有點覺悟。她注神瞧着那鳥，猛然對那人說：「那可不是我和我底好朋友加陵麼？爲何我們都站在那裏？」那人說：「是不是，你自己覺得。」敏明搶前幾步，看來還是一對獸鳥。她說：「還是一對鳥兒在那裏；也許是我底眼花了。」

他們繞了幾個灣，當前現出一節小溪，把兩邊的樹林隔開。對岸底花草，似乎比這邊更新奇。樹林底花瓣也是常常掉下來。樹下有許多男女，有些躺着底；有些站着底；有些坐着底。各人在那裏說說笑笑，都現出很親密的樣子。敏明說：「那邊底花瓣落得更妙，人也好一點；我們一同過去逛逛罷。」那人說：「對岸可不能去。那落底叫做情塵；若是望人身上落得多了，就不好。」敏明說：「我不怕。你領我過去逛逛罷。」那人見敏明一定要過去，就對她說：「你不要過那邊去，我可不能陪你了。你可以自己找一道橋過去。」他說完這話就不見了。敏明回頭瞧見那人不在，自己循着水邊，打算找一道橋過去。但找來找去總找不着，只得站在這邊瞧過去。

她瞧見那些花瓣越落越多，那班男女幾乎被葬在底下。有一個男子坐在對岸底水邊，身上也是滿了落花。一個紫衣底女子走到他跟前說：『我很愛你，你是我底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回答說：『我對於你底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曾愛過別的女人。』紫衣女人聽了，向他微笑，就離開他。走不多遠，又遇着一位男子站在樹下。她又向那男子說：『我很愛你，你是我底命。我們是命命鳥。除你以外，我沒有愛過別人。』那男子也回答說：『我對於你底愛情也是如此。我除了你以外，不曾愛過別的女人。』

敏明瞧見這個光景，心裏因此發生了許多問題，就是：那紫衣女子爲什麼當面撒謊，和那兩位男子底回答爲什麼不約而同？她回頭瞧那坐在水邊底男子還在那裏。又有一個穿紅衣底女子走到他面前，還是對他說紫衣女子所說底話。那男子底回答和從前一樣，一個字也不改。敏明再瞧那紫衣女子，還是挨着次序向各個男子說話。她走遠了，話語底內容雖然聽不見，但她底形容老沒有改變。各個男子對她也是顯出同樣的表情。

敏明瞧着各個女子對於各個男子所說底話都是一樣；各個男子底回答也是一字不改；心裏正在疑惑，忽然來了一陣狂風，把對岸底花瓣颳得乾乾淨淨。那班男女立刻變成很凶惡的容貌，互相囓



食起來。敏明瞧着這個光景，嚇得冷汗直流。她忍不住就大聲喝道：「噯呀！你們底感情真是反覆無常！」

敏明手裏那杯咖啡被這一喝，全都瀉在她底裙上。樓下底瑪彌聽見樓上底喝聲，也趕上來。瑪彌瞧見敏明過身冷汗，仆在鏡台上頭，忙上前把她扶起，問道：「姑娘你怎樣啦？燙着了沒有？」敏明醒來，不便對瑪彌細說，胡亂答應幾句，就打發她下去。

敏明細想剛才的異象，抬頭再瞧窗外底瑞大光，覺得那塔還是被彩雲繞住，越顯得十分美麗。她立起來，換過一條綠色裙子，就坐在臥榻上頭。她想起在樹林裏忽然瞧見命命鳥變做她和加陵那回事情，心中好像覺悟他們兩個是這邊的命命鳥，和對岸自稱爲命命鳥底不同。她自己笑着說：「好在我不在那邊。幸虧我不能過去。」

她自經過這一場恐慌，精神上遂起了莫大的變化。對於婚姻另有一番見解；對於加陵底態度更是不像從前。加陵一點也覺不出來，只猜她是不舒服。

自從敏明回來，加陵沒有一天不來找她。近日覺得敏明底精神異常，以爲自己沒有向她求婚，所以不高興。加陵覺得他自己有好些難解決的問題，不能不對敏明說。第一是他父親願意他去當和尙。

第二縱使準他娶妻，敏明底生肖和他不對，頑固的父親未必承認。現在瞧見敏明這樣，不由得不把哀情吐露出來。

加陵一天早晨來到敏明家裏，瞧見她底態度越發冷靜，就安慰她說：「好朋友，你不必憂心，日子還長呢。我在咱們底事情上頭已經有了打算。父親若是不肯，咱們最終的辦法就是「照例逃走」。你這兩天是不是爲這事生氣呢？」敏明說：「這倒不值得生氣。不過這幾晚睡得遲，精神有一點疲倦罷了。」

加陵以爲敏明底話是真，就把前日向父親要求底情形說給她聽。他說：「好朋友，你瞧我底父親多麼固執。他一意要我去當和尚，我前天向他說些咱們底事，他還要請人來給我說法，你說好笑不好笑？」敏明說：「說什麼法？」加陵說：「那天晚上，父親把曇摩婢請來。我以爲有別的事要和他商量，誰知他叫我到跟前教訓一頓。你猜他對我講什麼經呢？好些話我都忘記了。內中有一段是很有趣，很容易記底。我且念給你聽：

佛問摩曰：「女愛阿難何似？」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音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氣不

「淨」

「曇摩婢說得天花亂墜，我只是偷笑。因為身體上底汗穢，人人都有，那能因着這些小事，就把愛情割斷呢？況且這經本來不合對我說；若是對你念，還可以解釋得去。」

敏明聽了加陵末了那句話，忙問道：「我是摩鄧嗎？怎樣說對我念就可以解釋得去？」加陵知道失言，忙回答說：「請你原諒，我說錯了。我底意思不是說你是摩鄧，是說這本經合於對女人說。加陵本是要向敏明解嘲，不意反觸犯了她。但敏明聽了那幾句經，心裏更是明白。他們兩人各有各底心事，總沒有盡情吐露出來。加陵坐不多會，就告辭回家去了。」

涅般節近。敏明底父親直催她上比古去。加陵知道敏明明日要動身，在那晚上到她家裏，爲底是要給她送行。但一進門，連人影也沒有。轉過角門，只見瑪彌在她屋裏縫衣服。那時候約在八點鐘底光景。

加陵問瑪彌說：「姑娘呢？」瑪彌抬頭見是加陵，就陪笑說：「姑娘說要去找你，你反來找她。她不會到你家去嗎？她出門已有一點鐘底工夫了。」加陵說：「真的麼？」瑪彌回了一聲：「我還騙你不成。」低頭還是做她底活計。加陵說：「那麼，我就回去等她……你請。」

加陵知道敏明沒有別處可去，她一定不會趁瑞大光底熱鬧。他回到家裏，見敏明沒有，就想着她一定和女伴到綠綺湖上乘涼。因爲那夜底月亮得很，敏明和月亮很有緣，每到月圓底時候，她必招幾個朋友到那裏談心。

加陵打定主意，就向綠綺湖去。到底時候，覺得湖裏靜寂得很。這幾天是涅槃節期，各廟裏都很熱鬧；綠綺湖底冷月沒人來賞玩，是意中底事。加陵從愛華德第七底造像後面上山坡，瞧見沒人在那裏，心裏就有幾分詫異。因爲敏明每次必在那裏坐，這回不見她，諒是沒有來。

他走得很累，就在橙上坐一會。他在月影朦朧之中，瞧見地下有一件東西，檢起來看時，卻是一條蟬翼紗底領巾。那巾底兩端都繡一個吉祥海雲底徽識，所以那認得是敏明底。

加陵知道敏明還在湖裏，把領巾藏在袋裏，就抽身去找她。他踏一綉虹橋，轉到水邊底涼亭，瞧沒有人，又折回來。他在山邱上注神一望，瞧見西南邊隱隱有個人影，忙上前去，見有幾分像敏明。加陵躡步到野薔薇坦後面，意思是要嚇她。他瞧見敏明好像是找什麼東西似地，所以靜靜伏在那裏看她要作什麼。

敏明找了半天，隨在樂亭傍邊摘了一枝優鉢曇花，走到湖邊，向着瑞大光合掌禮拜。加陵見了，暗

想她爲什麼不到瑞大光膜拜去？於是再躡足走近湖邊底蓄薇坦。那裏離敏明禮拜底地方很近。

加陵恐怕再觸犯她，所以不敢做聲。只聽她底祈禱：

『女弟子敏明，稽首三世諸佛。我自萬劫以來，迷失本來智性，因此墮入輪迴，成女人身。現在得蒙大慈，示我三生因果。我今悔悟，誓不再戀天人，致受無量苦楚。願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礙，轉生極樂國土。願勇猛無畏阿彌陀，俯聽懇求，接引我。南無阿彌陀佛。』

加陵聽了她這番祈禱，心裏很受感動。他沒有一點悲痛，竟然從蓄薇坦裏跳出來，對着敏明說：『好朋友，我聽你剛才的祈禱，知道你厭棄這世間，要離開他。我現在也願意和你同行。』

敏明笑道：『你什麼時候來底？你要和我同行，莫不你也厭世嗎？』加陵說：『我不厭世。因爲你底原故，我願意和你同行。我和你分不開。你到那裏，我也到那裏。』敏明說：『不厭世，就不必跟我去。你要記得你父親願你做一個轉法輪底能手。你現在不必跟我去，以後還有相見底日子。』加陵說：『你說不厭世就不必死，這話有些不對。譬如我要到鬱得勒去，不是嫌惡仰光，不過我未到過那城，所以願意去瞧一瞧。但有些人很厭惡仰光，他巴不得立刻離開才好。現在你是第二類底人，我是第一類底人。爲什麼不讓我和你同行？』敏明不料加陵會來，更不料他一下就決心要跟從她。在聽他這一番話語，

知道他與自己底覺悟雖然不同，但她常感得他們二人是那世界底命命鳥，所以不甚阻止他，到這時，她才把前幾天底事告訴加陵。加陵聽了，心裏非常喜歡說：『有那麼好的地方爲何不早告訴我？我一定離不開你了，咱們一塊兒去罷。』

那時月光更是明亮。樹林裏螢火無千無萬地閃來閃去，好像那世界底人物來赴他們底喜筵一樣。

加陵一手搭在敏明底肩，一手牽着她，二人並肩而行。快到水邊底時候，加陵回過臉來向敏明底唇邊啜了一下。他說：『好朋友，你不親我一下麼？』敏明好像不曾聽見，還是直地走。

他們走入水裏，好像新婚底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毫無一點畏縮。在月光水影之中，還聽見加陵說：『咱們是生命底旅客，現在要到那個新世界，實在叫我喜樂得很。』

現在他們去了！月光還是照着他們所走底路，瑞大光遠遠送一點鼓樂底聲音來；動物園底野獸也都爲他們唱很雄壯的歡送歌，惟有那不懂人情底水，不願意替他們守這旅行底祕密，要找機會把他們底軀殼送回來。

# 別

朱自清

他長久沒有想到伊和八兒了；倘使想到累人的他們，怕只招些煩厭罷。

這一天，他母親寄信給他，說家裏光景不好，已叫人送伊和八兒來了。他吃了一驚，想「可麻煩哩！」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只得等着。一直幾天，他們沒來，他不由有些焦躁——不屑的焦躁；那藏在煩厭中的期待底情開始搖撼他柔弱的心了。

晚上他接着伊父親信片，說他們明天準來。可是颳了一夜底北風，接着便是紛紛的大雪。他早起從樓上外望迷迷茫茫的，像一張潔白的絨氈兒將大地裹着；大地怕寒便整個兒縮在氈裏去了。天空靜蕩蕩的，不見一隻鳥兒，只有整千整萬的雪花，鵝毛片似的「白戰着」。他跌跌地看，心裏盤算，「只怕又來不成了哩！該詛咒的雪，你早不好落，遲不好落，偏選在今天落，不是故意欺負我，不給我做美麼？」——但是信上說來，他們必曉得我在車站接，會教我白跑麼？——我若不去，豈不叫他們失望……」

午飯後雪落得愈緊；他匆匆乘車上車站去。在沒遮攔的月台上，足足喫夠一點多鐘底風，火車纔

來了。客人們紛紛地上下，小工們忙忙地搬運，一種低緩而嘈雜的聲浪在稠密的空氣中浮沈着。他立在月台上，目不轉睛地看着每個走過他面前的人。走過的都走過了，那裏有伊和八兒底影兒——連有些像的也無。他不信，走到月台那頭去看，又到出口去看，確是沒有——他想他們一定搭下一班車來了。

一切都如前了。他——祇有他——只在月台上徘徊，警察走過，釘了他一眼，他却不理會。車來時，他照樣熱心地去看每個下車的搭客。但他的努力顯然又落了空。

晚上最後一班車來了，他們終於沒有來。他可惱了，沒精打彩地衝寒冒雪而回——一路上想，「再不接他們了，也別望他們了！」但到了屋裏，便自回心轉意：「這麼大的雪，也難怪他們……得知幾時晴哩？雪住了便可來了罷？落得小些也可動身了罷！」

兩天匆匆過去，雪是一直沒有止。那晚上自在房裏坐，僕人走來說，有人送了一個女人和孩子來了。他詫異地聽着，這於他確是意外——窗外的雪還在落呵。他下樓和他們相見，伊推着八兒說，「看



——誰來了？「八兒回頭道，「唔……爸爸。」他沒有說話，只低低叫了聲，「跟我來罷。」

他們到樓上，安頓了東西。伊說前天大雪，伊父親怕八兒凍着，所以沒有來；他教等天晴再走罷。但伊看了兩天，天是一時不會晴的了，老等着，誰耐煩？所以決然動身。他聽了，不開口，他們暫默了一會。那時他的朋友們都已曉得他的喜事，——他住的一所房子原是公寓之類，樓上有好幾個朋友們同住——闕着來看伊。他逐一介紹了，伊微低着頭向他們鞠躬。他們坐了一會，彼此談着，問了伊些話。伊只用簡單的句子低低地，緩緩地答復。他想，伊大約怕「慕生」的，這時他忽然感著一種隱藏的不安。那不安底情原從他母親信裏掙來，可是他到現在才明白地覺了。——其實那時的屋裏所有的於誰都是「慕生」的；誰底生命流裏不曾被丟了瓦礫，掀起不安底波痕呢？但丟給他倆的大些波動自然也有力些，所以便分外感着了。於是他們坐坐無聊，都告辭了。他倆顯然覺得有些異樣；這個異樣，教他倆不能即時聯合——他們不會說話，電燈底光確和往日不同，光裏一切，自然也都變化。在他倆眼裏，包圍着他們的，都是偶力底漩渦；坐的椅子，面前的桌子，桌子的墨水瓶，瓶裏墨水底每一滴，像都由那些漩渦支持着；漩渦呢，自然是不安和歡樂底交流了。

電燈滅了，一切都寂靜，他們也自睡下。漸漸有些唧唧噥噥底聲音……半夜底話終於將那不安

「消毒」了；歡樂瀰漫着他倆間。他倆便這般聯合了，和他們最近的分別前的一秒時一樣。

第二天，他們雇定一個女僕。第三天清早便打發那送的人回去。簡陋而甜蜜的家這樣在那鬆着的沙上築起來了。他照常教他的書。伊願意給他燒飯；伊不歡喜喫公寓裏的飯，也不歡喜他喫；他倆商量底結，只有由伊自己在房裏燒了。但伊並未做慣這事，孩子又只磨着伊；新地方市場底情形，伊也不熟悉。所以幾天過後，便自懊惱着；但爲他的緣故，終於耐著心，習慣自然了。他有時也嫌房裏充滿廚竈的空氣，又不耐聽孩子慵懶的聲音，教他不能讀書，便著了急，只繞著桌子打旋。但走過幾轉，看看正在工作的伊，也只好嘆口氣，諒解伊了。有時他倆却也會因這些事反目；可是照例不能堅持——不是伊，便是他，忍不住先道歉了，那一個也就笑笑。他倆這樣愛着過活，——雖不十分自然——轉眼已是一年些了。

但是有一件可厭的，而不可避的事；伊一個月後便要生產。他倆從不會仔細想過這個，現在却都愁着。公寓不用說是不便的，他母親信上說，「可以入醫院有我來照料」；父親却甯願伊和八兒回家。他曉得母親是愛遊逛，愛買東西的，來去又要人送——所費必不得少；倘伊家也有人來監產，——一定會有的——那可怎麼辦呢？非百元不可了！其實家裏若能來一女僕，和八兒親熱的，領領他，伊便也

可安然到醫院去。但他怎好和母親說，不要伊來呢？又怎好禁止岳家底人呢？他不得想不到怎樣急切地湊着一百元了？可以。到的都已想到最後——最後了，他的心只能戰戰地答道：「否！——於是一切都完了；他鄭重地告訴伊：「現在只有回去了！」爲一百元底緣故，他倆不得不時賤暫買那愛底生活了。

伊忽然一噤，像被鍼刺了那裏，掩着面坐下哭了。八兒正在玩耍，回頭看見，忙跑近伊，搖着伊膝頭，懇求似地望着伊說：「娘不倚眼淚！」伊毫不理會，孩子臉一苦，哭嚷道：「看不見娘，看不見娘了！」——他呢，却懵騰騰的，只想搜出些有力的話安慰伊；話可是要說那一句好？便跌跌地看伊的手搗着的，和八兒淚洗着的臉上，半晌，才囁囁着掙出三個字道：「別哭罷！」以下可再說不上來了！正窘着恰好想起一件事，就撇開了伊們，尋出紙筆，寫信給家裏，叫那回送伊來的再來接伊去。寫好，走出交女僕去發。伊早住了哭癡癡地想，八兒倚着伊不作聲。他悄走近前，拍伊肩頭一下。伊大喫一嚇，看了看是他，微笑說：「剛才真無謂哩！」

第三晚上，孩子睡下了，接的人走進房裏。伊像觸着閃電似的，一縷酸意立時淪浹了周身底纖維；伊的眼一眨，掌不住要哭了。伊趕快別過臉去，竭力忍住，小聲兒抽咽着，半晌，才好了。他問那人底話，伊

只仔仔細細端詳着。那人喉底一發聲，頭底一轉動，都能增加伊思想底力量，教伊能夠明明白白記起。一直以前的事：婆婆怎樣慊，伊走；伊怎樣忙着整裝；怎樣由那人伴上輪船，火車，八兒怎樣會淘氣；伊怎樣見着父親；最後——怎樣見了他……伊尋着已失的鎖鑰，打開塵封着的記憶底箱，滿眼都流着快樂呵！伊的確忘記了現在，直到他問完話，那人走出去了。於是伊凝一凝神，回復了伊現在的伊；現在使撥着伊的淚囊，伊可再禁不住，祇好聽他橫流了！他也只躺在床上，不敢起來，全不能安慰伊。等到曉得伊確已不哭了，才拿了那半濕的手帕，走過去給伊揩剩在臉上的淚；又悄悄地說：「後天走罷；明天街上買點東西帶着……」伊嘆口氣，含着淚微微地點頭。那時接的人已經鼾睡；他倆也祇有睡下。

第二天他倆有說有笑的，和平常一樣；但他要伊同出去時，伊却回說：「心裏不好，不去了。」他晚上回來，伊早將行李整好；孩子也已睡了。伊教他看了行李，指點着和他說：「你的東西我也給你收拾了。皮袍在大箱裏；天氣熱起來，也可叫聽差拿去晒晒，別讓他霉了——霉了就可惜了。小衫褲和襪子，帕兒都在小提箱裏；剪刀，線板，也放在裏面。那邊抽屜裏還賸下些豬油和鹽；我給你買了十個雞蛋，放在這罐裏，你餓時自在煤油爐上燉燉喫罷。今天飯菜吃不了，也拿來放在那屜裏；你明天好獨自吃兩餐安穩飯——孩子在這裡，到底吵着你——後天再和他們一桌喫不遲。」……伊聲音有些岔了，他

也聽得呆了，竟不知身子在那里。他的淚不和他商議，熱滾滾直滴下來了。他趕緊趁伊不見，掏出帕兒揩乾。伊可也再說不出甚麼，只坐在一旁出神。他叫送的人進來，將伊的帳子卸下。鋪蓋捲了——便省得明早忙了。於是伊僅剩的慰安從伊心裏榨出；伊覺兩手都空着了。四面光景逼迫着伊，叫伊拿甚麼抵禦呢？伊只得由自己躺下，被蒙在伊流淚如水的臉上。那時他眼見伊睡了一年多的床漸漸異樣了，只微微微微地噓氣，像要將他血裏所有愁底種子藉着肺力一粒粒地呼出一般。床是空了。他忽然詫異地看；一年前空着的床，爲甚支了帳子，放了鋪蓋呢？支了，放了，又爲甚卸了，捲了呢？這確有些奇怪。他躊躇了一會——忽然想起來了，「伊呢？」伊已是淚人兒了，他可怎麼辦呢？他親親切切地安慰伊些話，但是毫不着力，而且不自然；他終於徬徨無措，嗚嗚咽咽哭了。伊却又給他揩淚，帶着鼻音說，「我心裏像被凌遲一般！」一會，又抽咽着說，「我走後，你別傷心！晚上早些睡，躺下總得自己將被蓋上——着了涼誰問你呢？」……他一面拭淚，一面聽着；可是不甚明白伊的意思，只覺他的心絃和伊的聲帶合奏着不可辨認的、微妙的悲調，神經也便律動着罷了。那時睡神可憐他們，漸漸誘他們入夢。但伊這瞬間的心是世界上最容易被誘惑的東西之一，所以伊不久便又從夢中哭醒，他此驚覺。大黑暗微睜間惺忪的兩眼，告訴朝陽便將到來了。

他們躺了一會起來，孩子也醒了；天光已是大亮。他叫起那接的人。大家胡亂洗了臉。他倆不想喫甚麼，只拿些點心給八兒和那人喫了。那人出去雇好車子。他倆叫女僕來，算清工錢，打發伊走路，將伊的行李搬完，他們便鎖門下去。女僕抱着八兒送到門口，將他遞給車上的伊；他忽然不肯，傾着身大張開兩臂，哭着喊着要女僕抱：「家家……家家！」伊臉上不由也流露寂寞底顏色。他母親只得狠狠心，輕拍了他兩下，硬抱過去；車子便拉動了。他看見街上熱鬧光景，高高興興指點着，全忘記剛才的悲哀。他們到了車站。黑膠壓滿都是人，哄哄底聲音攪渾了腦子。他讓伊和八兒在一張靠椅子坐下；教接的人去買車票，寫行李票。他便一面看着行李，一面盼着票子——這樣迫切的盼着，旅客們信步的躑躅，惶急的問訊，在他都模模糊糊的，無甚意義了。但這些却全看在伊的眼，聽在伊的耳，塞在伊的腦裏。伊再沒有自由思想底餘地；伊的身子好像浮着在雲霧裏一般。那時接的人已在行李房門前墊着脚，伸着頭，向裏張着。房裏滿擠着人；房外亂攤着箱，籃，鋪蓋之類。大家都搶着將自己的東西從人縫裏往裏塞；塞時人們底行列微微屈曲，塞了便又依然。他這時走過去，幫接的人將伊的行李好容易也擡到房裏，寫了票子才放了心。他們便都走到月台上候車。八兒已經睡着。伊癡着眼不說話；他只盤旋着，時時探着頭，看軌道盡處，火車來否——嗚嗚……來了！人們波一般暫時退下，靜着，傾斜了身子，預備上去。

駭人眼的列車懶懶地停住。乘客如潮地湧上。他抱了八兒，一手遮着伊，掙扎了幾次，才上了車。匆忙裏找了一個坐位，讓伊歇下。伊抱過八兒，他上車時哼了哼，便又睡着了。接的人也走來。他囑咐他些話：「你去罷。」他說等一會不要緊，可也只能立着，說不出話。但是警笛響了，再不能延挨。伊默默地將八兒抱近他，他噙淚低頭在他紅着的小頰上輕輕地親了一下。用力睜着眼，沙聲說：「我去了！」便頭也不回，下車匆匆走了！伊從窗裏望着，直到眼裏沒有一些他的影子，伊才發見兩行熱淚早已流在伊的臉上了。伊掏出帕兒揩乾。火車已經開動，微風從伊最後見他的窗裏吹來，伊像做夢一般……

他回來緊閉了門，躺在床上空想，他坐不住，所以躺了。他細味他倆最近的幾頁可愛的歷史。想一節傷一回心；但他甯願這樣甜蜜的傷心。他又想起伊怎麼無微不至地愛他，他痛苦時伊又怎麼安慰他。但他怎麼待伊呢？他不曾容忍過伊僅有的，微細的譴謫；他常用語言壓迫伊，伊的心受了傷，伊便因此哭了！他是怎麼「酷虐」是該怎麼對伊抱歉呵！他將向誰懺悔呢？他所會施的壓迫將轉而壓迫他罷！

他似乎全被伊佔領了；那晚沒有喫飯。電燈快滅時，他懶懶地起來，脫了衣服，便重又睡下。他忽然覺着，屋裏是大獸了！被兒，褥兒，枕兒，帳兒，都板板向他，也這樣彼此向着寒心的默嚴霜似的裹着他的

周圍——「虛幻的，朋友們，你們會有的，伊和我同在時，你們會有的，狂醉，在那里了呢？」這或者——或者和他自己，都給伊帶去了麼？但是屋裏始終如死地默着。

唉！累人想到的伊呵！



# 上元燈

施蟄存

十三日

孩子們都在忙忙碌碌的把他們在鬧市裏買來的各式花燈點上。天色已傍晚了。一陣一陣的冥鴉在天井上飛過，看見這些紅紅綠綠的兔子燈，馬頭燈，被這般高興的孩子們牽着耍，也準得要覺得滿心歡喜地歸到牠們的平舖着天鵝絨的巢中銷度這個燈節。

忽然間，我想起前幾天正聽說她在忙着紮花燈，此時想必早已完工，滿掛在她書室中了。自從初四那一天我會到她家去拜年以後，就沒有看見她過。我想借着看燈的原由去看她一遭也好。

打疊定了主意之後，不由的俯下頭來向我身上一瞧。唉！

我走入內室，媽正坐着啜茶，我說『媽，我要換一件袍子穿。』

『我原叫你穿那件新袍子，誰叫你不願意！』媽說。

『那件新袍子顏色淺得奇難看，誰肯穿着出去吃人家訕笑！』

「誰會訕笑你？還不是嶄新的杭綢皮袍，比你身上這件脫了線脚的舊袍子好看得多。我看你還是穿了出去罷，你又沒有第三件皮袍子。」

媽這樣誠懇的說。

勉強披上了新袍子，趑趑起起的穿過了幾條小巷——只因爲我不敢走大街，來到了她家。照例招呼了她的母親和她家諸人，便走入了她的書房。她正在掛她自製的花鏡紙的紗的綢的，倒也不下十多個，也有六角形的，也有方的，也有鯨魚式的，果然奪目得很。她這時高高的站在一只方檯上，手中拾了一只綵鏡，紮成一座高樓的形式，正將牠掛在中間。她看見我便從檯上跳了下來：她原是從來就那樣的可愛。她笑盈盈的說：『你來看鏡嗎？你看我這許多鏡那一架最好。』

我約略將這許多鏡都看了一遍；實在我以爲都是紮得非常精巧，沒奈何，指定了她手中的那一座樓式紗鏡。

『你說這一架最好嗎！』她將那架鏡拾高了些說。

我說：『可不是這架最精緻！』

她很得意似的道：『這架果然不算壞，可是最精緻的還輪不到牠呢！』

她說着不住地將兩縷柔黑的眼波瀏覽她底成績，最後轉看着我，她此時似乎得意極了，這般多情的天真啊！

我便問她那一架鏡是最精緻的，她只是抿着朱唇淺笑。指着她手中的鏡，她說：「你猜，我這架鏡替牠取個什麼名字？」

「我可猜不出你替牠取了怎樣雅緻的名字。」

「我叫牠做「玉樓春」，你看好不好！」

她這般說，臉上現出一派天真的愉快的驕矜。

「好，我早就猜着你準是替牠取了一個雅緻的名字。過了元宵，你該將這架鏡送給我。」

「爲什麼我該送給你這架鏡？」她又笑着說。

「這架鏡要是不該送給我的，爲什麼你將她紮得這樣精緻？」我也微笑着向她說，害她臉上薄的飛上了一陣紅霞。

她俯首將她的「玉樓春」撥弄了些時，才抬起頭來，我看她還有些餘霞未褪。她說：「爲什麼此刻你不要拿去，却要待過了元宵？」

「我家裏也沒有什麼精巧的鏡能一齊掛起來欣賞，橫豎掛在你這裏，我也一樣看得。還是掛在你這裏格外有趣味些。」我如此答她。她沉吟了半晌說：

「好，過了元宵節你準來摘了去罷。」

「謝謝你！」我謝了她，使她又害羞了。她一瞥眼看見我穿着這樣一件淺色的皮袍，便說：「你爲甚穿着這件袍子，怪刺眼的？還是穿那件舊的好。」

我輕輕的向她嘆了一聲。她也不再說什麼，依舊將兩縷眼波注視着我。啊！我懂得她的表情；我是如何難受！

我們沉靜了一刻兒，我便分別了。

十四日

下午四點多鐘，我偷閒又到她家。走進她的書房，一眼看見她的表兄在與她閒談，含含糊糊的招呼了之後，便默默的坐下。偏是他刺刺不休地與她多說，冷落得我一點沒有與她談話的機會；但我既然來了，却也不甘就走，只好抑鬱地閒坐着。

好容易她母親在內室叫了他去。她便移着一縷懷惱的眼波向我：

「多討厭，嚕嚕嚇嚇地強要人與他談天，怪不耐煩的！」

我但向他微笑，也不便多說什麼。她問我：「今天不穿新那袍子了嗎？」

我笑着道：「遵你的命，所以不穿了。」

這時我才有閒心去瀏覽她的花鏡——在十多個鏡中間却遍尋不到昨天的那架「玉樓春」，不覺得納罕。我便問她「玉樓春」在那裏。

「早給他摘了去了。」她很簡約地答我。

「誰摘了去？是你表兄嗎？爲什麼你失約於我？」我很急切的問。

「我又不存心失約，我何嘗不竭力想留着給你！可奈他執拗着要，涎着臉向我討，媽媽又偏說換一架八角鏡給你，他便不由我分說地強摘了去，叫我也奈何他們不得。」她這樣斷斷續續的說，聲音顫抖得怪傷心的。

我只覺得有些懊惱，默默地坐在椅上，也不打話。我暗自沉思，愈想愈覺得不自在。我自言自語地說：「祇差了一條……」

她忽然站起身來，走到我所坐的椅旁另一椅上坐了，她臉向着我。

『你在說什麼？』她很急切地問我。

我爲煩惱的神經所刺激，說：『我祇差了一項條件：我不像人家能穿着猗猗襖子博得許多方便。我這般衣著的人便連一架花鏡的福分也沒處消受！』

我這樣憤激地說，她早就兩個眼眶中充滿了欲墮不墮的珠淚。牠將手帕掩拭着眼淚，身子漸漸地靠近了我，低低地說：『你爲什麼說這些話？你想我何曾有一天因爲你的衣著而冷淡你！那架「玉樓春」也不是我存心要送給他，你也得諒我處的地位。你想我難道爲這些事而使媽生氣嗎？況且如果我今天將那架鏡執拗着要留給你，也要聽媽的絮聒，反而使你將來不方便，你難道不懂得嗎？』

她這樣的說，我有些懊悔不該這樣說得使她傷心了。

但總含着這一段煩惱。我對着花鏡，對着她，不覺得飄落些眼淚。過了半响，她斷斷續續地說：『不要爲什麼條件而煩惱罷！』

她的表兄來了，我們掩飾地各自拭去了淚痕，沒精打彩地胡亂敷衍了一陣，看看天色已晚，我便想走，她邀着我在她家晚飯，我便堅辭了出來，走到儀門還見她在高聲地說：『明天來吃元宵！』

獨自打從小巷中回去，眼前一片的花燈在浮動，心中也不覺得是歡喜，是憂鬱，祇想起了李義山的傷心詩句，我走着吟着：

『珠箔飄燈獨自歸。』

十五日

想昨天的事情，真夠我傷心。她會叫我去吃元宵，還是去呢？不去？飯後我躊躇了半晌，決定了姑且去走一遭。到她家，幸喜她表兄已去，她母親也不在家，我們能有安閒的機會談天。

才坐下，她便問我昨晚何以不肯吃了晚飯走。

我說：『我那裏願意和你表兄同桌，假如我昨晚在此吃飯，準聽見他和你媽兩個人的冷嘲，不用說我不能聽，便是你怕也一百二十分的難受。』

她沉吟着也不則一聲，我看她胸部一起一伏地呼吸，似乎異常的緊張。她徐徐地說：『我本想等飯後他去了再給你一個燈，作是「玉樓春」的補償品，却不知道你不願意在這裏吃夜飯，忽忽的便走了……其實……其實你還是不吃飯好。』

『什麼，他們昨晚說了些什麼？』我問她。

「他們說什麼呢！左右不過是些聽不進的話。」

我很想聽他們究竟在背後說我些什麼。我又問她：

「他們究竟說我什麼？」

「我不願意說給你聽……說起我該得告訴你……昨天……昨天他竟向我說了……」她說

着將兩眼深深的注視我。

「他向你說什麼？」我問。

「你想說什麼？」她以爲我故意那樣問她；所以很不好意思地答我。

於是我明白了，不覺的心中跳踴得很猛烈。我急急的問：

「你如何答他？」

「我也用不着答他，拒絕了就完了。」她很堅決似的說。

「真個拒絕了？」

「我爲什麼要騙你！爲此事昨晚媽還批評了我好些，我也由她。」

「那麼如果你媽要勉強你，怎麼辦呢？」我問。



『由他們，我總是拒絕！』她如是的答我，兩眼注視着我，含着一縷隱現的笑紋；她將她的身子移近了我。我垂頭坐着，在竭力的搜索，但却不明白我究在搜索些什麼。我們又沉默了一會兒，呼吸都很短促。不多時，她站起身來，招呼我道：『來，我給你一件東西。』說着她在前走着，出了書房。我便隨着她。她引我上樓，到了她的臥室，以前我從沒有機會來過。我還未曾將她的精美的臥室瀏覽清楚，她已指着中間掛着的一架淡青紗鏡問我道：

『你看，我留了這架最精緻的鏡給你好嗎？』

我看那架鏡果然比「玉樓春」精緻得多。四面都畫着工筆的孩童迎鏡戲，十分的古雅，我說：『好，這個給我也好。』

她很快活的道：『你看比「玉樓春」如何？我這畫是仿南宋畫院本畫起來的，足足費了我兩天工夫呢。』

『這個比「玉樓春」自然要精緻得多。』我說着便將鏡摘了下來。『此刻我再不摘去，明天又要不得到手了。』我又說。

她笑着道：『我這個鏡因此掛在房裏，他那裏能夠摘去！』

我說：『他難道不能來要你這個鏡？』

『我可不準他進我的房。』他正色地說。

『但是爲什麼我可以進來？』我笑問她。

她兩頰不覺得又紅了一陣，低着頭只是不開口。我便將鏡安放在桌上，走到她身旁，輕輕地在她身邊說：『倘若你表兄向你說的話變了是我說的，你可要拒絕也不？』

她猛然問聽我如此說，不覺得有些吃驚，臉上忽然轉成灰白，他抬頭將她的多情的眼波又飄了我一次，忽然臉上又升滿了紅霞。她又垂着頭，只是不則一聲。我又輕輕地問：『你不會拒絕嗎？』

牠依然不則一聲，將牠的眼波投視着我，旋又移開了去。

吃過了元宵，轉瞬間天色又晚了。我拚了鏡兒與她道別，她說：

『當心着別將鏡撞損了。』

含着笑眼看着她，我說：

『即使這個鏡兒全壞了，我也不可惜，因爲今天我得到的真太多了。』

她紅着臉送我到門漢，我也不記得如何與她分別。我走熱鬧的大街回家，拎着青紗彩畫的鏡兒，

很光榮地回家。在路上，我以為我己是一個受人歡頌的勝利者了。

但是，低下頭去，一眼看見了我這件舊衣服，又不覺的輕輕地太息。

(上元鐘)



# 梅子

徐蔚南

## ——S君初戀的談話——

現在又是「梅子流酸濺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的時候了。若在故年之前，我這時最常食的果子，當然是酸脆的梅子了。我的故鄉，雖則不是產梅子的地方，可是梅子很多，上市也很早，第一批上市的是最嫩，小小的，中間的核，最容易嚼碎，嚼碎後，核仁裏一包酸水濺上舌尖，濺上齒牙，那味道真爽利呢。第二批上市的，那是大了，雖不像第一批那樣的嫩，可是仍舊極脆的。小販們把它拌上了煎白糖。然後出賣，青地白面，真令人愛好。我覺得我幼時的吃白糖梅子最是藝術的了，和周作人先生說的吃酒一樣：我愛吃拌着潔白煎糖的青梅，可是心裏不忍幾口就吃盡它，總是先用着舌尖將白糖慢慢舐盡了，把它捏在兩個指裏，把玩了多時，有時還要把這肥大的青脆梅去給母親看了一下，然後再一小口一小口的吃它，自然吃一口辦一會滋味的，喫完了青梅的肉，也要咬碎它的核，取出了核仁，將一根長頭髮在核仁中間切緊了，成爲一個小葫蘆的樣子。第三批上市的梅子，都是熟梅了，一半紅的，一半黃

的，那顏色很美麗，可是不大脆了，並且也不大酸了，但是我們愛吃的。總之，梅子是最愛的果子。生的固然愛好，就是糖浸脆梅，青鹽梅子，梅醬，我也愛好。

近來，我到上海去的時候，看見小販擔上的梅子，拌糖的和拌糖的，總想去買幾個來嘗一會，可是一乘汽車來了，灰塵的巨浪向左右展開，我便覺得那梅子着了塵埃不可吃了，所以幾次看見賣梅子的，幾次想去買，終於幾次都沒有買。水果店裏又不見出賣梅子，賣的都是什麼金山蘋果，暹羅柚子，芒果一類外國水果或者外國種的水果。

關於梅子，我還有一段浪漫史呢。

我十三歲的時候，春季裏，一位親戚的姊姊因為本地的女學校辦得不大好，要進我們地方的女學校，她於是就寄宿在我的家裏。

她來了以後，我覺得很快活。原來我沒有年齡相彷彿的姊妹，有一個姊姊已出嫁多年了，有一個哥哥年紀比我大十多歲，如今是死了。幼小時在家裏，總是一個人，心裏雖則很想玩捉迷藏，拍球，跑跳的把戲，可是常常一個人沒有伴侶，覺得怪淒涼的，有時一個人在庭中跳了一回繩，終於無聊地回到房間裏去畫圖了或者作手工了。母親雖則愛我，但是她是一中國式的良妻賢母，她不會像西洋的母

親般，和我一塊兒跳躍，和我一塊兒拍球，唱歌，遊戲。我幼時，現在想來，真的過的孤寂的生活，如今神經質的樣子，或許是幼時孤寂的結果吧。

她來了以後，我覺得很快活，我覺得家中有伴侶了。原來學校裏雖則到放夜學的時候，我還是要在校內和同伴遊戲，一直要等到家中派女僕來領了纜肯回家的。如今一放學就趕回家來，趕到她處，強要她和我一起遊戲，拍乒乓球呀，拍皮球呀，剪紙花呀，或者在一起談天。最初，我很失望，因為她太像大人般的樣子了，對我很客氣，我要她游玩時候，她彷彿是勉強應酬我的，全沒有一點熱烈。但是後來遊戲慣了，她的大人般的樣子也改變一點了。

她的名字叫梅子，據說因她的父親的名字中有個梅字的，並且父親愛她和男孩子一樣，所以替她取名梅子，這是後來問了母親才知道的。

我還記得那年現在的時光，母親買給我許多青梅。我便取一小籃梅子到她面前，將梅子呈給她看。口裏說：『我要吃梅子了，吃梅子了，梅子我吃脫你！』

她笑着抽開抽屜來，抽屜裏也有許多梅子。說道：『我也有的，我自己也要吃去我自己呢。』說時，一個青翠的梅子，一小半放入她血紅的嘴唇，雪白的牙齒中間去了。包着濃黑眼珠的眼皮

上溢滿着歡笑；外皮極薄，看得出血液般的面頰上，起了兩個笑渦，深深的。我當時彷彿突然呆了，目不轉睛的望着她，有如一個沒有看過太陽的人，一旦置身於陽光燦爛之中，忽然發呆了的一般。當時我覺得原來梅子是這樣美麗的，怎麼我一直到這時候纔發見，兀自奇怪。她見我這般發呆，便笑着問道：『你怎麼了？』

我被她一問，驚醒了，覺得非常的羞愧，嘴裏說着：『沒有什麼，』兩條腿卻連忙搬動，逃回自己的房裏去。橫在床上，心跳動的很劇烈。臉上熱烘烘的。她的房間正和我的相對，我恐怕她站在窗口望我，我只是橫在床上，不肯起來。後來喫了幾個梅子，牙齒一酸，心才漸漸平靜下去。然而這一個晚上，喫晚飯時，我却不敢和她並排坐了。我坐在她的下橫。我看見她有時將靈動的眼睛轉過來看我，一笑，我又覺得臉上熱烘烘了，眼睛望着飯盤，只當作不見。其實，她那裏不知道我在害羞呢？

翌日清晨，我起身後推開窗子，看見她在那裏理髮了，我仍和平日一般，隔着個天井，對她說：『梅子，你早啊！』她也照例回答我：『你也早啊！』

平常，我天天到她那邊去梳頭髮，因為母親處沒有像她那樣大的圓鏡子，沒有她那樣的生髮油，也沒有她那樣的牛角梳子。這一天，我却有點不能走過去的樣子。她後來見我不走過去，她便向我招



手說：

「來啊！我來和你梳頭啊！」

她替我將頭髮梳向後方，因為用了油，梳得很光，她望鏡中的我，說道：「好光亮，彷彿貓頭了。」

「你額上蓬鬆的頭髮像什麼呢？」我說。

「像獅子。」她說。

我笑着，心上覺得她是可愛的，真是可愛的，但是不說什麼話。她卻又說道：

「獅子要喫貓的呢！」

「好，你就吃我罷，我情願給你吃去……」

這一天早晨的歡樂，我到學校裏還覺得沒有散失。

凡是她要我替她做什麼工作，我覺得非常的幸運。有時，她叫我篩碗茶；有時，她要我到街上去買紙筆，我無不聽從她的。最有興味的工作就是理絨線。一大綫血紅的絨線套在我的手臂上，令我平伸着兩手，她將絨線的一頭理了出來，開始繞成一個絨球。我平伸着兩條手臂，經過半小時或一小時以上，雖則覺得有點酸，但是這酸味，彷彿吃梅子時一樣，我自己願意的，我愛好的。我有時，手臂套着絨線，

兩足向後退，將絨線引得很長，接着便又向着她走，一直走到她坐着的膝前，我的膝觸着她的膝，她便將身子向旁稍側，呈高了她的手，仍繞她的絨球。我又退後，我又向前，她總不說我頑皮；有時我站在她膝前，不動了，好久，她才把手在胸前一推，說：

『好好的走開！繞完後我替你結副手套。』

我們鄉裏的小學校，開聯合運動會了。我知道梅子的學校，參加在內的。我又知重梅子參加網球比賽，我是小學校裏足球隊隊員。運動會在沒有舉行之前一星期，我和她總是講着運動的事。她回到家中，常常一個人很熱心將網球對着牆子拍，因為家中沒有拍網球的場所，我在校中也天天練足球。開會的一天到了。會場上熱鬧得很，可說全個鄉村的男女都赴會觀覽的。我在運動場的四周跳來跳去，彷彿忙得很，心裏非常歡喜。看見梅子穿着白色的洋式的衣服，同着女伴站立在運動員席中，我覺的更高興，希望她今天網球第一。

網球要比賽了，她換了一套白色的運動服，在頸項裏圈着一條紅緞條，一頂白草帽，伴着同樣裝束的對手，從容地走入比賽場內。一時觀衆，初看見這一對女學生穿着的洋式衣服，大家都鼓起掌來。比賽開始了，她們輕捷的身體，在場中奔馳，彷彿一對白蝴蝶在左右飛舞。那個球如流星一般，跳

過東，跳過西，正在跳躍得最高興的時候，梅子突然奮力將它一擊，對手想用力抵抗，可是來不及了，球落地了。這時掌聲又四起了，我也快活到跳躍起來。後來梅子發球，對手竟完全接不住。梅子的拍球本領真不差，連接幾個葛姆都是牠勝的。單人網球的錦標都被她獲得了。

單人網球過後，就是我們的足球了。我因為梅子網球得了勝利，我更加要一試我的好身手。我是一個「輪南」。對手方的「輪南」，身體雖則比我高，但是我比他們跑得快，幾次奮爭之後，我奪到了球，趕緊向前奔馳，場週的觀客都大聲的喊，『跑得快！跑得快！』我聽着彷彿梅子也在呼喊，我奮不顧身，奔至對敵球門前一丈多的地方，用力將球一蹴，球果然被蹴入球門了。但是同時我已被對敵的「輪南」擠到在地，並且覺得右足的小足指痛得很，左腿被人踐踏幾腳。經場中的紅十字的醫生一看，知道我右足小足指脫筍了。我覺得痛苦，但我聽見觀衆歡呼讚美的聲音，又覺得光榮，我勉力仍舊加入作戰。到了下半時，我不知怎樣來的神奇，我又蹴進一球。到最後，我們的球隊以三對一佔勝了。我走出場時，梅子趕來在我的肩上拍了幾下，讚美我的奮勇。在球場裏，腳到不拐，可是比賽完了，腳指倒痛了，走路也拐了。梅子過來扶我，我的同學們也要來扶我，他們口角起來。我很爲難。後來，梅子說：『他是我的弟弟！』同學們纔讓她扶我，扶進休息室。

這一天的光榮，當時我覺得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或者是唯一的。

有一天下雨，我從學校裏回來，據說梅子病了。我將書包在櫃子上，一捧連忙趕到她的房間裏，看見母親坐在她的床沿上。梅子在流淚。我從沒有看見她哭過，今天看見她哭了，我想她生了大病吧。她看見我進去，把手帕抹去眼淚，做出笑容來說道：

「我病了，頭痛得彷彿要爆烈了。」

說時眼睛又水汪汪的了。我不知如何，因為她的落眼淚，使我心中很難過。那時候，我正受着父親的影響，學做詩。一個人在房中想，我既不能時時刻刻去陪伴她，又不能使她不落眼淚，我還是來做詩罷。父親不是說過嗎？詩是宣洩憂怨的工具，所以詩人愈窮而詩愈工。我今天憂怨真的做詩罷，於是啞唔起來了。我記得我做的一首詩中，有一句「酸滴心頭梅子雨」，是雙關的。父親看了，他懂得我的意思，只是笑着，沒有說什麼。

至於梅子的病，梅子的頭痛，吃了幾個「阿斯辟靈」之後就好了。

這一年的初秋，我到上海N中學讀書，梅子也到了城內女子學校裏去讀書了。我們曾經通過幾次信，但是信中講的都是學校何時開運動會，何時放假等事，沒有談到別的事情。我心中想談別的事，

恐怕她們學校裏學監檢查，所以也不敢談。

我們這樣子三年不見面。

十六歲的一年，我到她的家裏住過一星期。但是在這一星期裏，我們雖則很親熱，但是在親熱中，彷彿有一種穩祕的巨力壓迫着我們，使我們不敢講一句心中要想說的話。

說此，兩人又是兩年不見面。

不幸得很，我再見她時，她已將離開這個世界了。

這又是在初夏的時候，我從遠處趕回家裏，到家中的晚上，竟得到梅子病重的消息。翌日，母親雇了船要去望病，我也要去，父親不許，但是我定要去，終於與母親同去。

梅子病倒在床上，顏色慘白中發青，一頭濃黑的頭髮披散在白色的枕上，兩隻瘦削的手露在湖色薄被的外面。她看見我們到了，勉強要笑，但是笑不出。她說的話，聲音已啞了，鼻翼扇動着。我看見她這樣的痛苦，幾乎放聲哭出來。

後來，我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到外面房裏去談病情了。房中靜悄悄地，只有她的急促的呼吸聲，和我的呼吸聲。

我坐在床沿上，她握着我的手，不說什麼話，靜靜地眼淚從眼睛裏淌出來。我一手撫摸她的頭髮，噙着眼淚，問她允許不允許我將面頰貼在她的面頰上，她點了點頭，仍舊淌着眼淚。我們的臉相貼着的時候，我們的眼淚交混在一起了。我們只是哭，不說什麼話。

突然，兩個母親來了。我連即坐起。她們看見我們哭泣，便說醫生和星相都說過不要緊的，你們不要哭。

我雖然不相信星相。但是在那時我卻希望星相的靈驗。我曾聽見人說，離大指最近，手掌上的第一條紋路是關於人的壽命的，如果那紋路中間折斷的，壽不長，連續到底的，壽長；女人看右手，男人看左手。我就拿起梅子右手來看那掌紋。很好，那條掌紋中間並不折斷。當時，我覺得吃了定心丸一般，以為梅子不會病死了。

母親原來預定當日就歸家的，後來被她的母親留住了。母親便教我先乘船回去，我想不去，也說不出口。

那知道翌日，梅子亡故的報告已經來了。我接到報告時，在書上讀過什麼「酸鼻」，什麼「冷水灌背」等話，都親身經驗到了。

這一年的夏天，我的母親到地下去望梅子去了。

每逢初夏的時候，梅子上市的時候，我想着梅子的酸味，我便聯想到梅子。如今初夏又到了！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梅子！

五月二十二日夜（奔波）





## 聖誕之夜

周全平

一個聖誕節的夜晚，片的雪花堆遍了污濁的大地，天氣十分冷峭，北風吼，街頭的野犬，耐不住寒夜的冷氣，躲在家屋的簷下，在瑟瑟地抖顫。

瑰麗的層樓，矗立街的兩旁；夜的黑暗包在牠的周圍，因之從每個窗孔裏透出來的燈光，愈顯明亮。

伴着這燈光而透到街上來的有酒肉的香氣，清婉的歌聲，嘈雜的譁笑。在淒涼的寒夜中，這豪富的，奢靡的，逸樂的生活氣味，是怎樣地令人興奮啊！因之，蹲踞在街角黑暗中的乞丐，眼看着這輝煌的光明，鼻嗅着這香烈的食物，耳聞着這歡樂的聲調，他背倚着一束稻草，手捧着一鉢殘肴，只是顫戰；一縷不堪入耳的幽長的嘆息，從黑暗中振蕩出來。

夜色愈覺深沉，窗中燈光人語，漸漸暗淡稀少；最後，這層樓完全沉寂於黑暗中，像一匹已死的大動物。街角的乞丐，也停止了不平的歎聲，去尋求睡神的安慰。

夜半後，除了街梢一間小屋的狹窗，還透出一絲火光外，在街上，更沒有其他光亮的東西了。

這一絲火光，是從一盞垂滅的油燈中發出；這一只油燈，是坐在一張破舊的木板檯上。燈光如此地微弱，所以像這樣狹小的房子，也不能完全照到了。祇在這板檯的周圍，算略有一些明亮。

一個龍鍾的老人，兀坐在古舊的搖椅上，暗淡的燈光把他照着。在枯禿了的白髮下面，顯露出一個皺裂無數的瘦臉；這臉是如此地瘦，瘦到像一個狹長的三角形。乾枯的眼，完全滯住了。癟縮的嘴，橫在尖削的鼻子下，四圍有稀少的白髮掩蓋着。本來渾圓的頸項，如今梭起了條條的筋絡。背已彎曲，手也衰瘦了。這樣一個衰敗枯老的軀體，好像已經不能在他裏面尋出一些青年的遺跡來。

的確！這枯老衰敗的生物，完全感不着青年的趣味了；他終日兀坐一隻破搖椅中，白晝對着日光，夜中對着燈光，悄悄的看光陰奔去；左右隣舍中的生動的，活潑的，甜美的，陶醉的歌舞歡笑，雖然可以沸騰青年們的血，迷惑少女們的心，却總不能引起這老人的一注意。這並不是他喜歡靜的生活而嫌惡動的生活。這是因為他的心泉早已枯竭了，他的感覺早已麻木了，他不能沈湎於生活的歡宴了。

街中完全靜寂。垂滅的燈光，更覺暗淡一些了。這已無感覺的老人，忽然用了乾枯如臘的手，十分困難地把檯子的抽斗拖出；他的頭俯視着，燈光射在枯禿的頭頂上。突然，無力的手，極迅速地從抽斗

中擾了一個灰黃色的西式信封，放在面前，他久已滯住的枯眼，似乎在閃閃放光，嘴裏不住喘氣，全身也都震顫起來。

他十分仔細地把信封放在檯上，無力的燈光投在上面——這是一個十分古舊的信封，作豔的桃色，已褪成灰黃，藍墨水寫的字，也變成暗黃色了。他把信面的人名和地址，看了有數分鐘，枯皺的臉上，似乎在微笑了；他這纔把封口慢慢掀開，抽出一摺同樣古舊的信紙，舖在檯上。在昏黃的燈光之下，呆滯的老眼，很熱心地注視着，同時有枯澀的聲音，十分輕微地從缺了牙齒的口腔裏呻吟出來。

璇屏：

你接到這一封信而尚未拆看時，你一定先有一些奇怪了。「既沒有發信人的姓名住址，而這種幼嫩粗劣的字跡，又不是向來見慣的。」於是我猜你在那時一定有兩種心思？

- 一、急於要拆看，到底是寫的什麼？
- 二、疑惑他不是好信，棄去不看。

這兩種心思，恰正相反，然我的一生，便要在他們中判決了。

假如你是照第二種做，那便休了，完了；我所講的，你也不知道了。然而這不是我的希望，我爲我一

己的實貴的精神生活起見，希望你照第一種做。我敢說，我敢起誓，信裏面決沒有一些侵犯你的話，和煩惱你的話；所寫的，祇是一個可憐的愚人向上帝前懺悔罪惡時的真話。

璇屏：

我先謝謝你，因為你的慈悲，不肯令我失望，居然照我的希望做了。我的精神有了寄托，也有了安慰了。我雖然不能目睹你現在的動作，然而我的歡樂的精神，正在告訴我一切。

我要求你：不要嫌我的信太長，而不看完。實在我已經積了好多時光了。不過因為沒有適當機會的緣故，總沒有胆量敢於寫出。現在，我不能再忍了，所以我一定要寫，要盡量的寫；信雖長，我所要寫的，更比信長啊。

我是一個無恆產的鄉紳家的子弟。我有父母兄弟姊妹和我自己。我們雖不富於錢，但是家庭中的和氣是狠富的，所以我在幼時，一直是過的幸福的生活。歲月滔滔流去，我幼時的幸福也就跟着歲月流失了；等到我能明白一切時——大約在十四歲左右——我的幸福差不多已完全被剝奪了。可

是這並不是家庭中的幸福減少，實在是那時我所感到的痛苦太多，所以覺得幸福少了。

當我十八歲在省立學校畢業之後，更使我增加了不少的痛苦；第一，我沒有昇學的福氣——因家境的關係——學生生活中，社會上生活的魔鬼，便伸手把我抓到勢利的漩渦中；於是我的前途，暫時已成暗黑。

我常常想：到底是誰叫我生在世上的呢？既然叫我生在上，就應該把我所必需的完全給我。否則便不必要我。現在好了！每樣都算給了一些，但都是被人所唾棄了的；並且有時連唾棄下的都不給我，這不是有意凌辱我麼？

從那年起到今年的夏間，我通是在一條黑暗的狹路上，無意識地向前盲進。雖然也有許多人說：「人是應當如此做的。」然而我總疑惑這不能算人，祇可說是一個無靈魂的動物。因為這種生活，僅是肉體的活動，物質的享受，精神上仍沒有受着一絲一毫的安慰啊！因之，我徬徨於這無盡的黑暗路上，我乃深深地失望了。

但是行程變了。忽然在我面前的黑暗中，有一盞明燈燃點着，她的慈善，愉快，清淨，華麗的光明，照耀在我的麻木的身上，使得我遍身發抖；我的血將要熱得沸了我的心在胸腔裏狂跳，我的勇氣增加了許多，我的頹唐的精神也驟然奮興起來。

啊！我沒有力量能寫出我當時的歡喜。我祇能感謝上帝，賜給我以如此可愛的光明！

啊！璇屏：你明白我的話麼？但你不要疑惑我有什麼野心。我自己已狠知足了。雖然在黑暗中時，我還不知道世間的一切；而當光明照臨的時候，我自己的缺點，已完全明白了。我決不敢希望佔有光明。我也不希望十分沐浴着光明；祇須能分潤一縷，能使我不再受黑暗的痛苦，也就十分滿足了。

（我寫到此地，覺得話已很多，你或者要厭煩了。然而請原諒我，再允許我一次請求，忍耐着看下去。）

我第一次曉得你的名字，是在蘇州。我聽見我的一個先生說：「任志先生的女公子，的確是一個人物啊！又美麗，又聰明，又能幹。」從那時，我便深慕你的芳名。

那一天，我從蘇州回院，已是黃昏了。當我走到總務室裏去見賬房先生的時候，你正在檯上檢報。僅在一瞬中，你的全形，已深刻在我脆弱的心上了。我不知道，你在那時，曾否也注意到我這一個普通的人麼？

那天晚上，大家談論中，纔曉得你便是任先生的女公子。啊，你曉得我那時的心房的跳躍是怎樣地迫切啊！朝夕思慕的人，現在同居一院了！我怎能不歡喜呢？

我記得你第一次和我說話是爲了向我借書是的，是爲了借書，而且是要借紅樓夢。當時我沒有，你便拿了幾冊雜書去。等到後來我專誠到朋友處借着紅樓夢來時，你恰要回泗涇了，終於沒有看成。這一個暑假中的事我現在也不必再述，總之在我的一生中，像這一個暑假的歡樂，還是第一次嘗着。我想你或者也有同情吧？

暑假後，你到徐匯去了，於是我曉得再要見你，須待半年。啊！這半年的思念怎樣能挨過呢？那知在今天的早晨，任先生送一張券來，說徐匯的女校裏今天有游藝會。哦！這是一個動聽的消息，所以我一吃過午飯，便趁電車到你校裏。

我枯坐了五點鐘，然而我並不心焦，因爲我便只看見你的名字，我已滿心喜歡了，我直到散會後回去，我的胸中還在映演你扮演的紅帽兒。

現在我一人呆坐在電燈光下，同事早已安息了，寂寞的環境中，我並不覺得寂寞，因爲有你的影兒在我的心裏陪伴我。

璇屏啊！從今年的暑假後，我纔曉得愛之魔力是無比的大，無上的深。從別後到今朝，還不過三個月，而我已覺得別離的久遠。我幾乎每日想到你。我明知幻想是無益的，竭力的想避開這個思念，而終

於不能。

這一個神祕的問題，我恐怕要永遠不能明白了。我的經驗和智識，都告訴我，叫我不墮入愛情的圈中，因為生活還沒有完成的緣故。但是愛之神每秒種都在我的耳旁，用她的婉轉的歌聲來引誘我，我意志薄弱，我終於被征服了。我承認我已墮入愛情之圈，我決不想逃出，因為祇有愛河中的水方能潤澤我的枯燥的生活。

璇屏啊！你是我的光明！你是我的安慰者！我希望你不要放棄你的慈愛，我願意你永遠受我忠誠的敬慕！

你的忠僕……

枯老的頭顱中，又萌發了新鮮的情芽。那老人讀完這封未寄出的信，我覺得他的環境全變——他不是那樣老邁的白髮叟了。他也不是佝僂於斗室中的無聊漢，他已回到四十五年前的一個時代了。

那天晚上，也是聖誕之夜，天氣也十分凜冽，北風括下了白銀似的雪花，堆遍了大地，還不肯休息。在一間精緻華美的辦事室中，他默然對着熊熊的爐火，手執着一封寫就的信，正在凝思。



他本是一個十分冷僻的少年，終日無一點歡樂。但從夏天遇着她後，他的情形變了——冷僻的胸中，燃點着愛情之火，滿心都覺甜蜜了，全身都覺溫暖了。他自己說：「我的靈魂兒已有了歸宿。」

但是社會上道德的習慣把他拘束了，暑假中，他幾次要把自己的私意貢獻於她，而結果仍是默然無語。並且她是有名人物的女兒，他僅是零落了的鄉紳的子弟，身分隔得太遠了，更使他加上一層漸惡。然而真誠的自然的爱，決不是虛偽的人爲之理所能強制。所以在每次鼓勇失敗後，他又自己懊悔，懊悔自己的意志太薄弱，致把良機錯過了。

遲疑復遲疑，暑假已完，兩人便別離了。日裡在想念中的他，幾乎每日在想寫信給她，把自己的熱誠表出；然而提起筆來，不可解的畏意，又把他的勇氣打退了。每一次的鼓勇，結果祇是增加了一些後悔的材料！

他到了徐匯女校去後，胸中的情火更如野火般狂燃起來。回院後，也靜坐在辦事室中，竭力想把這狂火遏住，而終於失敗了。迷惘的心，連着顫戰的手，毫不思索地寫了一封很長的信——長而且誠摯的信。

他昏迷地讀了兩遍，覺得有一縷甜味從赤熱的心裏發散到全體中。他十分矜持地把信摺好，插

入一個已開地址的西式桃色信封，再貼上一分郵票。

但當他正要把這封信交到門外院役的手中時，忽然，不可思議的畏葸，又把他止住了。他幾次鼓着勇氣想把信交出，然而這不可抗的魔力，又使他慢慢的退坐在爐火旁邊的沙發上。

有兩種可怕的預料，使他的胸澎漲起來；狂燃着的情火，漸漸息滅了。第一，他的生活，在現在還未許他有享受愛之幸福的可能。雖然純化了的愛是不以物質維持的，然而這僅是一種理想，僅是幻想家的迷夢。實際上，愛情是多少要倚賴幾分物質上的助力的。其次，他倆的愛戀是一方面的，假使這封信寄出後，所得的回覆是拒絕，那麼他的迷戀的心，將怎樣安置呢？

「還是把這封信留着吧！」在久長的沈吟之後，他這樣向自己說了。「待我來年生活更進步一些再進行還不嫌遲啊！在現在，僅這一點想念中的甘美，已經足夠我的枯燥的生活的咀嚼了。我何必去冒這不可計算的危險而求那未可預料的幸福呢？」他自己如此警喻着，於是這一封長而且誠摯的信，便深藏在他的文具中。

其後的一年，他失業了，所以生活更加墜落。這一年中，他沒有和她聚首的機會。僅在聖誕的夜中，他低誦着去年所寫的信，纔又燃起了他的情火。

年復一年，他已成了流浪的人，階級的勢力，使他不敢再對於她有萬分之一的希冀。然而每年的聖誕之夜，他總得把那封未寄的信，取出低誦；在這樣輕微的誦讀聲中，他失望的心就好像得了十分的慰藉。

在第六年上，他聽見人說：她已和黃君結婚了，他的心兒不覺也微微一動。然而他並不懊喪，因為他的全部的心靈，已全部描畫在那封未寄的信上，現在剩餘的，不過是一個麻木的軀殼，沒有愉快，也沒有悲傷了。

老了！衰老了！青年漸漸的衰老了。這衰老了青年，一無所有，也一無所戀了。然而每年的聖誕之夜，他低誦那封未寄的信時，十分美滿，十分甜蜜的生活，便把這老朽的生物陶醉了。他少年的心靈又鑽入胸腔，永遠美麗的年青的她，在他心上緊緊倚靠着……

油燈快要熄滅，便格外明亮起來，似乎在竭力掙扎。這老人胸中垂盡的情火，也突然炎熾起來。他陶醉於可戀的回憶中，他完全遺忘了現在的一切。乾枯的雙手，把古舊的信紙擎起，直移到面上。乾涸的老眼，看見她在信紙中微笑，他便蜜蜜的用皺裂灰白的嘴唇，在信紙上輕接一吻。一股醉人的東西，從紙上透到他的心裏。他也微微笑着。最後他僅留的一點知覺，也飛到信上去了。他的頸突然垂下，信

紙包在他面上，最後的燈光在枯禿的頂上搖漾着。

壺中的油已完全燃盡了，昏黃的燈光跳了兩下，便撲的滅了。在黑暗中，有一點熾餘的燈焰亮着。半分鐘後，燈焰也滅了。室中完全暗黑。

(創造週報)

# 夫婦

沈從文

住到××村，以爲可以從清靜中把神經衰弱症治好的璜，有一天，正吃到晚飯，對於過於注意到自己飲食的居停，所辦帶血的炒小鷄感到束手，忽然聽到有人在外面喊，說是一看去看看，捉到一對東西！喊的聲音非常迫促，真如出了大事，全村中人皆有非看看不可的聲勢。不知如何本來不甚愛看熱鬧的璜，也隨即放下了飯碗，手拿着竹筷，走到門外大塘邊看熱鬧去了。

出了門，還見到人向南跑，且忽忽傳語給路人說：

「在八道坡，在八道坡，非常好看的事要去，就走，不要停了，恐怕不久會送到團上去！」

究竟是怎麼會事他是不得分明的。惟以意猜想，則既然是人人皆想一看，自然是一件有趣味的消息了。然而在鄉上，甚麼事即有趣，想來是不容易使城中人明白的。

他以爲或者是捉到了兩隻活野豬，也想去看看了。

隨了那一旁走路一旁與路上人說話的的某甲，脚步忽忽過了一些平時所不經過的小山路走

去轉灣後，見到小劫上人的羣了。人的羣莫名其妙的包圍成一圈，究竟這事是甚麼事還是不能即刻明白。那某甲，彷彿極其奮勇的衝過去，把人用力掀開，原來這聰明人看到璜也跟來看，以為有應當把鄉下事情給城中客人看看的必需了，所以排除了其餘的人。鄉下人也似乎覺得這應給外客看看，忙各閃開了。

一切展在眼前了。

看到所捉到的。原來是一對人，把看活野豬心情的璜分外失望了。

但許多人正因有璜來看，更對於這事本身多一種趣味了。人人皆用着彷彿「那城裏人也見到」的語氣，互想作着會心的微笑，還有對了他近於奇怪的洋服襯衫感到新奇的鄉下婦人，作着「你城中穿這樣衣服的人也有這事麼」的疑問。璜雖知道這些鄉下人望到他的髮，望到他的皮鞋與起梭的薄絨褲，所感生興味正不下於繩縛着那兩人的事情，但仍然走近那被繩網的人面前去了。

到了近身纔使他更嚇，原來所縛定的是一對年青男女。男女皆為鄉下人，皆年青，女的在衆人無憐憫的目光下不作一聲，靜靜的流淚。不知是誰把女人頭上插了極可笑的一把野花，這花幾乎是用藤縛到頭上的神氣，女人頭略動時那花冠即在空中搖擺，如在另一時看來當有非常優美的好印。

象。

望到這情形，不必說話事情也分明了，這是屬於年青人纔有的罪過。

某甲是聰明人，見到璜是「客」，却仍然來爲璜解釋這事。事情是這樣：有人過南山，在南山拗裏，大草集旁發現了這一對。這年青人不避人的大白天做着使誰看來也生氣的事情，所以發現這事的人，就聚了附近的漢子們把人捉來了。

捉來了，怎麼處置？捉的人可不負責了。

既然已經捉來，大概回頭總得把鄉長麻煩，坐堂審案，這事人人都這樣猜想。爲甚麼非一定捉來不可，被捉的與捉人的兩方面皆似乎不甚清楚。然而屬於流汗喘氣事自己無分，却把人捉到這裏來示衆的漢子們，這時對女人是儼然有一種滿足，超乎流汗喘氣以上的。婦女們走到這一對身邊時，各用手指刮臉，表示這是可羞的事，這些人，不消說是不覺得天氣好就適宜於同男子作某種事情爲應當了。老年人則看了只搖頭，大概他們都把自己年青時代性情忘掉，有了兒女，風俗一類的言語是有提倡的必需了。

微微的晚風刮到璜的臉上，聽到山上有人吹笛，擡頭望天，天上有桃紅的霞，他心中就正想到風

光若是詩，必定不能缺乏一個女人。

他，想試問問被繩縛定，如有所思，垂了頭那男子，是甚麼地方來的人，總不是造孽。

男子先低頭已見到璜的黑色皮鞋了。鞋不是他所習見的東西，雖不忘眼前處境，也仍然肆意欣賞了那黑色方嘴的皮鞋一番，且出奇那小管的褲過了。這時聽人問他，問的話不像審判官，就擡頭來望璜。人雖不認識，但這人已經看出璜是與自己同情的人了，把頭略搖，表示這事的冤抑。

「你不是這地方人麼？」

這樣問，另外就有人代為答應，說決定不是。這說話的人自然是不至於錯誤的，因為他認識的人比本地所住人還多。尤其是女人，打扮的樣子不與本村年青女人相同。他又知道全村女子姓名的。但在璜沒有來到以前，已經過許多人詢問，皆沒有得到回答。究竟是什麼地方人，那好事的人也說不出的。

璜又看看女人。女人年青不到二十歲，一身極乾靜的月藍麻布衣裳，臉上微紅，身體碩長，風姿不惡。身體的確有略與普通鄉下女人兩樣處，這時雖然在流淚，似乎全是爲了惶恐，不是爲羞恥。

璜疑心或者這是兩個青年人背了家人的私奔事也不一定，就覺得這兩個年青人很可憐。他想



如何可以設法讓這人離開這一羣瘋子纔行。然而做居停主人的朋友進了城，此間團總當事人又不知是誰。並且在一羣民衆前面，或者真會作出比這時情形更愚蠢的事，也不可。這時這些人就并不覺得這管閒事的不合理。正這樣想，已經就聽有人提議了。

一個滿臉疙疸，再加上一個大酒糟鼻子的漢子，像纔喝了酒，把酒葫蘆放下來到這裏看熱鬧的樣子，用大而冇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臉一下，在那裏自言自語，主張把男女衣服剝下，一面拿荊條打，打夠了再送到鄉長處去。他還以為這樣處置是頂聰明合理的處置。這人不惜大聲的嚷着，擁護這希奇主張，若非另一個人扯了這漢子的褲頭，指點他有「城裏人」在此，說不定把話一說完，不必別人同意就會做他所做的事。

另外有較之男子漢另有切齒意義，彷彿因為女人竟這樣隨便同男子在山上好風光下睡覺，極其不甘心的婦女，雖不同意脫去衣褲，却贊成「撻」。

小孩子聽到這話了，莫名其妙，的歡喜，即刻便就往各處尋找荊條，他們是另一時常常為家中父親用打牛的條子把背抽得太多，所以對於打賊打野狗野貓一類事，分外感到趣味了。

璜看到這情形太不行了，正無辦法。恰在此時跑來一個在行伍中出身軍人模樣的人物。這人一

來羣衆就起了騷動，大家爭告給這人事件的經過，且各把意見提出。大衆喊這人作練長，璜知道這必定是本村有實力的人物了，且不作聲，聽他如何處置。

行伍中人摹仿在城中所見到的營官閱兵神氣，眉皺着，不言不語，只有鬱而莊嚴的望到衆人，隨後又看看周圍，璜也被他看到了，似乎因爲有「城中人」在，這漢子更非把身分拿出不可了，於時小孩子與婦人皆圍近到他身邊，成一圈，這漢子就出乎衆人意料以外的喝一聲「站開！」

因這一喝，各人皆跟跟跄跄退遠了。衆人都想笑，又不敢笑。

這漢子就用手，從路旁扯得的一根狗尾草，拂那被委屈的男子的臉，用稅關中人盤詰行人的口吻問道：

「從那裏來的？」

被問的男子，略略沉默了一會，又望望那練長的臉，望到這漢子耳朵邊有一粒痣，他說：

「我是鑿上的人。」

好像有了這一句口供，就夠了的練長，又用同樣的語氣問女人，他問她姓：

「你姓甚麼？」

那女子不答，擡頭望望審問她的人的臉，又望望瑣。害羞似的把頭下垂，看自己的脚，脚上的鞋繡得有雙鳳，是只有鄉中富人纔會穿的好鞋。這時有人在誇獎女人的脚的無賴男子，那練長，用同樣微帶經薄的口吻問，

「你從那裏來的，不說我要派人送你到縣裏去。」

鄉下人照例怕見官，因為官這東西在鄉下人看來總是可怕的一種東西。有時話非見官不可，要官斷案，也就正有靠這兇惡威風把仇人壓下的意思，所以單是怕走錯路，說進城，許多人就毛骨悚然了。

然而女人被綁到樹下，與男子綁在一處，好像沒有法，也不怕官了，她仍然不說話。

於是有人多嘴了，說「撻。」還是老辦法，因為這些鄉下人平時愛說謊，在任何時見官皆非大板子皮鞭竹條不能把真話說出，所以他們之中記得撻是頂方便的辦法，乘混亂中就說出了。

又有人說找磨石來，預備沉譚。這是恐嚇。

又有人說喂尿給男子吃，喂女子吃牛糞。這是笑謔。

完全是這類近於孩子氣的話。

聽到這些話的男女皆不做聲，不做聲則彷彿什麼也不怕。這使練長繳動了，聲音放嚴厲了許多，仍然用那先前別人說的恐嚇話複述於女人，又像說這完全是衆人意見，既然有了違反衆人的事，衆人的裁判是正當的，城裏做官的也無從反對。

女人搖着頭，輕輕的輕輕的說，

「我是從審上來的人，過黃坡看親戚。」

聽到女人這樣說話的那男子，也怯怯的說話了，說

「同路到黃坡。」

那問官就說，

「同逃？」

「不是，是同路。」

在「同路」不「同逃」的解釋上衆人皆知道這是因爲路上相遇始想好的意義，大家笑。

捉奸的鄉下人一個，這時纔從圍上趕來，正找不到練長，回來見到練長了，歡喜得如見大王報功。他用他那略略顯得狡滑的眼睛，望練長映着，笑謎謎的說怎樣，怎樣見到這一對無恥的青年在太陽

下所做的事。事情的希奇自然是「青天白日」，因為青天白日在本村人除了做工都應當打盹，別的似乎都不甚合理，何況所做的事更不是在外面做的事。

聽完這話，練長自然覺得這是應當供衆人用石頭打死的事了，他有了把握。在處置這一對男女以前，他還想要多知道一點這人的身家，因為在方便中可以照習慣法律，罰這人一百串錢，或把家中一隻牛牽到局裏充公，他從中也多少叨一點光。有了這種思想的他，就仍然在那裏訊取口供，不殫厥類，而且神氣也溫和多了。

在無可奈何中男子一切皆不能隱瞞了。

這人居然到後把男子的家中的情形完全知道了，財產也知道了，地位也知道了，家中人也知道了，得意的笑。誰知那被網捉的男子，到後還說了下面的話。他說他就是女子的親夫，雖是親夫婦，因與新婚不久，同返黃坡女家去看岳丈，走到這裏，看看天氣太好，兩人皆太覺得這時節需要一種東西了，於是坐到那新稻草集旁看風景，看山上的花。那時風吹來都有香氣，雀兒叫得人心曠，於是記起一些年青人應做的事，於是到後就被捉了。

到男子說完這話，衆人也彷彿從這男女中情形看出不是臨時匹配的兩個了。然而同時從這事

上失了一種浪漫趣味的衆人，就更覺得這事非處罰不行了，對於罰款無分的，他們就仍然主張撻了再講。練長顯然也因為男子說出是真夫婦，成爲更澈底了的。

正因為是真實的夫婦，在青天白日下也不避人的這樣做了一些事情，反而更引起一種只有單身男子纔有的憤恨騷動，他們一面想望一個女人無法得到，一面却眼看到這人的事情，無論如何將不答應的，也是自然的事了。

從頭至尾知到了這事的瑣，先是也出於意外的一驚，這時同練長來說話了。他要這練長把這人放下纔是。聽過這話的練長，望到瑣的臉，大約是在估計瑣是不是洋人的翻譯。看了一會，瑣皮褲帶邊一個黨部的特別證被這人見到了，這人不願意表示自己純粹鄉下人，就笑着，想伸手給瑣捏。手沒有握成，他就在腿上搓自己那隻手，起了小小反感，說：

「先生，不能放。」

「爲甚麼？」

「我們要罰他，他欺侮了我們這一鄉。」

「做錯了事，陪陪禮，讓人家趕路好了。」

那糟鼻子在衆人中說：「那不行，這是我們的事。」雖無言語，但見到了璜在爲罪人說話的男女，聽到糟鼻子的話，就閃然和着。但當璜回過頭去找尋這反對的敵人時，糟鼻子把頭縮下，蹲到人背後抽煙去了。

糟鼻子一失敗，於是就有平附和了璜代罪人爲向練長說好話的人了，這中也有女人，就是非常害怕「城裏人」那類平時極愛說閒話的中年婦人，可以諛之爲長舌婦而無愧的。其中還有知道璜是誰的，就扯了練長黑香雲紗的衣角，輕輕的告練長這是誰。聽到了話的練長，點着頭，心軟了，知道敲詐的事不行，但爲維持自己在衆人面前的身分，雖知道面前站得是老爺，也仍然裝着辦公事人神氣說：

「璜先生您對。不過我們鄉下的事我不能作主，還有團總。」

「我去見你團總，好不好？」

「那也好罷，我們就去。我是沒有甚麼的，只莫讓本鄉人說話就好了。」

練長的狡猾，璜早就看透了。說是要見團總，把事情推到團總身上去，他就跟了這人走。於是衆人閃開了預備讓路。

他們同時把男女一對也帶去了。一羣人皆跟在後面看，一直把他們送到團總院子前，許多人還不會散去。

天色夜了。

從團總處交涉得到了好的結果，狡滑的練長在璜面前無所施其枝麪，兩個年青的夫婦縛手繩子在團總的院中解脫了。那練長，作成賣人情的樣子，向那年青婦人說，

「你謝謝這先生。」

女人正在解除頭上鄉下人惡作劇爲纏上的一束花，聽到這話，就連花爲璜作揖。這花她並不棄去，拿在手裏。那男子見了，也照樣作揖，但并不向練長有所照應。練長借故走了，這事情就這樣喜劇的形式收場了。

璜伴送這兩個年青鄉下人出去，默無言語，從一些還不散去守在院外的愚蠢好事的人前過身，因爲是有了璜的原故，這些人纔不敢跟隨。他伴送他們到了上山路，站到那裏不走了，纔想到說話，問他們肚中餓了沒有，兩人中男子說到黃坡趕得及夜飯。他又告璜這裏去黃坡只六里路，并不遠，雖天夜了，靠星光也可以走得到他的岳家。說到星光時三人同時望天，天上有星子數粒，遠山一抹紫，夜景



美極了，就真適宜於年青男女們當天作可笑的事。

璜說：「你們去好了，他們不會與你爲難了。」

男子說：「先生住在這裏，過幾天我來看你。」

女人說：「天保佑你這好先生。」

那一對年青夫婦就走了。

獨立在山脚小橋邊的璜，因微風送來花香，他忽覺得這件事可留一種紀念，想到還拿在女人手中的一束花了，遙遙的說，

「慢點走，慢點走，把你們那一束花丟到地下，給了我。」

那女人似乎笑着爲把花留在路旁，還在那裏等候了璜一會，見璜不上來，那男子就自己往回路走，把花送來了。

人的影子失落到小作叢後了，得了一把半枯的不知名的花的璜先生，坐到橋邊，嗅着這曾經在年青婦人頭上留過很希奇過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爲一種曖昧慾望輕輕搖動着。

他記起這一天來的一切事，覺得自己的世界真窄。倘若自己有這樣的一個太太，他這時也將有

一些看不見的危險伏在身邊了，因此覺得住在這裏是厭煩的地方了，地方風景雖美，鄉下人與城市中人一樣無味，他預備明後天進城。

（小說月報）

## 新同學

許欽文

——怎麼這樣高興，有了什麼得意的事情了呢？

——可有什麼得意的事情呢，我何嘗高興？

——不高興爲什麼老是笑着的呢，我遠遠地望見時你就笑着，現在還是這樣笑着？

——笑哪裏一定因爲有了得意的事情，哪裏一定因爲高興？心理學上不是有得講着，笑的原因很多有的因爲沒有辦法，表示無可奈何；有的因爲看不慣人，表示輕視；也有因爲仇視，表示惡意，所謂笑裏藏刀的；也有因爲精神失了常態，由於不知不覺，所謂「歇斯的里」的；有些人一天到晚地笑個不了，形代上好像很快樂，但是內心只有苦悶，那是所謂苦笑的了。

——好了好了，你心理學委實讀得熟，可是現在並不就要考試；且問你剛才爲着什麼笑的呢？  
——我委實並非因爲有了得意的事情，老實說，也可以說是苦笑的一種；這種笑決不是真心快樂的表現，你在我底臉上一點也看不出來麼？

——自然看得出，你臉上愁苦的神氣顯得很濃厚，我早知道你是冷笑，只是覺得不好意思說，姑且探探你底口氣，故意問你有了什麼得意的事情罷了；但是究竟爲着什麼呢？

——事情本來並不一定和我直接有關係，可謂機遇不好，我竟觸了個煤頭。我偶然到外操場去散步，望見有隊女同學正在一邊擲籃球。就走了過去，因爲她們都是新來的，也還擲得有勁，覺得有趣，一時高興，也就停在那裏看她們了。不料她們竟因此仇視了我；當初只是東一個西一個嗤嗤地叫；後來有幾個常是看着我出神地笑，我還以爲並非專對着我表示；可是終於許多個都看着我，很明顯地表示輕視地笑了，好像看女同學擲球原是不應該的行爲。她們，不但是在擲球的時候，那天同在路廊裏走，她們兩個人並在一起，我因爲覺得生疏，不覺順眼看了她們一下，她們馬上板起臉孔，而且等我走了幾步以後就都哼了我一聲。這樣少見多怪，好像她們原都是剛由閨房裏放出來的，所以一見着我們男子，——不是遠遠地避去，就鬼鬼祟祟地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情來，總之醜態百出；其實，現在一般中學還是不會開放，純陰性的女子中學委實和閨房差不多，也無怪其然了！

——原來如此，哈哈，楊芝昌！你要這樣冷笑，原只因爲新來的女同學裏不稱意。我想你一定是看得很凶的，一定因爲你對於她們看得太凶了，她們才設法報復你，雖然不能說全都很好，但我覺得新

同學中有許多都很不錯，很健康，很有精神，許多新來的男同學都是挺着胸氣勢昂昂然的，踢起球來，高是高得來超過紀念廳底屋頂，遠也遠得來幾乎球門一脚對衝。至於新來的女同學，固然沒有束胸的習慣，只論兩條腿，平均計算，比較舊有的幾位女同學總要粗得一倍罷，而且活潑，跑跑跳跳地老是高興着的！

——這是的確的，新來的女同學比舊有的幾位來得強健，而且並不搽脂擦粉，顯得很美，更其是兩條腿，不但粗壯，而且挺秀多勁，無論穿着軟底鞋拍拍地跑，或者硬底鞋得地走，都是有力的表現，所以我常要不自主地看她們。她們底身體方面我很讚美。只是她們底心理方面總覺得太壞了！

——其實她們底心理方面也很不錯，只說組織的能力罷，她們來得不多時候，籃球隊和網球隊固然早就成功，級會也已成立，而且拍照相，而且聽說就要出一種級刊了，這種固然遠勝於舊有的女同學，也是比我們男同學有精神得多了罷！

——這個我也承認，但我總覺得她們不行；她們對於我們男同學總欠大方，總太小器了！

——可是，楊芝昌！這我以前也曾像你這樣想過，現在却只覺得她們是好的了；女子正在運動的時候，除非正式比賽或者有了準備的特定期間，總是討厭男子去看的。其實怕也只討厭像我們的男

子去看，如果是很小的小學生，老頭子或者校役等，她們就不介意了。

——爲什麼？

——這你還不明白麼？那種人是不會和她們發生關係的。我們是，她們也知道我們是在注意她們的，在隨便運動的時候，衣服固然不會整齊，頭髮也必亂披，有吊眼疤的就遮不住了。而且初次運動的往往因爲不得法怕羞，總之怕有見笑的地方。有種女子性情懦弱，就是心裏很不以爲然，也不會明白表示。她們勇敢，要反抗就反抗，討厭你就明明白白地攻擊你。無論如何，她們這種精神總是值得讚美的呀！

——照你談來，我還是不必生氣的了？

——自然囉，你在這種地方是不應該生氣的。

——但你爲什麼總是從她們底好的方面着想的呢？杜永林！照你底神氣看來，好像新的女同學中原有着個是你底愛人的了？

——我底愛人啊！誰是我底愛人呢？楊芝昌！你爲什麼要這樣問我的呢？

——不是已經給我猜着了麼？從你底神情實在很可以知道，老實說說有什麼要緊呢，我們已是

很託熟的了？

——可是我實在並沒有愛人在新的女同學中，不過楊芝昌！既然這樣，我就老實告訴你事情罷；在新的女同學中，我雖然並沒有相互愛着的，却有一個是我所欽佩，我很愛慕，而且曾經同桌喫了許多餐飯的。

——是誰呢？

——姓名且不明說罷，反正說了你並不會就知道，新的女同學中你有幾個可已認得了呢？我只要把事情老老實實地告訴你就是了。

——這倒也不錯，那末趕緊說罷！

——我並非一向認識她，是兩個多月以前才見面的。從前只知道我那村中有個大夫第，是個快要坍了的破臺門，總以為是份很守舊的人家；不料三個來月以前有個朋友來託我，說是大夫第裏有位姑娘想跟我到這裏來考學校，知道我在這裏已多年，希望我多多照顧。後來見了面，竟是個很聰敏，很明白，而且非常努力的女——照樓先生所說，就稱她作女郎罷，她實在是美麗而且品學兼優的呀！

——她是和你同道來的麼？

——對呀，我是爲着陪她來考試，特地提前趕來的。她一由我那朋友介紹會見以後，就接連地來到我裏，打聽這個，打聽那個，問長問短，却毫不使人討厭；她對於升學的用心和努力，實在使我感動，我不由得情情願願地替她做事，再也不戀家鄉，就早早地同道出來了。

——自然囉，爲着這樣的女郎，哪有不甘甘心心的呢？

——你不要這麼說，我的確只是爲着她底用心和努力感動，她是很壯嚴的，也是很誠懇的，平常我們想想，總覺得和可愛的女子在一起可以很愉快有趣，但是當時我和她，更其是只有我和她兩個人在一處的時候，我總覺得很爲難，怕對付不好，她却很自然，而且時常照顧我；她實在給我做了許多事情，喫飯時總是由她先盛好了飯才叫我的，同道喝茶時也總由她先把茶杯仔細洗乾淨，由她從茶壺倒在杯中。總之共同的事情差不多都是由她爭先去做的。因爲要我陪伴她，也因爲我是提前來的，學校裏還不便搬進來住，所以同道住在客棧裏。

——你和她是同在一個房間裏住的麼？

——不，各人一個房間，只都是很小的，兩間合起來恐怕還只有普通房間一個大；不過兩間連在一起，所謂貼隔壁，她住三十一號，我是三十二號。而且房子不講究，分間的板壁縫很大，——她真用功



呢，晚上燈光總比我息得遲，早晨天還沒有亮，她就點起燈來讀書了。

——板壁縫很大，那末她在睡覺的時候你很可能偷看了，是不是？

——不，這種念頭當時我也曾有過，但是當即打消了，好像她在無形中施用着一種力，使我感到慚愧，不敢稍有輕浮的舉動，可是她到好像常在壁牆看我的，有一次，是午後，忽然狂風大雨，我因為多跑了路疲倦了，睡着一點也不覺得，她就走過來替我關上了窗，並且給我蓋上了條線毯，線毯落到胸上的時候我驚醒了，睜眼一看，一團蓬鬆的頭髮下面閃着兩個亮晶晶的眼球，那紅潤的臉上跳躍着多趣的微笑。

——哦哦！你怎麼辦呢，杜永林？

——知道我醒了，她就這樣說『天發大風雨了，我怕你受寒，所以給你蓋東西。』她說的那種聲音，我還記得很清楚呢，真動聽呀！

——後來怎麼呢？她就願自走了麼？

——不。

——她本來想就走，但你把她一手拖住了，是不是？

——也不是；我還沒有什麼表示，她已在我底身旁眠牀邊上坐下了。

——那末怎麼呢？

——我們就講起話來了。

——她說她愛你，是不是？

——不。

——那末你說你愛她？

——也不是；她是和我討論問題呀。

——什麼『結婚必需由於戀愛』這總可以猜着了把！

——你不要老是從這一方面着想，她底問題是『Some 和 Any 用法底區別有幾條等等』

——可是她底手你總已握過了把？

——怎麼你還是要從這一方面着想呢？正式握手是一次也不曾有過，有時因為爭先做事偶然於無意中碰着了，我還覺得不好意思呢！這真使我到了現在還是想不通；平常我們想接近個女同學是千難萬難，怎麼有了這樣的機會，當時我竟連手也不握她一次呢？

——你原是個傻瓜呀！阿木林豬頭三！哈哈！

——你不要笑我；到了那種時候，你也會這樣的；像她的委實於無形中有着一種力量，是使人不敢隨便的呀！

——這且不說，我問你，現在還和她時常接近沒有呢？

——從進校以後第二天起，我一直沒有和她說過話，有時偶然會見了，也只遠遠地互相笑一笑，算作招呼罷了。但是，楊芝昌就都老實告訴你了罷；我底心弦却是常在爲着她猛烈地波動的呀！

二七，一二，一九三〇。（新同學）

# 人人愛讀的 文學書

## 她的 肖像

日本加藤武雄原著 張資平序 葉作舟譯  
本書原著者在日本「與菊池寬等齊名，為第一流作家」  
。本書乃是氏的最得意之作，書中男主人公桂木亮是  
抱着女性神聖夢想的青年畫家，可是他的妻子祕密與  
情人活動着不義的結合，於是使他的夢想破滅，淪為  
無恥亂倫的惡魔了。後經姨妹玲子女士長年「間的深  
深的愛，終於喚醒了桂木亮的夢想。所謂玲子，就是  
本書所描寫的肖像。

【實價一元四角】

## 中國民歌千首

陳增善 顧惠民 合編

本書的編者，盡了三年以上的時間，把中國的各地民  
歌系統收集起來，加以嚴密的整理，精選千首，依照  
現行歌謠普通分類，類分為：情歌、生活歌、滑稽歌  
、敘事歌、兒歌、雜類。所以本書為編制最適當、內  
容最豐富的中國民歌集，凡愛好民間文學及研究歌謠  
者，宜人手一編。

【實價一元二角】

上海四馬路中學書局印行